

#43

#1

7234

七俠五義全傳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明 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4311B

# 序

往年潘鄭盦尙書奉諱家居，與余吳下寓廬相距甚近，時相過從。偶與言及今人學問遠不如昔，無論所作詩文，卽院本傳奇平話小說，凡出於近時者，皆不如乾嘉以前所出者遠甚。尙書云：有三俠五義一書，雖近時所出，而頗可觀。余攜歸閱之，笑曰：此龍圖公案耳！何足辱鄭盦之一盼乎？及閱至終篇，見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旣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鷲地一吼，店中空缸空鬃，皆發發有聲。閒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平話小說；如此平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乃歎鄭盦尙書欣賞之不虛也。惟其第一回敘述狸貓換太子事，殊涉不經。白家老嫗之談，未足入黃車使者之錄。余因爲別撰第一回，援據史傳，訂正俗說，改頭換面，耳目一新。又其書每回題俠義傳卷幾，而首頁大書三俠五義四字，遂共呼此書爲三俠五義。余不知所謂三俠者何人，書中所載南俠北俠，丁氏雙俠，小俠艾虎則已得五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俠之師也。小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稱其從遊戲中生，出俠義來。然則此兩人非俠而何？卽將柳青路彬魯英等概置

不數，而已得七俠矣。因改題七俠五義全傳，以副其實。至顏查散爲後半部書中之主，而以查散二字爲名，殊不可解。此人在後半部竟是包孝肅替人，非如牛驢子苦頭兒。麴先生米先生諸人，呼牛呼馬，無關輕重也。余疑查散二字，乃脊敏之訛。脊爲古文慎字。以脊敏爲名，取慎言敏行之義。簫管中郎，衣冠優孟，本無依據，何憚更張。奮筆便改，不必如聖歎之改水滸傳，處處託之古本也。惟其中方言俚字，連篇累牘，頗多疑誤，無可考正，則姑聽之，讀者自能意會耳。光緒己丑七月既望曲園居士俞樾書。

本尼  
七俠五義全傳目錄

卷一

首回

據正史翻龍圖公案

借包公領俠義全書

第一回

設陰謀臨生換太子

奮俠義替死救皇娘

第二回

奎星兆夢忠良降世

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第三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聯姻

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第八回

救義僕除凶鐵仙觀

訪疑案得線七里村

第九回

斷奇冤奏參封學士

造御刑查賬赴陳州

第十回

買豬首書生遭橫禍

扮花子勇士獲賊人



第十一回

審葉旣兒包公斷案

遇楊婆子俠客揮金

第十二回

展義士巧換藏春酒

龐奸侯設計輓紅堂

卷一

第十三回

安平鎮五鼠單行義

苗家集雙俠對分金

第十四回

小包興偷試遊仙枕

勇熊飛助擒安樂侯

第十五回

斬龐昱初試龍頭鏢

遇國母晚宿天齊廟

第十六回

學士懷忠假言認母

夫人盡孝祈露醫睛

第十七回

開封府總管參包相

南清宮太后認狄妃

第十八回

奏沉疴仁宗認國母

宣密詔良相審郭槐

第十九回

巧取供單郭槐受戮

明頒詔旨李后還宮

第二十回

受魘魔忠良遭大難

殺妖道豪傑立奇功

第二十一回

擲人頭南俠驚佞黨

除邪崇學士審虔婆

第二十二回

金鑾殿包相參太師

耀武樓南俠封護衛

第二十三回

洪義贈金夫妻遭變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第二十四回

受亂棍范狀元瘋顛

貪多杯屈鬍子喪命

第二十五回

白氏還魂陽差陰錯

屈申附體醉死夢生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賢愚立判

鑒貌辨色男女不分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夢古鏡還魂

仲禹掄元熊飛祭祖

第二十八回

許約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細酒肆巧相逢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舖偷鄭新

展熊飛湖亭會周老

第三十回

濟弱扶傾資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請南俠

### 卷三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飛比劍定良姻

鑽天鼠奪魚甘陪罪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僕顏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揚言

第三十三回

眞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試顏查散

第三十四回

定蘭譜顏生識英雄

看魚書柳老嫌寒士

第三十五回

柳老賴婚狼心難測

馮生聯句狗屁不通

第三十六回

園內贈金丫鬟喪命

廳前盜尸惡僕忘恩

第三十七回

小姐還魂牛兒遭報

幼童侍主俠士揮金

第三十八回

替主鳴冤攔輿告狀

因朋涉險寄柬留刀

第三十九回

鏢斬君衡書生開罪

石驚趙虎俠客爭鋒

第四十回

思尋盟弟遣使三雄

欲盜贓金糾合五義

第四十一回

忠烈題詩郭安喪命

開封奉旨趙虎喬妝

第四十二回

以假爲真誤拿要犯

將差就錯巧訊贓金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汚羊脂玉穢

太師口臭美妾身亡

第四十四回

花神廟英雄救難女

開封府衆義露眞名

第四十五回

義釋盧方史丹抵命

悞傷馬漢徐慶遭擒

第四十六回

設謀誑藥氣走韓彰

遣興濟貧忻逢趙慶

卷四

第四十七回

錯遞呈權奸施毒計

巧結案公子辨奇冤

第四十八回

訪奸人假公子正法

貶佞黨眞義士面君

第四十九回

金殿試藝三鼠封官

佛門遞呈雙鳥告狀



第五十回

徹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寶

第五十一回

尋猛虎雙雄陷深坑

獲凶徒三賊歸平縣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許婚方老丈

投書信多虧甯婆娘

第五十三回

蔣義士二上翠雲峯

展南俠初到陷空島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俠逢郭老

蘆花蕩北岸獲胡奇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螄軒

設機謀夜走蚯蚓嶺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離通天窟

獲三寶驚走白玉堂

第五十七回

獨龍橋盟兄擒義弟

開封府包公保賢豪

第五十八回

錦毛鼠龍樓封護衛

鄧九如飯店遇恩星

第五十九回

倪生償銀包興進縣

金令贈馬九如來京

第六十回

紫鬻伯有意除馬剛

丁兆蘭無心遇莽漢

卷五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飲酒逢土棍

卞家瞳偷銀驚惡徒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帶松林救巧姐

尋奸淫鐵嶺戰花冲

第六十三回

救莽漢暗刺吳道成

尋盟兄巧逢桑花鎮

第六十四回

論前情感化徹地鼠

觀古蹟遊賞誅龍橋

第六十五回

北俠探奇毫無情趣

花蝶隱跡別有心機

第六十六回

盜珠燈花蝶遭擒獲

救惡賊張華竊負逃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敵鄧車

蔣澤長橋下擒花蝶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雙俠餞行靜修測字

第六十九回

杜雍課讀侍妾調姦

秦昌陪罪丫鬟喪命

第七十回

秦員外無辭甘認罪

金琴堂有計立明冤

第七十一回

楊芳懷忠彼此見禮

繼祖盡孝母子相逢

第七十二回

認明師學藝招賢館

查惡棍私訪霸王莊

第七十三回

惡姚成識破舊夥計

美絳貞私放新黃堂

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誤救朱烈女

貪賀豹狹逢紫髯伯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難

黑妖狐牢內暗殺奸

第七十六回

割帳絳北俠擒惡霸

對蓮瓣太守定良緣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師

白護衛喬妝逢俠客

卷六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藝高服五鼠

白玉堂氣短拜雙俠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計盜珠冠

裴老僕改妝扮難叟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認方向高樹捉猴獠

第八十一回

盜御冠交託丁兆蕙

攔相轎出首馬朝賢

第八十二回

試御刑小俠經初審

遵欽命內宦會五堂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靈性巧

真賊實犯理短情屈

第八十四回

復原職倪繼祖成親

觀水災白玉堂捉怪

第八十五回

公孫策探水遇毛生

蔣澤長沿湖逢郎寇

第八十六回

按圖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貪杯叔姪會面

第八十七回

爲知己三雄訪沙龍

因救人四義撇艾虎

第八十八回

搶漁奪酒少弟拜兄

談文論詩老翁擇婿

第八十九回

愁錦箋暗藏白玉釵

癡佳蕙遺失紫金墜

第九十回

避嚴親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卷七

第九十一回

死裏生千金認張立

苦中樂小俠服史雲

第九十二回

小俠揮金貪杯大醉

老葛搶雉惹禍着傷

第九十三回

辭綠鴨漁獵同合夥

歸臥虎姊妹共談心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尋師覓父

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俠客每動豪俠心

第九十六回

連陞店差役拿書生

翠芳塘縣官驗醉鬼

第九十七回

長沙府施俊納丫鬟

黑狼山金輝逢盜寇

第九十八回

沙龍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連籌弟兄奮勇

第九十九回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

提艾虎焦赤踐前言

第一百回

探形踪王府遣刺客

趕道路酒樓問書童

第一百零一回

兩個千金真假已辨

一雙刺客妍媸自分

第一百零二回

錦毛鼠初探冲霄樓

黑妖狐重到銅網陣

第一百零三回

巡按府氣走白王堂

逆水泉搜求黃金印

第一百零四回

救村婦劉立保洩機

遇豪傑晨起望探信

第一百零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趙爵擔驚

### 卷八

第一百零六回

公孫先生假扮按院

神手大聖暗中機謀

第一百零七回

愕徐慶拜求展熊飛

病蔣平指引晨起望

第一百零八回

圖財害命旅店營生

相女配夫閨閣本分

第一百零九回

騙豪傑貪婪一萬兩

作媒妁識認二千金

第一百十回

陷御貓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盜骨上峰頭

第一百十一回

定日盜簪逢場作戲

先期祝壽改扮喬妝

第一百十二回

招賢納士准其投誠

合意同心何妨結拜

第一百十三回

鍾太保貽書招賢士

蔣澤長冒雨訪賓朋

第一百十四回

忍饑挨餓進廟殺僧

少水無茶開門揖盜

第一百十五回

隨意戲耍智伏柳青

有心提防結交姜鎧

第一百十六回

計出萬全極其容易

算失一着甚是爲難

第一百十七回

智公子負傷追兒女

武伯南逃難遇豺狼

第一百十八回

除姦淫錯投大木場

救急困趕奔神樹崗

第一百十九回

神樹崗小俠救幼子

晨起望衆義服英雄

第一百二十回

安定君山同歸大道

功成湖北別有收緣

本足  
七俠五義全傳 卷一

首回 據正史翻龍圖公案 借包公領俠義全書

累朝事迹總如新，唐宋元明閱歷身。青史古人多故友，傳中事實半非真。

這首詩乃曲園先生小蓬萊謠二百首中之一首。託言有一得道不死之士，閱歷唐宋元明四朝，當時名公鉅卿，一半是他的朋友。及至滄桑變換，史策流傳，看他傳中所載事實，與當日所見所聞，往往參差不合。照此看來，一部二十四史竟無一部可信之史。又況稗官小說，委巷傳聞，從古以來，堯幽囚，舜野死，太甲殺伊尹，黎山女爲天子，諸如此類，三代以前已是不少。漢書藝文志所載臣壽周紀七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其中怪怪奇奇無所不有，惜其書不傳耳。至於後世，梨園子弟扮演登場，商女盲詞沿街彈唱，海市蜃樓不可究詰。漢朝一個蔡伯喈，被人憑空捏造出牛相府招親，趙五娘尋夫種種奇文，至今倒弄得婦豎皆知。陸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沿村聽唱蔡中郎。正謂此也。到了宋朝，又有個包龍圖，至今日也是婦豎知名。有龍圖公案一書，衍說其事，說得包公晝治陽間，夜治陰間，竟是一個活閻羅。謹按宋史第三百十六卷，有包

公本傳。包公名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老，辭不就。親亡廬墓終喪。久之，赴調知天長縣，徙知端州，遷殿中丞，拜監察御史，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徙陝西，又徙湖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以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又知池州，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又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以疾卒，年六十四。包公一生宦蹟如此。因曾除天章閣待制，故在當時稱之曰包待制；以曾除龍圖閣直學士，故後世稱之曰包龍圖；以曾權知開封府，故至今開封府中猶相傳有包公遺蹟。其中包公敷歷中外不止一處，其權知開封府亦不甚久。後世說他在開封府任內有多少奇異之事，至於他始而知天長縣，終而知江寧府，全不說起，倒像他終身只做開封府尹者，皆由不考本傳之故。本傳稱包公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此言其正色立朝，非謂其裝神裝鬼也。後世以包公爲活閻羅，卽以此訛傳。傳又稱包公惡苛刻，務敦厚，雖其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則知包公居官並非專尙嚴明。惟知天長縣時，有人來告家中所蓄之牛，被人割去舌頭。包公道：旣割去舌頭，牛不能活，汝



竟殺牛而賣其肉，亦可得錢。其人遵命而去，未幾又有人來告某人私宰耕牛，包公道：你爲什麼割他的牛舌？如今又來告他殺牛？這人被包公一口道破，驚惶無措，叩頭服罪。此事見於正史本傳。卽此一事，可見包公之善於斷獄。龍圖公案一書，卽從此敷衍出來。至元人百種曲中，有包公斷立太后一事。此事子虛烏有，而亦非無因。考之宋史：李宸妃杭州人，初入宮爲章獻太后侍兒，眞宗以爲司寢，遂生仁宗。章獻太后以爲己子，及仁宗卽位，宸妃默然退處先朝嬪妃之中，仁宗竟不知爲宸妃之子。直至章獻太后崩，燕王始爲仁宗言之。其時宸妃已薨逝多年，仁宗號慟，追尊爲皇太后。李宸妃事，只是如此，何曾有狸貓換子之事？但以宸妃生前爲章獻所壓，當時本有死於非命之疑，故後人從而造此一重公案。據宋人王銍所作默記，載包公一事，正與相反。那默記中稱當時有王氏女，到官自言曾經得幸於神宗皇帝，生下一子，名曰冷青，有舊日宮中繡抱肚一個，可以爲證。包公細審，全然誣罔，因將他母子二人論死。此事與李宸妃不相干，與元曲中斷立太后事正相反。後人有詩嘆曰：史策流傳已不眞，稗官小說更翻新。柳麻子與季麻子，嚼爛古今多少人。列公爲何今日將包公事實表白一番？只因這部俠義傳，本名龍圖公案，正以包公爲書中之主，而敘包公事，又以審狸貓換子一

事爲最大一事。據說宋眞宗皇帝宮中，有劉李二妃，同時懷孕。適逢中秋佳節，天子與二妃在御園賞月，飲到半酣，天子十分高興，因說：汝二人皆有孕，朕心喜悅。偏偏昨日司天監奏天狗星犯御座，於儲君不利。朕今賜汝二人玉璽龍袂各一個，鎮壓天狗。再有金丸一對，內藏九曲明珠一顆，係無價之寶，如今賜汝二人，每人一枚。說著，將金丸解下，命太監陳林拿到尙寶監鑄刻劉李二妃宮名。不多時，陳林到御前復命，呈上金丸。天子看時，一個刻著玉宸宮李妃，一個刻著金華宮劉妃，甚是精巧，卽賞與二妃。二妃跪領，叩頭謝恩。天子又笑道：二妃中有生太子者，卽立爲皇后。天子酒後一言，那知劉妃就生了不良之心！回宮與總管都堂郭槐暗暗設計，要謀死李妃。旁邊有一宮人名喚寇珠，雖是劉妃名下宮人，卻爲人正直，素懷忠義，知道此事，好生不樂，從此各處留神窺探。一日，眞宗在玉宸宮與李妃閒話，想起明日乃南清宮八千歲生辰，便命首領陳林往御園辦理果品，與八千歲祝壽。陳林去後，李妃一時腹痛難禁，天子知要分娩，卽起駕出宮，急召劉妃前來照料。劉妃一面遵旨前來，一面分付郭槐與守喜婆尤氏，照先前所定計策行事。郭槐與尤氏捧著一個大盒，到玉宸宮來。衆人只道盒中是產中應備食物，那知正是他們所定奸計，盒中是隻剝皮的死狸貓。及至李妃臨盆分

婉劉妃郭槐尤氏趁忙亂中將狸貓換去太子，把太子用龍襖包好，裝入籐籃，命寇珠拋棄在金水橋下。寇珠到水邊，好生不忍，拚與太子同死河中。却好那陳林奉旨到御園辦理果品，手捧金絲砌就籠盒，迎面走來。寇珠喜道：此人來了，太子有救矣！乃將此事告知二人商量，仍將太子用龍襖包裹，裝入盒內。陳林捧了，竟到八千歲府中，見了八千歲與狄娘娘哭訴其事。八千歲與狄娘娘大驚，且將太子暫留南清宮撫養，再做道理。當時劉妃將李妃產生妖孽奏聞，有旨將李妃貶入冷宮。幸得冷宮總管秦鳳，爲人極好，又有小太監余忠，作事豪俠，往往爲他人之事奮不顧身，更有奇異之處，他的面目與李妃有七八分相像。李妃在冷宮，得他兩人照應，暫且相安。及至劉妃十月滿足，生下太子，卽立爲皇后。那知太子到六歲上，一病身亡，真宗鬱鬱不樂。八千歲入宮勸慰，天子問弟有幾子，八千歲一一奏對，並言第三子亦年六歲，與太子同年。天子立刻召見，須知此子卽是李妃所生之太子。父子相見，天性感動，自難分捨，便命留養在宮中。後來真宗賓天，此子嗣位，便是仁宗皇帝。當日劉后見了此子，初時也不在意，後來轉軛生疑，卽召寇珠勸問。寇珠那肯說出真情，一任非刑拷打，觸階而死。劉后又想李妃尙在，總是禍根，便誣奏其在冷宮詛咒，奉旨賜死。秦鳳得信，慌忙報與李妃。余忠

便慨然道：奴婢情願代死！當時不由李妃作主，移至下房。余忠解髮挽個髻兒，穿了李氏衣服，臥在牀上。須臾聖旨到來，派孟彩嬪驗看。秦鳳請至偏殿暫坐。須臾報李妃已死。孟彩嬪到牀前約略一看，那辦真偽，便復旨去了。李妃充作余忠，報了重病，立命移出。秦鳳將他送至陳州家內去了。後來秦鳳因與郭槐不對，亦爲其所害而死。這一段事便是狸貓換太子的緣由。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惟八大王則實有其人。大王名元儼，太宗皇帝之子，眞宗皇帝之弟。宋人王闢之所作澠池燕談錄，稱慶歷中皇叔燕王元儼薨，仁宗追悼尤深，特贈天策上將軍。王性嚴毅，威望著於天下，士民識與不識，呼之以八大王。又沈淑所著諧詩云：富鄭公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燕王威望著於北邊，燕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大王來也！八大王威名如此，宜小說中每稱道勿衰。然所謂狄娘娘者，又無可考。世傳狄青見姑娘，與秦叔寶見姑娘，同一荒唐。今俠義傳中既無狄青事，則亦不必與辨矣。此事本爲七俠五義諸人寫真，而以包公爲七俠五義之主，立言頗爲得體。今據正史將包公一生宦蹟表明，又照原書敘明狸貓換太子緣由，以後便徑接原書不再刪改。正是：小說原無青史筆，閒談聊慰白頭人。未知包公如何出場，下回分解。

第一回 設陰謀臨生換太子 奮俠義替死救皇娘

詩曰：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幾處樓臺奏管絃。天下太平無事日，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宋朝自陳橋兵變，衆將立太祖爲君，江山一統，相傳至太宗，又至眞宗，四海昇平，萬民樂業，真是風調雨順，君正臣良。一日早朝，文武班齊，有西臺御史兼欽天監文彥博出班奏道：「臣夜觀天象，見天狗星犯闕，恐於儲君不利。恭繪形圖一張，謹呈御覽。奉接過，陳於御案之上。天子看罷，笑曰：「朕觀此圖，雖則是上天垂象，但朕並無儲君，有何不利之處。卿且歸班，朕自有道理。」早朝已畢，衆臣皆散，轉向宮內，眞宗悶悶不樂，暗自忖道：「自御妻薨後，正宮之位久虛，幸有李劉二妃現今俱各有娠，難道上天垂象就應於他二人身上不成？纔要宣召二妃見駕，誰想二妃不宣而至，參見已畢，跪而奏曰：「今日乃中秋佳節，妾妃等已將酒宴預備在御園之內，特請聖駕，今夕賞月，作個不夜之歡。」天子大喜，卽同二妃來到園中，但見秋色蕭蕭，花香馥馥，又搭着金風瑟瑟，不禁心曠神怡。眞宗玩賞，進了寶殿，歸了御座，李劉二妃陪侍，宮娥獻茶已畢，天子道：「今日文彥博具奏，他道現時天狗星犯闕，主儲君不利。朕雖乏嗣，且喜二妃俱各有孕，不知

將來誰先誰後，是男是女。上天既然垂兆，朕賜汝二人玉璽龍袂各一個，鎮壓天狗冲犯；再朕有金丸一對，內藏九曲珠子一顆，係上皇所賜，無價之寶，朕幼時隨身佩帶，如今每人各賜一枚，將妃子等姓名宮名刻在上面，隨身佩帶。李劉二妃聽了，望上謝恩。天子卽將金丸解下，命太監陳林拿到尙寶監，立時刻字去了。這裏二位妃子吩咐擺酒，安席進酒。登時鼓樂迭奏，綵戲俱陳，皇家富貴自不必說。到了晚間，皓魄當空，照得滿園如同白晝。君妃快樂，共賞冰輪，星斗齊輝，觥籌交錯。天子飲至半酣，只見陳林手捧金丸，跪呈御前。天子接來細看，見金丸上面一個刻着玉宸宮李妃，一個刻着金華宮劉妃，鐫的甚是精巧。天子深喜，卽賞了二妃。二妃跪領，欽遵佩帶後，每人又各獻金爵三杯。天子並不推辭，一連飲了，不覺大醉，哈哈大笑道：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爲正宮。二妃又謝了恩。天子酒後說了此話，不知要緊，誰知生出無限風波。你道爲何？皆因劉妃心地不良，久懷嫉妒之心，今一聞此言，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宮。何況正宮李妃居左，自己在右。自那日歸宮之後，便與總管都堂郭槐暗暗鋪謀定計，要害李妃。誰知一傍有個宮人名喚寇珠，乃劉妃承御的宮人。此女雖是劉妃心腹，他却爲人正直，素懷忠義，見劉妃與郭槐計議，好生不樂。從此後各處留神，悄悄地窺探。單言郭槐

奉了劉妃之命，派了心腹親隨，找了個守喜婆尤氏，他就屁滾尿流，又把自己男人託付郭槐，也做了添喜郎了。一日，郭槐與尤氏密密商議，將劉妃要害李妃之事細細告訴奸婆聽了，始而爲難。郭槐道：若能辦成，你便有無窮富貴。婆子聞聽，不由滿心歡喜，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對郭槐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郭槐聞聽，說妙妙！真能辦成，將來劉妃生下太子，你真有不世之功。又囑咐臨期不要誤事，又給了好些東西。婆子歡喜而去。郭槐進宮，將此事回明劉妃，歡喜無限，專等臨期行事。光陰迅速，不覺的到了三月，聖駕至玉宸宮，看視李妃。李妃參駕，天子說免參。當下閒談，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宮八千歲的壽辰，便特派首領陳林前往御園辦理果品，來日與八千歲祝壽。陳林奉旨去後，只見李妃雙眉緊蹙，一時腹痛難禁。天子着驚，知是要分娩了，立刻起駕出宮，急召劉妃帶領守喜婆前來守喜。劉妃奉旨，先往玉宸宮去了。郭槐急忙告訴尤氏。尤氏早已備辦停當，雙手捧定大盒，交付郭槐，一同齊至玉宸宮而來。你道此盒內是什麼東西？原來就是二人定的奸計，將狸貓剝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認不出是何妖物，好生難看。二人來至玉宸宮內，別人以爲吃食之物，那知其中就裏。恰好李妃臨蓐，剛然分娩，一時血暈，人事不知。劉妃郭槐尤氏做就活局，趁着忙亂之際，將狸貓換

出太子，仍用大盒將太子就用龍袱包好裝上，抱出玉宸宮，竟奔金華宮而來。劉妃卽喚寇珠提籐籃暗藏太子，叫他到銷金亭用裙縑勒死，丟在金水橋下。寇珠不敢不應，惟恐派了別人，此事更爲不妥，只得提了籐籃，出鳳右門至昭德門外，直奔銷金亭上，忙將籐籃打開，抱出太子，且喜有龍袱包裹，安然無恙，抱在懷中，心下暗想：聖上半世之嗣，好容易李妃產生太子，偏遇奸妃設計陷害，我若將太子謀死，天良何在也罷！莫若抱着太子一同赴河，盡我一點忠心罷了。剛然出得銷金亭，只見那邊來了一人，卽忙抽身，隔窗細看，見一個公公打扮，踏過引仙橋，手中抱定一個宮盒，穿一件紫羅袍，繡立蟒，粉底烏靴，胸前懸一挂念珠，斜插一個拂塵兒於項左，生的白面皮，精神好，一雙目把神光顯。這寇承御一見，滿心歡喜，暗暗的念佛說好了！得此人來，太子有了救了！原來此人不是別人，就是素懷忠義首領陳林，只因奉旨到御園採辦果品，手捧着金絲砌就龍粧盒，迎面而來。一見寇宮人懷抱小兒，細問情由。寇珠將始末根由，說了一回，陳林聞聽吃驚不小，又見有龍袱爲證。二人商議，卽將太子裝入盒內，剛剛盛得下，偏偏太子啼哭，二人又暗暗的禱告。祝讚已畢，哭聲頓止。二人暗暗念佛，保佑太子平安無事，就是造化。二人又望空叩首罷，寇宮人急忙回宮去了。陳林手捧粧盒，一腔



忠義不顧死生直往禁門而來。纔轉過橋走至禁門，只見郭槐攔住道：「你往那裏去？」劉娘娘宣你，有話面問。」陳公公聞聽，只得隨往進宮，却見郭槐說：「待我先去啟奏。」不多時，出來說：「娘娘宣你進去。」陳公公進宮，將粧盒放在一傍，朝上跪倒，口尊娘娘，奴婢陳林參見。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劉妃一言不發，手托茶杯，慢慢吃茶，半晌，方纔問道：「陳林，你提這盒子往那裏去？」上有皇封，是何緣故？」陳林奏道：「奉旨前往御園採揀果品，與南清宮八大王上壽，故有皇封封定。非是奴婢擅敢自專的。」劉妃聽了，瞧瞧粧盒，又看看陳林，復又說道：「裏面可有夾帶？」從實說來。儻有虛偽，你吃罪不起。」陳林當此之際，把死付於度外，將心一橫，不但怕，反倒從容答道：「並無夾帶。」娘娘若是不信，請去皇封，當面開看。說着話，就要去揭皇封。劉妃一見，連忙攔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誰敢私行開看？難道你不知規矩麼？」陳林叩頭說：「不敢！不敢！」劉妃沈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歲壽辰，便說：「既是如此，去罷！」陳林起身，手提盒子，纔待轉身，忽聽劉妃說：「轉來！」陳林只得轉身。劉妃又將陳林上下打量一番，見他面上顏色絲毫不漏，方緩緩的說道：「去罷。」陳林這纔出宮，倒覺的心中亂跳。這也是一片忠心，至誠感格，始終瞞過奸妃，脫了這場大難。出了禁門，直奔南清宮內，傳旨意到。八千歲接旨入內殿，將盒供奉上面，行禮已畢，因陳

林奉旨欽差，纔要賜座，只見陳林撲簌簌淚流滿面，雙膝跪倒，放聲大哭。八千歲一見，唬得驚疑不止，便問道：「件件，這是何故？有話起來說。」陳林目視左右，賢王心內明白，便吩咐左右迴避了。陳林見沒人，便將情由細述一遍。八千歲便問：「你怎麼就知道必是太子？」陳林說：「現有龍袱包定。」賢王聽罷，急忙將粧盒打開，抱出太子一看，果有龍袱，只見太子哇的一聲，竟痛哭不止，好彷彿訴苦的一般，真是聖天子百靈相助。賢王爺急忙抱入內室，並叫陳林隨入裏面，見了狄娘娘，又將原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將太子暫寄南清宮撫養，候朝廷諸事安頓後，再做道理。陳林告別，回朝覆命。誰知劉妃已將李妃產生妖孽，奏明聖上。天子大怒，立將李妃貶入冷宮下院，加封劉妃爲玉宸宮貴妃。可憐無靠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向誰伸訴？幸喜吉人天相，冷宮的總管姓秦名鳳，爲人忠誠，素與郭槐不睦，已料此事必有奸謀。今見李妃如此，好生不忍，向前百般安慰。又吩咐小太監余忠好生服侍娘娘，不可怠慢。誰知余忠更有奇異之處，他的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而且素來做事豪俠，往往爲他人奮不顧身，因此秦鳳更加疼愛他，雖是師徒，情如父子。他今見娘娘受此苦楚，恨不能以身代之，每欲設計救出，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來，也只得罷了。且說劉妃此計已成，滿心歡喜，暗暗的重賞了郭槐與

尤氏並教尤氏守自己的喜到了十月滿足恰恰也產了一位太子。奏明聖上。天子大喜，即將劉妃立爲正宮，頒行天下。從此人人皆知國母是劉后了。待郭槐猶如開國的元勳一般，尤氏就爲掌院，寇珠爲主宮承御，清閒無事。誰想樂極生悲，過了六年，劉后所生之子，竟至得病，一命嗚呼。聖上大痛，自嘆半世乏嗣，好容易得了太子，偏又夭亡，焉有不動心的呢。因此傷心過度，竟自連日未能視朝。這日八千歲進宮問安。天子召見八千歲，奏對之下，賜坐閒談，問及世子共有幾人，年紀若干。八千歲一一奏對，說至三世子，恰與劉后所生之子歲數相仿。天子聞聽，龍顏大悅，立刻召見，進宮見駕。一見世子，不由龍心大喜，更奇怪的，是形容態度與自己分毫不差。因此一樂病就好了。卽傳旨將三世子賢嗣，封爲東宮守缺太子。便傳旨叫陳林帶往東宮參見劉后，並往各宮看視。陳林領旨，引着太子，先到昭陽正院朝見劉后，並啟奏說：聖上將八千歲之三世子，封爲東宮太子，命奴婢引來朝見。太子行禮畢，劉后見太子生的酷肖天子模樣，心內暗暗詫異。陳林又奏，還要到各宮看視。劉后說：既如此，你就引去，快來見我，還有話說呢。陳林答應着，隨把太子引往各宮去。路過冷宮，陳林便向太子說：這冷宮是李娘娘因產生妖物，聖上將李娘娘貶入冷宮。若說這位娘娘，是最賢德的。太子聞聽，產

生妖物一事，心中就有幾分不信。這太子乃一代帝王，何等天聰，如何信這怪異之事，可也斷斷想不到就在自己身上。便要進去看視，恰好秦鳳走出宮來。陳林素與秦鳳最好，已將換太子之事悄悄說明，如今八千歲的世子就是抵換的太子。秦鳳聽了大喜。先參見了太子，便轉身進宮奏明李娘娘。不多時，出來說道：請太子進宮。陳林一同引進，見了娘娘，他不由得淚流滿面。這正是母子天性攸關。陳林一見，心內着忙，急將太子引出，仍回正宮去了。劉后正在宮中悶坐細想，忽見太子進宮，面有淚痕。追問何故啼哭，太子又不敢隱瞞，便說：適從冷宮經過，見李娘娘形容憔悴，心實不忍，奏明情由，還求母后遇便在父王跟前解勸解勸，使脫了沉埋，以慰孩兒悽慘之忱。說着，便跪下去了。劉后聞聽，便心中一驚，假意連忙攙起，口中誇讚道：好一個仁德的殿下！只管放心，我得便就說便了。太子仍隨着陳林上東宮去了。太子去後，劉后心中那裏丟得下此事，心中暗想：適纔太子進宮，猛然一見，就有些李妃形景，何至見了李妃之後，就在哀家跟前求情，事有可疑。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宮去，並未勒死，不曾丟在金水橋下？因又轉想：曾記那年有陳林手提粧盒從御園而來，難道寇珠擅敢將太子交與陳林，攜帶出去不成？若要明白此事，須拷問寇珠這賤人，便知分曉。越想愈覺可疑，即

將寇珠喚來，剝去衣服，細細拷問，與當初言語一字不差。劉后更覺惱怒，便召陳林當面對證，亦無異詞。劉后心內發焦，說我何不以前以毒攻毒，叫陳林掌刑追問他二人做的事。如今叫一人受苦，焉有不說的道理。便命陳林掌刑，拷問寇珠。劉后雖是如此心毒，那知橫了心的寇珠，視死如歸。可憐他柔弱身軀，只打得身無完膚，也無一字招承。正在難分難解之時，見有聖旨來宣陳林。劉后惟恐耽延工夫，露了馬脚，只得打發陳林去了。寇宮人見了陳林已去，大約劉后必不干休，與其零碎受苦，莫若尋個自盡。因此觸檻而死。劉后吩咐將尸擡出，就有寇珠心腹小宮人偷偷埋在玉宸宮後。劉后因無故打死宮人，威逼自盡，也不敢啟奏，也不敢追究了。劉后不得真情，其妒愈深，轉恨李妃不能忘懷，悄與郭槐商議，密訪李妃嫌隙，必須置之死地。地方休也是合當有事。且說李妃自見太子之後，每日傷感，多虧秦鳳百般開解，暗將此事一一奏明。李妃聽了如夢方醒，歡喜不盡。因此每夜燒香，祈保太子平安。被奸人訪着，暗在太子前啟奏，說李妃心下怨恨，每夜降香咀咒，心懷不善，情實難宥。天子大怒，即賜白綾七尺，立時賜死。誰知早有人將信暗暗透於冷宮。秦鳳一聞此言，膽裂魂飛，忙忙奏知李娘娘。李娘娘聞聽，登時昏迷不醒。正在忙亂，只見余忠趕至面前，說道：事不宜遲，快將娘娘衣服脫

下，與奴婢穿了。奴婢情願自身替死。李妃蘇醒過來，一聞此言，只哭得哽氣倒噎，如何還說得出話來。余忠不容分說，自己摘下花帽，扯去網巾，將髮散開，挽了一箇絡兒，又將自己衣服脫下，放在一傍，只求娘娘早將衣服賜下。秦鳳見他如此忠烈，又是心疼，又是羨慕，只得橫了心，在傍催促更衣。李妃不得已，將衣脫下，與他換了，便哭說道：你二人是我大恩人了！說罷，又昏過去了。秦鳳不敢耽延，忙忙將李妃移至下房，粧作余忠臥病在牀。剛然收拾完了，只見聖旨已到，欽派孟彩嬪驗看。秦鳳連忙迎出，讓至偏殿暫坐，俟娘娘歸天後，請貴人驗看就是了。孟彩嬪一來年輕不敢細看，二來感念李妃素日恩德，如今遭此凶事，心中悲慘，如何想的到是人替死呢。不多時，報道娘娘已經歸天了，請貴人驗看。孟彩嬪聞聽，早已淚流滿面，那裏還忍近前細看，便道：我今回覆聖旨去了。此事若非余忠與娘娘面貌彷彿，如何遮掩的過去。於是按禮埋葬。此事已畢，秦鳳便回明余忠病臥不起。郭槐原與秦公公不睦，今聞余忠患病，又去了秦鳳膀臂，正中心中機關，便不容他調養，立刻逐出，回籍爲民。因此秦鳳將假余忠擡出，特派心腹人役送至陳州家內去了。後文再表。從此秦鳳踽踽涼涼，悽悽慘慘，時常思念，徒兒死的可憐又可敬，又記惦着李娘娘在家中怕受了委曲。這日晚間正在傷心，只

見本宮四面火起。秦鳳一見已知是郭槐之計。一來要斬草除根，二來是公報私仇。我總然逃出性命，也難免失火之罪。莫若自焚也省的與他做對。於是秦鳳自燒死冷宮之內。此火果然是郭槐放的。此後劉后與郭槐安心樂意，以爲再無後患了。那知後來惡貫滿盈，自有報應呢。就是太子也不知其中詳細，誰也不敢洩漏。又奉旨欽派陳林督管東宮，總理一切，閒雜人等不准擅入。這陳林卻是八千歲在天子面前保舉的。從此太平無事了。如今將仁宗的事已敘明了，暫且擱起。後文自有交代。便說包公降生，目離娘胎，受了多少折磨，比較仁宗坎坷更加百倍。正所謂天將大任之說。閒言少敘。單表江南廬州府合肥縣內有個包家村，有一包員外，名懷，家富田多，驟馬成羣，爲人樂善好施，安分守己。因此人人皆稱他爲包善人。又曰包百萬。包懷原是謹慎之人，既有百萬之稱，自恐擔當不起。他又難以攔阻衆人，只得將包家村改爲包村。一是自己謙和，二免財主名頭。院君周氏，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所生。二子長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尙未滿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尙無兒女。他弟兄二人，雖是一母同胞，却大不相同。大爺包山爲人忠厚老誠，正直無私，恰恰娶了王氏，也是四德三從的人。二爺包海爲人尖酸刻薄，奸險陰毒，偏偏娶了李氏，也是心地不端，虧得老員外治家有法，

規範嚴肅，又喜大爺凡事寬和，諸般遜讓兄弟，再也教二爺說不出話來；就是妯娌之間，王氏也是從容和靄，在小嬸前毫不較量，李氏雖是刁悍，他也難以施展。因此一家尚爲和睦，每日大家歡歡喜喜。父子兄弟春種秋收，務農爲業，雖非詩書門第，却是勤儉人家。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已四旬開外，忽然懷孕。員外好不樂意，終日憂愁。你說這是甚麼意思呢？原是老來得子是快樂，包員外爲何不樂？只因夫妻皆是近五旬的人了，已有兩箇兒子，並皆娶媳生子；如今安人又養起兒女來了。再者院君偌大年紀，今又產生，未免受傷；何況乳哺三年更覺勤勞，如何禁得起呢？因此每日憂煩悶悶不樂，竟自時刻不能忘懷。這正是家遇吉祥反不樂，時逢喜事頓慘愁。未審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奎星兆夢忠良降世 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且說包員外終日悶悶，這日獨坐書齋，正躊躇此事，不覺雙目困倦，伏几而臥。朦朧之際，只見半空中祥雲繚繞，瑞氣氤氳，猛然紅光一閃，面前落下個怪物來，頭生雙角，青面紅髮，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銀錠，右手執一硃筆，跳舞竟奔落前來。員外大叫一聲，醒來却是一夢，心中尙覺亂跳。正自出神，忽見了鬚掀簾而入，報道員外大喜了！方才安



人產生一位公子，奴婢特來稟知。員外聞聽，抽了一口涼氣，只嚇得驚疑不止，怔了多時，咳了一聲道：罷了！罷了！家門不幸，生此妖邪，真是冤家到了。急忙立起身來，一步一咳，來至後院看視，幸安人無恙，略問了幾句話，連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書房來了。這裏伏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殷實之家自然俱是便當的，不必細表。單說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兒回到自己房中，只見包海坐在那裏發呆。李氏道：好好兒的，二一添作五的家當，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到底想個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爲此事發愁。方纔老當家的將我叫到書房，告訴我夢見一個青臉紅髮的怪物，從空中掉將下來，把老當家的都嚇醒了；誰知就生此子。我細細想來，必是咱們東地裏西瓜成了精了。李氏聞聽，便攬掇道：這還了得！若是留在家內，他必做耗。自古書上說：妖精入門，家敗人亡的多着的呢。如今何不趁早兒告訴老當家的，將他拋棄在荒郊野外，豈不省了担着心，就是家私也省了。三一三十一了一舉兩得，你想好不好？這婦人一套話，說得包海如夢初醒，連忙立身來到書房，一見員外，便從頭至尾的話說了一遍，止於不提起家私一事。誰知員外正因此煩惱，一聞包海之言，恰合了念頭，連聲說好。此事就交付與你，快快辦去。將來你母親若問時，就說落地不多時就死了。包海領命，回身來至臥房，

託言公子已死，急忙抱出，用茶葉簍子裝好，携至錦屏山後，見一坑深草，便將簍子放下。剛要撈出小兒，只見草叢裏有綠光一閃，原來是一隻猛虎眼光射將出來。包海一見，只唬得魂不附體，連簍帶小孩一同拋棄，氣喘吁吁，不顧回稟員外，抽身跑將回來，跑到自己房中，倒在坑上，連聲說道：「唬殺我也！唬殺我也！」李氏忙問道：「你這等見神見鬼的，不是妖精作了耗了？」包海定了定神，答道：「利害！利害！一五一十說與李氏聽，你說可怕不可怕？只是那茶葉簍子沒得拿回來。」李氏笑道：「你真是整簍灑油，滿地檢芝麻，大處不算小處算咧！一個簍能值幾何？一分家私省了，豈不樂嗎？」包海笑嘻嘻道：「果然是表壯不如裏壯，這事多虧了賢妻你巧咧。這孩子這時候管叫虎吧嗒咧。誰知他二人在屋內說話，不防窗外有耳。恰遇賢人王氏從此經過，一一聽去，急忙回至屋中，細想此事好生殘忍，又着急，又心痛，不覺落下淚來。正自悲泣，大爺包山從外邊進來，見此光景，便問情由。王氏將此事一一說知。包山道：「原來有這等事！不要緊，錦屏山不過五六里地，待我前去看看，再做道理。」說罷，立刻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後，耽驚害怕，惟恐猛虎傷人，又恐找不着三弟，心中好生委決不下。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錦屏山後，果見一片深草，正在四下找尋，只見茶葉簍子橫躺在地，却無三弟。大爺著忙，連

說不好大約是被虎吃了，又往前走了數步，只見一片草俱各倒臥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爬著個黑漆漆亮油油，赤條條的小兒。大爺一見滿心歡喜，急忙打開衣服，將小兒抱起，端在懷內，轉身竟奔家來，悄悄的歸到自己屋內。王氏正在盼望之際，一見丈夫回來，將心放下，又見抱了三弟回來，喜不自勝，連忙將自己衣襟解開，接過包公，以胸膛偎抱。誰知包公到了賢人懷內，天生的聰俊，將頭亂拱，彷彿要乳食吃的一般；賢人即將乳頭放在包公口內，慢慢的喂哺。包山在旁，便與賢人商議：如今雖將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然有了兩個小孩，別人看見，豈不生疑麼？賢人聞聽道：莫若將自己纔滿月的兒，另寄別處，尋人撫養，妾身單單乳哺三弟，豈不兩全呢？包山聞言，大喜，便將自己孩兒偷偷抱出，寄於他處廝養。可巧就有本村的鄉民張得祿，因妻子剛生一子，未滿月已經死了，正在乳旺之時，如今得了包山之子，好生歡喜。這也是大爺夫妻一點至誠感格，故有此機會。可見人有善念，天必從之；人懷惡意，天必誅之。李氏他陷害包公，將來也必有報應的。且說由春而夏，自秋徂冬，光陰迅速，轉瞬過了六個年頭，包公已到七歲，總以兄嫂呼爲父母，起名就叫黑子。最奇怪的是從小至七歲未嘗哭過，也未嘗笑過，每日裏哭喪著小臉兒，不言不語，就是人家鬪他，他也不理。因此人人皆

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護持外，人皆沒有愛他的。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不請外客，自家家宴。王氏賢人帶領黑子與婆婆拜壽。行禮已畢，站立一旁。只見包黑跑到安人跟前，雙膝跪倒，恭恭敬敬也磕了三個頭。把個安人喜的眉開眼笑，將他抱在懷中，因說道：曾記六年前產生一子，正在昏迷之時，不知怎麼落地就死了；若是活著，也與他一般大了。王氏聞聽，見傍邊無人，連忙跪倒，稟道：求婆婆恕媳婦胆大之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婦恐婆婆年邁，乳食不足，擔不得乳哺操勞，故將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內撫養，不敢明言。今因婆婆問及，不敢不以實情稟告。賢人並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一節。周氏老安人連忙將賢人扶起，說道：如此說來，吾兒多虧媳婦撫養，又免我勞心，真是天下第一賢德人了。但是一件，我那小孫孫現在何處？王氏稟道：現在別處廝養。安人聞聽，立刻叫將小孫孫領來。面貌雖然不同，身量却不甚分別。急將員外請至，大家言明此事。員外心中雖樂，然而想起從前情事對不過安人，如今事已如此，也就無可奈何。從此包黑認過他父母，改稱包山夫妻仍爲兄嫂。安人是年老惜子，百般珍愛，改名爲三黑；又有包山夫妻照應，各處留神，縱然包海夫妻暗暗打算，也是不能湊手。轉眼之間，又過了二年，包公到了九歲之時，包海夫妻心心念念要害包公。這一日，包海

在家便在員外跟前進了讒言說咱們莊戶人總以勤儉爲本，不宜遊蕩。將來閒的好吃懶做的，如何使得。現今三黑已九歲了，也不小了，應該叫他跟著莊村牧童，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兒子長保兒學習牧放牛羊，一來學本事，二來也不吃閒飯。一片話說的員外心活，便與安人說明，猶如三黑天天跟著閒逛的一般。安人應允，便囑長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囑付長保兒：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兒哄著三官人頑耍；倘有不到之處，我是現打不賒的。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長保出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邊，或在錦屏山畔，總不過離村五六里之遙，再也不肯遠去的。一日，驅逐牛羊來至錦屏山鵝頭峰下，見一片青草，將牛羊就在此處牧放。鄉中牧童彼此頑耍。獨有包公一人或觀山水，或在林木之下席地而坐，或在山環之中枕石而眠，却是無精打彩，彷彿心有所思的一般。正在山環之中石上歇息，只見陰雲四合，雷閃交加，知道必有大雨；急忙立起身來，跑至山窩古廟之中，纔走至殿內，只聽得忽喇喇霹靂一聲，風雨驟至。包公在供桌前盤膝端坐，忽覺背後有人一攬，將腰抱住。包公回頭看時，却是一個女子羞容滿面，其驚怕之態，令人可憐。包公暗自想道：不知誰家女子從此經過，遇此大雨，看他光景想來是怕雷。慢說此柔弱女子，就是我三黑聞此雷聲，亦覺胆寒。因此索

性將衣服展開，遮護女子。外邊雷聲愈急，不離頂門。約有兩三刻的工夫，雨聲漸小，雷始止聲。不多時，雲散天晴，日已夕暉，回頭看時，不見了那女子，心中悶悶，走出廟來，找著長保，驅趕牛羊。剛纔到村頭，只見服侍二嫂嫂丫環秋香，手托一碟油餅，說道：這是二奶奶給三官人做點心吃的。包公一見，便說道：回去替我給嫂嫂道謝。說著，拿起要吃，不覺手指一麻，將餅落在地下。纔待要檢，從後來了一隻癩犬，竟自啣餅去了。長保在傍，便說：可惜一張油餅，却被他吃了。這是我家癩犬，等我去趕回來。包公攔住道：他既啣去，縱然拿回，也吃不得了！咱們且交待牛羊要緊。說著，來到老周屋內，長保將牛羊趕入圈中，只聽他在院內嚷道：不好了！怎麼癩狗七孔流血了？老周聞聽，同包公出得院來，只見犬倒在地，七竅流血。老周看了詫異道：此犬乃服毒而死的。不知他吃了甚麼了？長保在旁插言：剛纔二奶奶叫秋香送餅與三官人吃，失手落地，被咱們的癩狗吃了。老周聞聽，心下明白，請三官人來至屋內，暗暗的囑咐：以後二奶奶給的吃食，務要留神，不可墮入術中。包公聞聽，不但不信，反倒嗔怪他離間叔嫂不和，賭氣別了老周回家，好生氣悶。過了幾天，只見秋香來請，說二奶奶有要緊的事。包公只得隨他來至二嫂屋內。李氏一見滿面笑容，說：秋香昨日到後園，忽聽枯井內有人說話，

因在井口往下一看，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恐怕安人見怪，若叫別人打撈，井口又小，下不去，又恐聲張出來。沒奈何，故此叫他急請三官人來。又問包公道：「三叔，因你身量小，下井將金簪摸出，以免嫂嫂受責。不知三叔你肯下井去麼？」包公道：「這不打緊！待我下去，給嫂嫂摸出來就是了。」於是李氏叫秋香拿繩子，同包公來到後園井邊。包公將繩拴在腰間，手扶井口，叫李氏同秋香慢慢的鬆放。剛纔繫到多一半，只聽上面說：「不好！揪不住了！」包公覺得繩子一鬆，身如敗絮一般，撲通一聲竟自落在井底，且喜是枯井無水，却未摔著，心中方纔明白，暗暗思道：「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原來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只是如今既落井中，別人又不知道，我却如何出的去呢？」正在悶悶之際，只見前面忽有光明一閃，包公不知何物，暗忖道：「莫非果有金釵放光麼？」向前用手一撲，並未撲著，光明又往前去。包公詫異，又往前趕，越趕越遠，再也撲他不著。心中焦燥，滿面汗流，連說：「怪事！怪事！」井內如何有許多路徑呢？不免盡力追去，看是何物。因此撲趕有一里之遙，忽然光兒不動。包公急忙向前撲住，看時却是古鏡一面。翻轉細看，黑暗之處再也瞧不出來，只覺得冷氣森森透透人心膽。正看之間，忽見前面明亮，忙將古鏡揣起，爬將出來。看時乃是場院後牆以外地溝。心內自思道：「原來我們後園枯井竟與

此道相通。不要管他，幸喜脫了枯井之內，且自回家便了。走到家中，好生氣悶。自己坐著，無處發洩，這口悶氣，走到王氏賢人屋內，撮著嘴發怔。賢人問道：「老三，你從何處而來？爲著何事，這等沒好氣，莫不有人欺負你了？」包公說：「我告訴嫂嫂，並無別人欺我。皆因秋香說二嫂嫂叫我趕着去見誰，知他叫我摸簪。於是將賺入枯井之事，一一說了一回。」王氏聞聽，心中好生不平，又是難受，又無可奈何，只得解勸安慰，囑咐以後要處處留神。包公連連稱是。說話間，從懷中掏出古鏡，交與王氏，便說：「自從暗中得來的，嫂嫂好好收藏，不可失落。」包公去後，賢人獨坐房中，心裏暗想：「叔叔嬖嬖所做之事，深謀密略，莫說三弟孩提之人難以揣度，就是我夫妻二人亦難測其陰謀。將來倘若弄出事端，如何是好！可笑他二人只爲家私，却忘倫理。正在嗟嘆，只見大爺包山從外而入，賢人便將方纔之話說了一遍。大爺聞聽，連連搖首道：「豈有此理？這必是三弟淘氣，誤掉入枯井之中，自己恐怕受責，故此捏造出這一片謊言，不可聽他。」日後總叫他時時在這裏就是了，可也免許多口舌。」大爺口雖如此說，心中萬分難受，暗自思道：「二弟從前做的事體，我豈不知，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認真，只好含糊罷了。」此時若是明言，一來傷了手足的和氣，二來添妯娌疑忌。沉吟半晌，不覺長歎一聲，便向王氏說：「我看三



弟氣宇不凡行事奇異將來必不可限量我與二弟已然耽擱自幼不曾讀書如今何不延師教訓三弟。倘上天憐念得個一官半職一來改換門庭二來省受那臧官污吏的悶氣。你道好也不好？賢人聞言點頭連連稱是。又道：公公之前須善爲說詞。方好。大爺說：無妨。我自的道理。次日大爺料理家務已畢來見員外便道：孩兒面見爹爹有一事要稟。員外問道：何事？大爺說：只因三黑並無營生與其教他終日牧羊在外遊蕩也學不出好來何不請個先生教訓教訓呢？就是孩兒等自幼失學雖然後來補學一二遇見爲難的賬目還有念不下去的被人欺哄如今請個先生一來教三黑些書籍二來有爲難的字帖亦可向先生請教再者三黑學會了也可以管些出入賬目員外聞聽可管些賬目之說便說：使得。但是一件不必請飽學先生只要比咱們強些的就是了。教個三年二載認得字就是了。大爺聞聽員外允了心中大喜卽退出來便託鄉鄰延請飽學先生是必要叫三弟一舉成名看官這非是包山故違父命只因見三弟終成大器故此專要請一名儒教訓以爲將來顯親揚名光宗耀祖閒言少叙且表衆鄉鄰聞得包百萬家要請先生誰不獻勤這個也來說那個也來薦誰知大爺非名儒不請可巧隔村有一甯老先生此人品行端正學問淵深兼有一個古怪脾氣教徒弟有

三不教：笨了不教；到館中只要書童一個，不許閒人出入；十年之內只許先生辭館，不許東家辭先生，有此三不教，束修不拘多少；故此無人敢請。一日，包山訪聽明白，急親身往謁，見面敘禮。包山一見，真是好一位老先生，滿面道德，品格端方，即將延請之事說明，並說：老夫子三樣規矩，其二其三，小子俱是敢應的，只是恐三弟笨些，望先生善導爲幸。當下言明，卽擇日上館。是日備席延請，遞贄敬束脩，一切禮儀自不必說。卽領了包公來至書房，拜了聖人，又拜老師。這也是前生緣分，師徒一見，彼此對看，愛慕非常。並派有伴童包興，與包公同歲，一來伺候書房茶水，二來也叫他學幾個字兒。這正是英才得遇春風入，俊傑來從喜氣生。未審後事如何，下回分曉。

第二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且說當下開館節文已畢，甯老先生入了師位，包公呈上大學。老師點了句斷，教道：大學之道。包公便說：在明明德。老師道：我說的是大學之道。包公說是難道。下句不是在明明德麼？老師道：再說。包公便道：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老師聞聽，甚爲詫異，叫他往下念，依然絲毫不錯；然仍不大信，疑是在家中有人教他的，或是聽人家念學就了的，尙不在懷。誰知到後來，無論甚麼書籍俱是如此，教上句便會下句，有如溫熟書的一般。

真是把個老先生喜的樂不可支。自言道：天下聰明子弟甚多，未有不教而成者。真是生就的神童，天下奇才，將來不可限量。哈哈！不想我寧某教讀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這正是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遂乃給包公起了官印一個，拯字取意。將來可拯民於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與正，豈不是政字麼？言其將來理國政必爲治世良臣之意。不覺光陰荏苒，早過了五個年頭。包公已長成十四歲，學得滿腹經論，詩文之佳，自不必說。先生每每催促遞名送考，怎奈那員外是個勤儉之人，恐怕赴考有許多花費。從中大爺包山不時在員外跟前說道：叫三黑赴考，若得進一步也是好的。無奈員外不允。大爺只好向先生說：三弟年紀太小，恐怕誤事。臨期反爲不美。於是又過了幾年，包公已長成十六歲了。這年又逢小考，先生實在忍耐不住，急向大爺包山說道：此次你們不送考，我可要替你們送了。大爺聞聽，急又向員外跟前稟說道：這不過先生要顯弄他的本領，莫若叫三黑去考一次。若是不中，先生也就死心塌地了。大爺說的員外一時心活，便就允了。大爺見員外已應允許考，心中大喜，急來告知先生。先生當時寫了名字報送。卽到考期，一切全是大爺張羅。員外毫不介意。大爺却是諄諄盼望。到了揭曉之期，天尙未亮，只聽得一陣喧嘩。老員外以爲必是本

縣差沒前來，不是派差，就是拿車。正在游疑之際，只見院公進來報喜道：「三公子中了生員了！」員外聞聽，倒抽了一口氣，說道：「罷了！罷了！我上了先生的當了。這也是家運使然，活該是冤孽，再也躲不開的。因此一煩，自己藏于密室，連親友前來賀，他也不見。就是先生他也不去謝一聲。多虧了大爺一切周旋，方將此事完結。惟有先生暗暗的想道：我自從到此課讀，也有好幾年了，從沒見過本家老員外。如今教的他兒子中了秀才，何以仍不見面，連個謝字也不道，竟有如此不通情理之人，實實又令人納悶了。又可氣又可惱。每每見了包山，說了好些嗔怪的言語。包山連忙陪罪，說道：家父事務沈繁，必要定日相請，懇求先生寬恕。寧公是個道學之人，聽了此言，也就無可說了。虧得大爺暗暗求告太爺，求至再三，員外方才應允，定了日子，下了請帖，設席與先生酬謝。是日請先生到待客廳中，員外迎接，見面不過一揖，讓至屋內，分賓主坐下。坐了多時，員外並無致謝之辭。然後擺上酒筵，將先生讓至上座，員外在主席相陪。酒至三巡，菜上五味，只見員外愁容滿面，舉止失措，連酒他也不吃。先生見此光景，忍耐不住，只得說道：「我學生在貴府打攪了六七年，雖有微勞，開導指示，也是令郎天分聰明，所以方能進此一步。員外聞聽，呆了半晌，方纔說道：『好。先生又說道：『若論令郎刻下學問，慢說

秀才就是舉人進士，也是綽綽有餘的了。將來不可限量，這也是府上的德行。員外聽說至此，不覺雙眉緊蹙，發狠道：「什麼德行！不過家門不幸，生此敗家子。將來但能保得住，不家敗人亡，就是造化了。」先生聞聽，不覺詫異道：「賢東何出此言？」世上那有不望兒孫中舉作官之理呢？此話說來，真真令人不解。員外無奈，只得將生包公之時所作惡夢說了一遍，如今提起還是胆寒。寧公原是飽學之人，聽見此夢之形景，似乎奎星，又見包公舉止端方，更兼聰明過人，就知是有來歷的。將來必定大貴，暗暗點頭。員外又說道：「以後望先生不必深教小兒，就是十年束修斷不敢少的。請放心！」一句話將個正直寧公說得面紅過耳，不悅道：「如此說來，令郎是叫他不要考了。員外連聲道：『不考了！不考了！』先生不覺勃然大怒道：『當初你的兒子叫我教，原是由得你的。如今我的徒弟叫他考，却是由得我的。以後不要你管，我自張罷了。』」怒冲冲不等席完，竟自去了。你道寧公爲何如此說？他因員外是個愚魯之人，若是諫勸，他決不聽，而且自己徒弟又保得必作臉，莫若自己攏來，一則不至誤了包公，二則也免包山跟著爲難。這也是他讀書人一片苦心。因至鄉試年頭，全是寧公作主，與包山一同商議，硬叫包公赴試。叫包山都推在老先生身上。到了挂榜之期，誰知又高高的中了鄉魁。包山不勝歡

喜惟有員外愁个不了，仍是藏着不肯見人。大爺備辦筵席，請了先生，坐了上座，所有賀喜的鄉親兩邊相陪，大家熱鬧了一天。諸事已畢，便商議叫包公上京會試，稟明員外。員外到了此時，也就沒的說了，只是不准多帶跟人，惟恐耗費了盤川，就帶伴童包興一人。包公起身之時，拜別了父母，又辭了兄嫂。包山暗與了盤川。包公又到書房，見了先生，先生囑咐了多少言語，又將自己的幾兩修金送給了包公。包興備上馬，大爺包山送至十里長亭。兄弟留戀多時，方才分手。包公認鐙乘騎，帶了包興，竟奔京師。一路上少不得飢餐渴飲，夜宿曉行。一日，到了座鎮店，主僕二人找了一個飯店。包興將馬接過來，交與店小二喂好。找了一個座兒，包公坐在正面，包興打橫。雖是主僕，只因出外，又無外人，爺兒兩個就在一處吃了。堂官過來安放杯筷，放下小菜。包公隨便要一角酒，兩樣菜。包興斟上酒，包公剛才要飲，只見對面桌上來了一個道人坐下，要了一角酒，且自出神，拿起壺來不向杯中斟，花喇喇倒了一桌子。見他嘻聲嘆氣，似有心事的一般。包公正在納悶，又見從外進來一人，武生打扮，疊暴著英雄精神，面帶著俠氣。道人見了，連忙站起，口稱：恩公請坐。那人也不坐下，便從懷中掏出一錠大銀，遞給那人道：將此銀暫且拿去，等晚間再見。那道人接過銀子，爬在地下，磕了一個頭，出

店去了。包公見此人年紀約有二十上下，氣宇軒昂，令人可愛，因此立起身來，執手當胸道：尊兄請了。能不嫌棄，何不請過來彼此一敘？那人聞聽，便將包公上下打量了一番，便笑容滿面道：既承錯愛，敢不奉命。包興連忙站起，添分杯筷，又要了一角酒兩碟菜，滿滿斟上一杯。包興便在一旁侍立，不敢坐了。包公與那人分賓主坐了，便問尊兄貴姓？那人答道：小弟姓展名昭，字熊飛。包公也通了姓名。二人一文一武，言語投機，不覺飲了數角。展昭便道：小弟現有些小事情，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會說罷。會了錢鈔，包公也不謙讓。包興暗道：我們三爺嘴上抹石灰，那人竟自作別去了。包公也料不出他是甚麼人。吃飯已畢，主僕乘馬登程。因店內耽誤了工夫，天色看看已晚，不知路徑。忽見牧子歸來，包興便向前問道：牧童哥，這是甚麼地方？童子答道：由西南二十里方是三元鎮，是個大去處。如今你們走差了路了。此是正西，若要繞回去，還有不足三十里之遙呢。包興見天色已晚，便問道：前面可有宿處？牧童道：前面叫做沙屯兒，並無店口，只好找個人家歇了罷。說罷，趕着牛羊去了。包興回覆包公，竟奔沙屯兒而來。走了多時，見道旁有座廟宇，匾上大書勅建護國金龍寺。包公道：與其在人家借宿，不若在此廟住宿一夕。明日布施些香資，豈不方便？包興便下馬，用鞭子前去叩門。裏面出

來了一個僧人，問明來歷，便請進了山門。包興將馬拴好，喂在槽上。和尚讓至雲堂小院，三間淨室，敍禮歸坐，獻罷茶湯。和尚問了包公家鄉姓氏，知是上京的舉子。包公問道：和尚上下？回說：僧人法名叫法本，還有師弟法明，此廟就是我二人住持。說罷，告辭出去。一會兒，小和尚擺上齋來，不過是素菜素飯。主僕二人用畢，天色已晚。包公卽命包興將傢伙送至廚房，省得小和尚來回跑。包興聞聽，卽忙把傢伙拿起。因不知廚房在那裏，出了雲堂小院，來至禪院，只見幾個年輕的婦女花枝招展，攜手嬉笑，說道：西邊雲堂小院住下客了，咱們往後邊去罷。包興無處可躲，只得退回，容他們過去，才將傢伙找着廚房送去，急忙回至屋內，告知包公，恐此廟不大安靜。正說話間，只見小和尚左手拿一隻燈，右手提一壺茶來，走進來。賊眉賊眼，將燈放下，又將茶壺放在桌上，兩隻賊眼東瞧西看，連話也不說，回頭就走。包興一見，連說：不好，這是個賊廟！急來外邊看時，山門已經倒鎖了，又看別處竟無出路，急忙跑回。包公尚可自主，包興張口結舌，說：三爺！咱們快想出路才好！包公道：門已關閉，又無別路可出，往那裏走？包興着急道：現有桌椅待小人搬至牆邊，公子趕緊跳牆逃生。等凶僧來時，小人與他拚命。包公道：我自小兒不會登梯爬高，若是有牆可跳，你趕緊逃生，回家報信，也好報仇。包興哭



道三官人說那裏話來，小人至死再也不離了相公的包公道。既是如此，僮主僕二人索性死在一處。等那僧人到來再作道理，只好聽命由天罷了。包公將椅子挪在中間門口，端然正坐，包興無物可拿，將門拴擊在手中。在包公之前，說他若來時，我將門拴盡力向他一杵，給他個冷不防。兩隻眼直勾勾的，嗔嗽着板院門。正在凝神，忽聽門外了吊哢哢一聲，彷彿砍掉一般。門已開了，進來一人。包興嚇了一跳，門拴已然落地，渾身亂抖，堆縮在一處。只見一人渾身是青，却是夜行打扮。包公細看不是別人，就是白日在飯店遇見的那個武生。包公猛然省悟，他與道人有晚間再見一語，此人必是俠客。原來列位不知，白日飯店中那道人也是在此廟中的。皆因法本法明二人搶掠婦女，老和尚嗔責，二人不服，將老僧殺了。道人惟恐干連，又要與老和尚報仇，因此告至當官。不想凶僧有錢，常與書吏差役人等接交，買囑通了，竟將道人重責二十大板，作爲誣告良人，逐出境外。道人冤屈無處可伸，來到林中欲尋自盡，恰遇展爺行到此間，將他救下，問得明白，叫他在飯店等候。他却暗暗探訪實在，方趕到飯店之內，贈了道人銀兩。不想遇見包公同飲多時，他便告辭先行，回到旅館歇息。至天交初鼓，改扮行裝，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來至廟中，從外越牆而入，悄悄地行藏，飛至寶閣。只見閣內有兩

個凶僧，傍列四五個婦女，正在飲酒作樂，又聽得說：雲堂小院那箇舉子，等到三更時分再去下手不遲。展爺出聽，暗道：我何不先救好人，後殺凶僧，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因此來到雲堂小院，用巨闕劍削去了吊鐵環，進來看時，不料就是包公。真是主僕五行有救。展爺上前拉住包公，攜了包興道：尊兄隨我來。出了小院，從旁邊角門來至後牆，打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索來，繫在包公腰間，自己提了繩頭，飛身一躍上了牆頭，騎馬勢蹲住，將手輕輕一提，便將包公提在牆上，悄悄附耳說道：尊兄下去時，便將繩子解開，待我再救尊管說罷，向下一放。包公兩腳落地，急忙解開繩索，展爺提將上去，又把包興救出，向外低聲道：你主僕二人就此逃走去罷。只見身形一晃，就不見了。包興攙扶着包公，那敢稍停，深一步，淺一步，往前沒命的跑。好容易跑到一個村頭，天已五鼓，遠遠有一燈光。包興道：好了！有了人家了。俗們暫且歇息歇息，等到天明再走不遲。急忙上前叫門，柴扉開處，裏面走出一個老者來，問是何人。包興道：因我二人貪趕路程，起得早了，辨不出路徑，望你老人家方便方便，俟天明便行。老者看了包公，是一儒流，又看了包興，是個書童打扮，却無行李，只當是近處的，便說道：既是如此，請到裏面坐。主僕二人來至屋中，原來是連舍三間，兩明一暗。明間安一磨盤，並方履羅桶等物，

却是賣豆腐生理。那邊有小小土坑，讓包公坐下。包興問道：老人家貴姓？老者道：老漢姓孟，還有老伴，並無兒女，以賣豆腐爲生。包興道：老人家有熱水討一杯吃。老者道：我這裏有現成的豆腐漿兒，是剛出鍋的。包興道：如此更好。孟老道：待我拿個碗兒，與你們盛漿說罷。在壁子裏拿出一個三條腿的桌子，放在炕上，又用土坯將那條腿兒支好，掀開舊布簾子，進裏屋內，拿出一個黃土泥的蠟臺，又在蓆簍子裏摸了半天，摸出一只半截的蠟來，向油燈點着，安放在小桌上。包興一傍道：小村中竟有臃腫粗的大蠟。細看時，影影綽綽，原來是綠的，上面尚有冥路二字，方纔明白是弔祭用過的。孟老得來，捨不得點，預備待客的。只見孟老從鍋臺上拿了一個黃沙碗，用水洗淨，盛了一碗白亮亮熱騰騰的漿，遞與包興。包興捧與包公喝時，其香甜無比。包興在旁看着，饒的好不難受。只見孟老又盛一碗遞與包興。包興連忙接過，如飲甘露一般。他主僕勞碌了一夜，又受驚恐。今在草房之中，如到天堂，喝這豆腐漿，不亞如飲玉液瓊漿。不多時，大豆腐得了。孟老化了鹽水，又給每人盛了一碗，真是飢渴之下，吃下去，肚內暖烘烘的好生快活。又與孟老閒談，問明路途，方知離三元鎮尚有不足二十里之遙。正在敘話之間，忽見火光冲天。孟老出院看時，只見東南角上一片紅光，按方向好似金龍。

寺內走水。包公同包興也到院中看望，心內料定必是俠士所爲。只得問孟老：這是何處走水？孟老道：天理昭彰，循環報應，老天爺是再不錯的！二位不知，這金龍寺自老和尚沒後，留下這兩個徒弟無法無天，時常謀殺人命，搶掠婦女。他比殺人放火的強盜還利害呢！不想他今日也有此報應！說話之間，又進屋內，歇了多時。只聽雞鳴茅店，催客前行。主僕二人深深致謝了孟老，改日再來酬報。孟老道些小微意，何勞齒及。送至柴扉，又指引了路徑，出了村口，過了樹林，便是三元鎮的大路了。包興道多承指引了。主僕執手告別，出了村口，竟奔樹林而來，又無行李整匹，連盤川銀兩俱已失落。包公却不在意，覺得兩腿酸痛，步履艱難，只得一步捱一步，往前款款行走。爺兒兩個一壁走著，說著話。包公道：從此到京尚有幾天路程，似這等走法，不知道多攢才到京中？況且又無盤川，這便如何是好？包興聽了此言，又見相公形景可慘，恐怕愁出病來，只得撒謊安慰，便道：這也無妨。只要到了三元鎮，我那裏有個舅舅，向他借些盤川，再叫他備辦一頭驢子與相公騎坐，小人步下跟隨，破着十天半月的工夫，焉有不到京師之理。包公道：若是如此，甚好了。只是難爲你了。包興道：這有甚麼要緊。俗們走路，彷彿閒遊一般，包管就生出樂趣，也就不覺苦了。這雖是包興寬慰他主人，却是至理。主僕就

說著話兒，不知不覺，已離三元鎮不遠了。看看天氣，已有將午。包興暗暗打算，真是我那裏有舅舅？已到鎮上，且同公子吃飯，先從我身上賣起。混一時是一時，只不叫相公愁煩便了。一時來到鎮上，只見人烟稠密，鋪戶繁雜。包興不找那南北碗菜應時小賣的大館，單找那家常便飯的二葷鋪。說相公，偕爺兒倆在此吃飯罷。包公却分不出那是貴賤，只不過吃飯而已。主僕二人來到鋪內，雖是二葷鋪，俱是連脊的高樓。包興引著包公上樓，揀了個乾淨座兒。包公上座，包興仍是下邊打橫。跑堂的過來放下杯筷，也有兩碟小菜，要了隨便的酒飯。登時間，主僕飽餐已畢，包興立起身來，向包公悄悄的道：相公在此等候，別動。小人去找我舅舅就來。包公點頭。包興下樓出了鋪子，只見鎮上熱鬧非常，先抬頭認准了飯鋪字號，却是望春樓。這才邁步。原打算來找當舖，到了暗處，將自己內裏青綢袷袍蛇退皮脫下來，暫當幾串銅錢，僱上一頭驢，就說是舅舅處借來的，且混上兩天再作道理。不想四五里的長街，南北一直，再沒有一個當舖。及至問人時，原有一個當舖，如今却是止當候贖了。包興聞聽，急的渾身是汗，暗暗說道：罷咧！這便如何是好？正在爲難，只見一簇人圍繞著觀看。包興擠進去，見地下鋪一張紙，上面字迹分明。忽聽旁邊有人倚聲倚氣說道：告白。又說：白老四是我的朋友，爲

甚麼告他呢？包興聞聽，不由笑道：「不是這等，待我念來。」上面是告白，四方仁人君子知之。今有隱逸村李老大人宅內小姐被妖迷住，倘有能治邪捉妖者，謝紋銀三百兩，決不食言。謹此告白。包興念畢，心中暗想道：「我何不如此如此，倘若事成，這一路上京便不吃苦了，即或不成，也混他兩天吃喝也好。」想罷，上前道：「這正是難裏巧逢機會事，急中生智謀來。未審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聯姻 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且說包興見了告白，急中生智來。見傍邊站著一人，他即便向那人道：「這隱逸村離此多遠？」那人見問，連忙答道：「不過三里之遙。」你却問他怎的？包興道：「不瞞你們說，只因我家相公慣能驅逐邪祟，降妖捉怪，手到病除。只是一件，我們原是外鄉之人，我家相公他雖有神通，却不敢露頭，惟恐妖言惑衆，輕易不替人驅邪，必須來人至誠懇求，相公必然說是不會降妖，越說不會，越要懇求。他試探了來人果是真心，一片至誠，方能應允。」那人聞聽，說這有何難？只要你家相公應允，我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包興道：「既然如此，閒話少說，你將這告白收起，隨了我來。」兩傍看熱鬧之人，聞聽有人會捉邪的，不由的都要看看，後面就跟了不少的人。包興帶領那人，來在二童鋪門口，便向

衆人說道：衆位鄉親，倘我家相公不肯應允，欲要走時，求列位攔阻攔阻。那人也向衆人說道：相煩衆位高鄰，倘若法師不允，奉求幫襯幫襯。包興將店口兒埋伏了個結實。進了飯店，又向那人說道：你先到櫃上將我們錢會了，省得回來走時，又要耽延工夫。那人連連稱是。來到櫃上，只見櫃內俱各執手相讓，說：李二爺請了，許久未來到小鋪。誰知此人姓李名保，乃李大人宅中主管。李保連忙答應道：請了。借重，借重。樓上那位相公這位管家吃了多少錢文，寫在我賬上罷。掌櫃的連忙答應，暗暗告訴跑堂的知道。包興同李保來至樓梯之前，叫李保聽咳嗽爲號，急便上樓懇求。李保答應。包興方纔上樓。誰知包公在樓上等的心內焦燥，眼也望穿了，再也不見包興回來，滿腹中胡思亂想。先前以爲見他母舅必有許多的纏繞，或是借貸不遂，不好意思前來見我。後又轉想從來沒聽見他說有這門親戚，別是他見我行李盤費皆無，私自逃走了罷。或者他年輕幼小，錯走了路頭，也未可知。疑惑之間，只見包興從下面笑嘻嘻的上來。包公一見，不由的動怒，嗔道：你這狗才往那裏去了？叫我在此好等！包興上前悄悄的道：我沒找著我母舅。如今倒有一事，便將隱逸村李宅小姐被妖迷住，請人捉妖之事說了一遍，如今請相公前去混他一混。包公聞聽不由的大怒道：你這狗才！包興不容分

說，在樓上連連咳嗽。只見李保上得樓來，對着包公雙膝跪倒，道：相公在上。小人名叫李保，奉了主母之命，延請法官以救小姐。方纔遇見相公的親隨，說相公神通廣大，法力無邊，望祈搭救我家小姐纔好。說罷，磕頭，再也不肯起來。包公說道：管家休聽我那小价之言，我是不會捉妖的。包興一傍，揶揄道：你聽見了？說出不會來了。快磕頭罷！李保聞聽，連連叩首，連樓板都碰了個山響。包興又道：相公，你看他一片誠心，怪可憐的。沒奈何，相公慈悲慈悲罷。包公聞聽，雙眼一瞪，道：你這狗才，滿口胡說！又向李保道：管家你起來，我還要趕路呢。我是不會捉妖的。李保那裏肯放，道：相公如今是走不的了。小人已哀告衆位鄉鄰，在樓下幫扶着小人攔阻。再者，衆鄉鄰皆知相公是法官，相公若是走了，倘被小人主母知道，小人實在吃罪不起。說罷，又復叩頭。包公被纏不過，只得暗恨包興，復又轉想道：此事終屬妄言，如何會有妖魅。我包某以正勝邪，莫若隨他看看，再作脫身之計便了。想罷，向李保道：我不會捉妖，却不信邪也罷，我隨你去看看就是了。李保聞聽，包公應允，滿心歡喜，磕了頭，站起來，在前引路。包公下得樓來，只見鋪子門口外人山人海，俱是看法官的。李保一見，連忙向前說道：有勞列位鄉親了。且喜我李保一片至誠，法官業已應允，不勞衆位攔阻。望乞衆位閃閃，讓開一條路，實爲



方便說罷，奉了一揖。衆人聞聽，往兩傍一閃。當中讓出一條胡同來，仍是李保引路。包公隨着，後面是包興。只聽衆人中有稱讚的道：「好相貌！好神氣！怪道有此等法術。」只這一派的正氣，也就可以避邪了。其中還有好事兒的，不辭勞苦，跟隨到隱逸村，也就不少。不知不覺進了村頭，李保先行稟報去了。且說這李大人不是別人，乃吏部天官李文業，告老退歸林下。就是這隱逸村名，也是李大人起的，不過是退歸林下之意。夫人張氏，膝下無兒，只生一位小姐。因遊花園，偶然中了邪祟，老爺不準張聲，無奈夫人痛愛女兒的心盛，特差李保前去各處，覓請法師退邪。李老爺無可奈何，只得應允。這日正在臥房，夫妻二人講論小姐之病。只見李保稟道：「請到法師，是個少年儒流。」老爺聞聽，心中暗想：「既是儒流，讀聖賢之書，焉有攻乎異端之理。待我出去責備他一番。」想罷，叫李保請至書房。李保回身來至大門外，將包公主僕引至書房，獻茶後，復進來說道：「家老爺出見包公，連忙站起。從外面進來一位鬚髮半白，面若童顏的長官。包公見了，不慌不忙，向前一揖，口稱：「大人在上，晚生拜揖。」李大人看見包公，氣度不凡，相貌清奇，連忙還禮，分賓主坐下。便問貴姓、仙鄉，因何來到敝處？」包公便將上京會試，路中遭劫，毫無隱匿，和盤說出。李大人聞聽，原來是個落難的書生。你看他言語爽直，倒是忠誠。

之人；但不知他學問如何。於是攀話之間，考問多少學業。包公竟是問一答十，就便是宿儒名流，也不及他的學問淵博。李大人不勝歡喜，暗想道：「看此子骨格清奇，又有如此學問，將來必爲人上之人。」談不多時，暫且告別，並吩咐李保好生服侍包相公，不可怠慢。晚間就在書房安歇。說罷，回內去了。所有捉妖之事，一字却也未提。誰知夫人暗裡差人告訴李保，務必求法官到小姐房內捉妖。如今已將小姐挪至夫人臥房去了。李保便問法官應用何物，趁早預備。包興便道：「用桌子三張，椅子一張，隨圍桌椅披，在小姐房內設壇。所有硃砂、新筆、黃紙、寶劍、香爐、燭臺，俱要潔淨的。等我家相公定性養神，二鼓上壇便了。」李保答應去了。不多時，回來告訴包興，所有的東西，俱已齊備。包興道：「既已齊備，叫他們拿到小姐繡房。大家幫着，我設壇去。」李保聞聽，叫人抬桌搬椅。所有軟片東西，俱是自己拿着。請了包興，一同引至小姐臥房，只聞房內一股幽香。就在明間堂屋，先將兩張桌子並好，然後搭了一張擱在前面桌子上，又把椅子放在後面桌子上，繫好了圍桌，搭好了椅披。然後擺設香爐燭臺，安放墨硯紙筆寶劍等物。擺設停當，方纔同李保出了繡房，竟奔書房而來。叫李保不可遠去，聽候呼喚，即便前來。李保連聲答應。包興便進了書房，已有初更的時候。誰知包公勞碌了一夜，又走了許多。

路程，困乏已極，雖未安寢，已經困的前仰後合。包興一見說：「我們相公吃飽了，食困也，不怕存住食。」便走到跟前，叫了一聲相公。包公驚醒，見包興說：「你來的正好，服侍我睡覺罷。」包興道：「相公就是這麼睡覺，還有甚麼說的？咱們不是捉妖來了嗎？」包公道：「那不是你這狗才幹的！我是不會捉妖的。」包興悄悄道：「相公也不想想，小人費了多少心機，給相公找了這樣住處，又吃那樣的美饌，喝那樣好陳紹酒，又香又陳。如今吃喝足了，就要睡覺。俗語說：無功受祿，寢食不安。相公也是這麼過意的去麼？咱們何不到小姐臥房看看？憑着相公正氣，或者勝了邪魅，豈不兩全其美呢？」一席話說的包公心活，再者自己也不信妖邪，原要前來看看的，只得說道：「罷了，由着你這狗才鬧罷了。」包興見包公立起身來，急忙呼喚快掌燈呀！只聽外面連聲答應：「伺候下了。」包公出了書房，李保提燈，在前引道，來至小姐臥房一看，只見燈燭輝煌，桌椅高搭，設擺的齊備，心中早已明白是包興鬧的鬼。邁步來到屋中，只聽包興吩咐李保道：「所有閒雜人等俱各迴避。最忌的是婦女窺探。」李保聞聽，連忙退出，藏躲去了。包興拿起香來，燒放爐內，爬在地下，又磕了三個頭。包公不覺暗笑，只見他上了高桌，將硃砂墨研好，瞧了新筆，又將黃紙撕了紙條兒，剛纔要寫，只覺得手腕一動，彷彿有人把着的一般。自己看時，上面

寫的淘氣淘氣！該打！該打！包興心中有些發毛，急急在燈上燒了，忙忙的下法臺。只見包公端坐在那邊，包興走至跟前，道：相公與其在這裏坐着的，何不在高桌上坐着呢？豈不是好？包公無奈，只得起身，上了高臺，坐在椅子上，只見桌子上面放着寶劍一口，又有硃砂黃紙筆硯等物。包公心內也暗自歡喜，難爲他想的週到。因此不由的將筆提起，蘸了硃砂，鋪下黃紙。剛纔要寫，不覺腕隨筆動，順手寫將下去。纔要看時，只聽得外面噯呀一聲，咕咚栽倒在地。包公聞聽，急忙提了寶劍，下了高臺，來至臥房外看時，却是李保。見他驚惶失色，說道：法官老爺，唬死小人了！方纔來至院內，只見白光一道沖戶而出，是小人看見，不覺失聲栽倒。包公也覺納悶，進得屋來，却不見包興與李保。尋時，只見包興在桌子底下縮作一堆，見有人來，方敢出頭。却見李保在旁，便遮飾道：告訴你們，我家相公作法不可窺探，連我還在桌子底下藏着呢。你們何得不遵法令？幸虧我家相公法力無邊，一片謊言說得很像，這也是他的聰明機變的好處。李保方纔說道：只因我家老爺夫人，惟恐相公深夜勞苦，叫小人前來照應，請相公早早安歇。包公聞聽，方叫包興打了燈籠，前往書房去了。李保叫人來拆了法壇，見有個硃砂黃字紙帖，以爲法官留下的鎮壓符咒，連寶劍一同拿起，回身來到後堂，稟道：包相公業

已安歇了。這是寶劍，還有符咒，俱各交進。丫環接進來，李保纔待轉身，忽聽老爺說道：且住！拿來我看。丫環將黃紙字帖呈上。李老爺燈下一閱，原來不是符咒，却是一首詩句道：避劫山中受大恩，欺心毒餅落于塵；尋釵井底將君救，三次相酬結好姻。李老爺細看詩中隱藏事迹，不甚明白，便叫李保暗向包興探問其中事迹，並打聽娶妻不曾。明日一早回話。李保領命。你道李老爺爲何如此留心？只因昨日書房見了包公之後，回到內宅，見了夫人，連聲誇獎，說包公人品好，學問好，將來不可限量。張氏夫人聞聽道：既然如此，他若將我孩兒治好，何不就與他結爲秦晉之好呢？老爺道：夫人之言正合我意。且看我兒病體如何，再作道理。所以老兩口兒惦記此事，又聽李保說：二鼓還要上增捉妖，因此不敢早眠。天交二鼓，尙未安寢，特遣李保前來探聽。不意李保拿了此帖回來，故叫他細細的訪問。到了次日，誰知小姐其病若失，竟自大愈，實是奇事。老爺夫人更加歡喜，急忙梳洗已畢，只見李保前來回話：作晚細問包興，說這字帖上的事迹，是他相公自幼兒遭的魔難，皆是逢凶化吉，並未遇害。並且問明尙未定親。李老爺聞聽，滿心歡喜，心中已明白是狐狸報恩，成此一段良緣，便整衣襟來至書房。李保通報，包公迎出。只見李老爺滿面笑容道：小女多虧賢契救拔，如今沉疴已愈，實爲奇

異。老夫無兒，只生此女，尙未婚配，意欲奉爲箕箒，不知賢契意下如何？包公道：「此事晚生實實不敢自專，須要稟明父母兄嫂，方敢聯姻。」李老爺見他不肯應允，便笑嘻嘻，從袖中掏出黃紙帖兒，遞與包公道：「賢契請看此帖，便知不必推辭了。」包公接過一看，不覺面紅過耳，暗暗思道：「我晚間恍惚之間，如何寫出這些話來？又想到原來我小時山中遇雨，見那女子竟是狐狸避劫，却蒙他累次救我，他竟知恩報恩，包興在傍着急，恨不的贊成，相公應允此事，只是不敢插口。」李老爺見包公沉吟不語，便道：「賢契不必沉吟，據老夫看來，並非妖邪作祟，竟爲賢契來作紅線來了，可見凡事自有一定道理，不可過於迂闊。」包公聞聽，只得答道：「既承大人錯愛，敢不從命。只是一件，須要稟明候晚生會試以後，回家稟明父母兄嫂，那時再行納聘。」李老爺見包公應允，滿心歡喜，便道：「正當如此。」大丈夫一言爲定，諒賢契絕不食言。老夫竟候佳音便了。說話之間，排開桌椅，擺上酒飯，老爺親自相陪。飲酒之間，又談論些齊家治國之事。包公應答如流，說的有經有緯，把個李老爺樂的事不有餘，再不肯放他主僕就行，一連留住三日，又見過夫人。三日後備得行囊馬匹，衣服盤費，並派主管李保跟隨上京，包公拜別了李老爺後，又囑付一番。包興此時歡天喜地，精神百倍，跟了出來。只見李保牽馬墜鐙，包公

上了坐騎李保小心伺候一日來到京師找尋了下處所有吏部投文之事全不用包公操心竟等臨期下場而已且說朝廷國政自從真宗皇帝駕崩仁宗皇帝登了大寶就封劉后爲太后立龐氏爲皇后封郭槐爲總管都堂龐吉爲國丈加封太師這龐吉原是個讒佞之臣倚了國丈之勢每每欺壓臣僚又有一班趨炎附勢之人結成黨羽明欺聖上年幼暗有擅自專權之意誰知仁宗天子自幼歷過多少魔難乃是英明之主先朝元老左右輔弼一切正直之臣照舊供職就是龐吉也奈何不得因此朝政法律嚴明尙不至紊亂只因春闈在邇奉旨欽點太師龐吉爲總裁因此會試舉子就有走門路的打關節的紛紛不一惟有包公自己仗着自己學問考罷三場到了揭曉之期因無門路將包公中了第二十三名進士翰林無分奉旨榜下卽用知縣得了鳳陽府定遠縣知縣包公領憑後收拾行李急急出京先行回家拜見父母兄嫂稟明路上遭險並與李天官結親一事員外安人又驚又喜擇日祭祖叩謝甯老夫子過了數日拜別父母兄嫂帶了李保包興起身赴任將到定遠縣地界包公叫李保押着行李慢慢行走自己同包興改裝易服沿途私訪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一日包公與包興暗暗進了定遠縣找了個飯鋪打尖正在吃飯之時只見從外面來了一人酒保見了讓道

大爺少會呀！那人揀個座兒坐下。酒保轉身，提了兩壺酒，拿了兩個盅子過來。那人便問我一人如何要兩壺酒，兩個盅子呢？酒保答道：方纔大爺身後，有一個人一同進來，披頭散髮，血漬模糊。我只打量你是勸架，給人和息事情，怎麼一時就不見了？或者是我瞧恍惚了，也未可知。不知那人聞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且說酒保回答那人說：方纔還有一人，披頭散髮，血漬滿面，跟了進來，一時就不見了；說了一遍，只見那人一聞此言，登時驚惶失色，舉止失宜，大不像方才進來之時，那等驕傲之狀。只見坐不移時，發了回怔，連那壺酒也未吃，便匆匆會了錢鈔而去。包公看此光景，因問酒保道：這人是誰？酒保道：他姓皮名熊，乃二十四名馬販之首。包公記了姓名，吃完了飯，便先叫包興到縣傳諭，就說老爺即刻到任。包公隨後就出了飯鋪，尙未到縣，早有三班衙役，書吏人等迎接上任。到了縣內，有署印的官交了印信，並一切交代，不必細說。包公便將秋審冊籍細細稽察，見其中有個沈清伽藍殿殺死僧人一案，情節支離，便即傳出諭去，立刻升堂審問沈清一案。所有衙役三班早知消息，老爺暗自一路私訪而來，就知這位老爺的利害，一個個兢兢業業，早已預備齊全。一聞傳



喚立刻一班班進來，分立兩傍，喊了堂威。包公入座，標了禁牌，便分付帶沈清不多時，將沈清從監內提出，帶至公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包公留神細看，只見此人不過三旬年紀，戰戰兢兢，匍匐在埃塵，不像個行凶之人。包公看罷，便道：沈清，你爲何殺人？從實招來。沈清哭訴道：只因小人探親回來，天氣太晚，那日又濛濛下雨，地下泥濘，實在難行，素來又膽小，又不敢夜行，因在這縣南三里多地有個古廟，暫避風雨。誰知次日天未明，有公差在路，見小人身後有血跡一片。公差便問小人從何而來？小人便將昨日探親回來，天色太晚，在廟內伽藍殿上存身的話說了一遍。不想公差攔住不放，務要同小人回至廟中一看。噯呀！太爺呀！小人同差役到廟看時，見佛爺之旁有一殺死的僧人。小人實是不知僧人是誰殺的。因此二位公差將小人解至縣內，竟說小人謀殺和尚。小人真是冤枉！求青天大老爺照察！包公聞聽，便問道：你出廟時，是什麼時候？沈清答道：天尚未明。包公又問道：你這衣服，因何沾了血跡？沈清答道：小人原在神廚之下，血水流通，將小人衣服沾污了。包公聞聽，點頭分付帶下，仍然收監。立刻傳轎，打道伽藍殿。包興伺候主人上轎，安好伏手。包興乘馬跟隨。包公在轎內暗思：他既謀害僧人，爲何衣服並無血迹，光有後身一片呢？再者雖是刀傷，彼時並無凶器。一路盤算，

來到伽藍殿，老爺下轎，分付跟役人等不准跟隨進去，獨帶包興進去。至殿前，只見佛像殘朽敗壞，兩旁配像俱已坍塌。又轉到佛像背後，上下細看，不覺暗暗點頭。回身細看神廚之下，地上果有一片血跡迷亂。忽見那邊地下放着一物，便檢起看時，一言不發，攏入袖中。卽刻打道回衙。來至書房，包興獻茶，回道：李保押了行李來了。包公聞聽，命他進來。李保連忙進來，給老爺叩頭。老爺便叫包興傳該值的頭目進來。包興答應，去不多時，帶了進來，朝上跪倒。小人胡成給老爺叩頭。包公問道：咱們縣中可有木匠？麻胡成應道：有。包公道：你去多叫幾名來，我有緊要活計要做的，明早務要俱各傳到。胡成連忙答應，轉身去了。到了次日，胡成稟道：小人將木匠俱已傳齊，現在外面伺候。包公又分付道：預備矮桌數張，筆硯數分，將木匠俱帶至後花廳，不可有誤。去罷。胡成答應，連忙備辦去了。這裏包公梳洗已畢，卽同包興來至花廳，分付木匠俱各帶進來。只見進來了九個人，俱各跪倒，口稱：老爺在上，小的叩頭。包公道：如今我要做各樣花盆架子，務要新奇式樣。你們每人畫他一個，老爺揀好的用，並有重賞。說罷，分付拿矮桌筆硯來。兩旁答應一聲，登時齊備。只見九個木匠分在兩旁，各自搜索枯腸，誰不願新奇討好呢。內中就有使慣了竹筆，拿不上筆來的，也有怯官的，戰戰哆嗦，畫不像樣。

的竟有從容不迫一揮而就的。包公在座上，往下細細留神觀看。不多時，俱各畫完，挨次呈遞。老爺接一張，看一張，便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人道：「小的叫吳良。」包公向衆木匠道：「你們散去。」將吳良帶至公堂。左右答應一聲，立刻點鼓升堂。包公入座，將驚堂木一拍，叫道：「吳良，你爲何殺死僧人，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吳良聽說，吃驚不小，回道：「小人以木匠做活爲生，是極安分的，如何敢殺人呢？」望乞老爺詳察。老爺道：「諒你這廝決不肯招。」左右爾等立刻到伽藍殿，將伽藍神好好抬來。左右答應一聲，立刻去了。不多時，將伽藍神抬至公堂。百姓們見把伽藍神泥胎抬到縣裏聽審，誰不要看看新奇的事，都來只見包公離了公座，迎將下來，向伽藍神似有問答之狀。左右觀看，不覺好笑。連包興也暗說道：「我們老爺這是裝什麼腔兒呢？」只見包公從新入座，叫道：「吳良，適才神聖言道，你那日行凶之時，已在神聖背後留下暗記。下去比來，左右將吳良帶下去。只見那神聖背後肩膀以下，果有左手六指的手印。誰知吳良左手却是六指兒，比上絲毫不差。吳良唬的魂飛胆裂，左右的人無不吐舌說：「這位老爺真是神仙，如何就知是木匠吳良呢？」殊不知包公那日到廟驗看時，地下檢了一物，却是個墨斗，又見伽藍神身後有六指手的血印，因此想到木匠身上。左右將吳良又帶至公堂跪倒。只見

包公把驚堂一拍，一聲斷喝，說：吳良！如今真贓實犯，還不實說麼？左右復又威嚇，說：快招！快招！吳良着忙道：太爺不必動怒，小人實招就是了。招房書吏在一旁寫供。吳良道：小人原與廟內和尚交好。這和尚素來愛喝酒，小人也是酒頭鬼兒。因那天和尚請我喝酒，誰知他就醉了。我因勸他收個徒弟，以爲將來的收緣結果。他便說：如今徒弟實在難收。就是將來收緣結果，我也不怕。這幾年的工夫，我也積攢了有二十多兩銀子。他原是醉後無心的話。小人便問他：你這銀子收藏在何處呢？若是丟了，豈不白費了這幾年的工夫麼？他說：我這銀子是再丟不了的。放的地方人人再也想不到。小人就問他：你到底攔在那裏呢？他就說：咱們倆這樣相好，我告訴你，你可不可告訴別人。他方說出將銀子放在伽藍神腦袋以內。小人一時見財起意，又見他醉了，原要用斧子將他劈死了。回老爺，小人素來拿斧子劈木頭慣了，從來未劈過人。乍乍兒的劈人，不想手就軟了，頭一斧子未劈重。偏遇和尚潑皮要奪我斧子。我如何肯讓他，又將他按住，連劈幾斧，他就死了。鬧了兩手血。因此上神桌，便將左手扶住神背，右手在神聖的腦袋內掏出銀子。不意留下了個手印子。今被太爺神明斷出，小人實是該死。包公聞聽所供是實，又將墨斗拿出，與他看了。吳良認了是自己之物，因抽斧子落在地

下包公叫他畫供，上了刑具，收監。沈清無故遭屈，官賞銀十兩，釋放。剛要退堂，只聽有擊鼓喊冤之聲。包公即着帶進來。但見從角門進來二人，一個年紀二十多歲，一個有四上上下下，來到堂上，二人跪倒。年輕的便道：小人名叫匡必正。有一叔父開緞店，名叫匡天佑。只因小人叔父有一個珊瑚扇墜，重一兩八錢，遺失三年未有下落。不想今日遇見此人，他腰間配的正是此物。小人原要借過來看看，怕的是認錯了。誰知他不但借給看，開口就罵，還說小人訛他，扭住小人不放。太爺詳察，又只見那人道：唔麼是江蘇人，姓呂名佩。今日狹路相逢，遇見這個後生，將我攔住，硬說唔腰間佩的珊瑚墜子說是他的。青天白日，竟敢攔路打搶。這後生實實可惡！求太爺與吾判斷。包公聞聽，便將珊瑚墜子要來一看，果然是真的，淡紅光潤無比。便向匡必正道：你方才說此墜重夠多少？匡必正道：重一兩八錢。倘若不對，或者東西一樣的極有，小人再不敢訛人。包公又問呂佩道：你可知道此墜重數多少？呂佩道：此墜乃友人送的，並不曉得多少分兩。包公回頭叫包興取戥子來。包興答應，連忙取戥平了，果然重一兩八錢。包公便向呂佩道：此墜若按分兩，是他說的不差，理應是他的。呂佩着急道：噯呀！太爺呀！此墜原是我的，好朋友送唔的，又平什麼分兩呢？吾們江蘇人是不敢撒謊的。包公道：

既是你相好朋友送的，他叫什麼名字？實說！呂佩道：「唔這朋友姓皮名熊，他是馬販頭兒，人所共知的。」包公猛然聽皮熊二字，觸動心事，分付將他二人帶下去，立刻出籤傳皮熊到案。包公暫且退堂，用了酒飯。不多時，人來回話：皮熊傳到。包公復又升堂，帶皮熊。皮熊上堂跪倒，口稱：「太爺在上，傳小人有何事故？」包公道：「聞聽你有珊瑚扇墜，可是有的？」皮熊道：「有的。」那是三年前小人檢的。包公道：「此墜你可送過人麼？」皮熊道：「小人不知何人失落，如何敢送人呢？」包公便問：「此墜尚在何處？」皮熊道：「現在小人家中。」包公吩付將皮熊帶在一旁，叫把呂佩帶來。包公問道：「方才問過皮熊，他並未曾送你此墜，此墜如何到了你手？」快說！呂佩一時慌張，方說出是皮熊之妻柳氏給的。包公就知話內有因，連問道：「柳氏他如何給你此墜呢？」實說！呂佩便不言語。包公分付掌嘴。兩旁人役剛要上前，只見呂佩搖手道：「唔呀！老爺不必動怒，吾說就是了。」便將與柳氏通姦，是柳氏私贈此墜的話，說了一遍。皮熊在旁，只見他女人和人通姦，狠覺不靛眊的。包公立刻將柳氏傳到，誰知柳氏深恨丈夫在外宿姦，不與自己一心一計，因此來到公堂，不用審問，便說出丈夫皮熊素與楊大成之妻畢氏通姦。此墜由畢氏處携來，交與小婦人收了二三年。小婦人與呂佩相好，私自送他的。包公立刻出籤傳畢氏到案。正在審

問之際，忽聽得外面又有擊鼓之聲，暫將衆人帶在一旁，先帶擊鼓之人上堂。只見此人年有五旬，原來就是匡必正之叔匡天佑。因聽見有人將他姪兒扭結到官，故此急急趕來，稟道：只因三年前不記日子，託楊大成到緞店取緞子，將此墜做爲執照。過了幾日，小人到鋪間時，並未見楊大成到鋪，亦未見此墜。因此小人到楊大成家內，誰知楊大成就是那日晚間死了，亦不知此墜的下落，只得隱忍不言。不料小人姪兒，今日看見此墜，被人告到太爺台前。惟求太爺明鏡高懸，伸此冤枉說罷，磕下頭去。包公聞聽，心中明白，叫天佑下去，卽令皮熊畢氏上堂。便問畢氏：你丈夫是何病死的？畢氏尙未答言，皮熊在傍答道：是心痛病死的。包公便將驚堂木一拍，喝聲：該死的狗才！他丈夫心疼病死的，你如何知道？明是因姦謀命。快把怎生謀害楊大成致死情由，從實招來！兩旁一齊威嚇，招招皮熊驚慌，說道：小人與畢氏通姦是實，並無謀害楊大成之事。包公聞聽，說你這刁嘴的奴才！曾記得前在飯店之中，你要吃酒，後面跟着帶血之人，酒保說出嚇的你酒也未敢吃，立刻會了錢鈔而去。今日公堂之上，還敢支吾左右，抬上刑來。皮熊只嚇得啞口無言，暗暗自思道：連喝酒之事俱已知道，別的諒也瞞不過他去。莫若實說，也免得皮肉受苦。想罷，連連叩頭道：太爺不必動怒，小人願招。包公

道：招來。皮熊道：只因小人與畢氏通姦，情投意合，惟恐楊大成知道，將我二人拆散；因此定計，將他灌醉，用刀殺死，暗用棺木盛殮，只說心疼暴病而死。彼時因見珊瑚墜，小人拿回家去，交與妻子收了。即此便是實情。包公聞聽，叫他畫供。即將畢氏定了凌遲，皮熊定了斬決，將呂佩責四十大板釋放，柳氏官賣，匡家叔姪將珊瑚墜領回無事。因此人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各處傳揚，就傳到個行俠尚義的一個老者耳內。且說沙窩內有一老者姓張行三，爲人梗直，好行俠義，因此人都稱他爲別古。與衆不同，謂之別，不合時宜，謂之古。原是打柴爲生，皆因他有了年紀，挑不動柴草，衆人就叫他看了過秤，得了利息，大家平分。這也是他平日爲人拿好兒換來的。一日閒暇無事，偶然想起三年前東塔窪趙大欠我一担柴錢四百文。我若不要了，有點對不過衆夥計們。他們不疑惑我使了，我自己居心實在的過意不去。今日無事，何不走走呢？於是拄了竹杖，鎖了房門，竟往東塔窪而來。到了趙大門首，只見房舍煥然一新，不敢敲門。問了問鄰右之人，方知趙大發財了，如今都稱趙大官人了。老頭兒聞聽，不由心中不悅，暗想道：趙大這小子，長處搯，短處捏，那一種行爲！連柴火錢都不想着還。他怎麼配發財呢？轉到門口，便將竹杖敲門，口中道：趙大，趙大。只聽裏面答應道：是誰？這廝趙大趙二



的說話間，門已開了。張三看時，只見趙大衣冠鮮明，果然不是先前光景。趙大見是張三，連忙說道：「我是誰，原來是張三哥麼？」張三道：「你先少合我論哥兒們，你欠我的柴火錢，也該給我了。」趙大聞聽道：「這什麼要緊？老弟老兄的請到家裏坐。」張三道：「我不去，我沒帶着錢。」趙大說：「這是什麼話？」張三道：「正經話。我若有錢，肯找你來要帳嗎？」正說着，只見裏面走出一個婦人來，打扮的怪模怪樣的，問道：「官人，你同誰說話呢？」張三一見說：「好呀！趙大，你幹這營生呢？怨的發財呢？」趙大道：「休得胡說。這是你弟妹小嬌。」又向婦人道：「這不是外人，是張三哥到了。」婦人便上前萬福。張三道：「恕我腰痛，不能還禮。」趙大道：「還是這等愛頑，還請裏面坐罷。」張三只得隨着進來，到了屋內，只見一路一路的盆子堆的不少，彼此讓坐。趙大叫婦人倒茶。張三道：「我不喝茶，你也不用鬧酸款。欠我的四百多錢，總要還我的，不用鬧這個軟局子。」趙大道：「張三哥，你放心。我那就短了你四百文呢。」說話間，趙大拿了四百錢遞與張三。張三接來揣在懷內，站起身來說道：「不是我愛小便宜。我上了年紀，夜來時常愛起夜。你把那小盆給我一個，就算折了欠我的零兒罷。」從此兩下開交，彼此不認得，却使得趙大道：「你這是何苦喫井水。這些盆子俱是挑出來的，沒沙眼，拿一個就是了。」張三挑了一個趣黑的烏盆，挾在懷中，轉身就走。

也不告別，竟自出門去了。這東塔窪離小沙窩也有三里之遙。張三滿懷不平。正遇着深秋景況，夕陽在山之時，來到樹林之中，耳內只聽一陣陣秋風颯颯，敗葉飄飄。猛然間滴溜溜一個旋風，只覺寒毛眼裏一冷。老頭兒將脖子一縮，腰兒一躬，剛說一個好冷，不防將盆子掉在塵埃，在地下咕嚕嚕亂轉，隱隱悲哀之聲，說：摔了我的腰了。張三聞聽，連連睡了兩口，檢起盆子往前就走，有年紀之人如何跑得動。只聽後面說道：張伯伯，等我一等。回頭又不見人，自己怨恨道：真是時衰鬼弄人了！我張三生平不做虧心之事，如何白日就會有鬼？想是我不久于人世了。一邊想，一邊走，好容易奔至草房，急忙放下盆子，撿了竹杖，開了鎖兒，拿了竹杖，拾起盆子，進得屋來，將門頂好，覺得困乏已極。自己說：管他甚麼鬼不鬼的，且夢周公。剛纔說完，只聽得悲悲切切，口呼：伯伯，我死的好苦也！張三聽了，道：怎麼的，竟自把鬼關在屋裏了？別古秉性忠直，不怕鬼邪，便說道：你說罷。我這裏聽著呢。隱隱說道：我姓劉，名世昌，在蘇州閭門外八寶鄉居住。家有老母周氏，妻子王氏，還有三歲的孩子，乳名百歲。本是緞行生理，只因乘驢回家，行李沈重。那日天晚，在趙大家借宿，不料他夫妻好狠，將我殺害，謀了資財，將我血肉和泥焚化。到如今閃了老母，拋却妻子，不能見面。九泉之下，冤魂不安，望求伯伯替我

在包公前申明此冤，報仇雪恨。就是冤魂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盡。說罷，放聲痛哭。張三聞聽，他說得可憐，不由的動了他豪俠的心腸，全不畏懼，便呼道：烏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張三道：雖則替你鳴冤，惟恐包公不能准狀，你須跟我前去。烏盆應道：願隨伯伯前往。張三聽他應叫應聲，不覺滿心歡喜，道：這去告狀，不怕包公不信。言雖如此，我是上了年紀之人，記性平常，必須將他姓名住處記清背熟了才好。於是從新背了一遍，回樣樣記明。老頭兒爲人心熱，一夜不曾合眼，不等天明，爬起來，挾了烏盆，拄起竹杖，鎖了屋門，竟奔定遠縣而來。出得門時，冷風透體，寒氣逼人，又在天亮之時，若非張三好心之人，誰肯冲寒冒冷，替人鳴冤。及至到了定遠縣，天氣過早，尙未開門，只凍他哆哆嗦嗦，找了個避風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時，身上覺得和暖。老兒又高興起來了，將盆子扣在地下，用竹杖敲著盆底兒，唱起什不閒來了。剛唱句八月中秋月照臺，只聽的一聲響，門分兩扇，太爺升堂。張三忙拿起盆子，跪向前來喊冤。就有該值的回稟，立刻帶進包公。坐上問道：有何冤枉，訴上來。張三就把東塔窪趙大家討帳，得了一個烏盆，遇見冤魂自述的話，說了一遍。現有烏盆爲証。包公聽了，便不以此事爲妄談，就在坐上喚道：烏盆，並不見答應。又連喚兩聲，亦無影響。包公見別古年老昏憤，也不

動怒，便叫左右攆去便了。張老出了衙門，口呼：烏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張老道：你要我訴冤，你爲何不進去呢？烏盆說道：只因門上門神攔阻，冤魂不敢進去。求伯伯替我說明。張老一聽，又嚷冤枉。該值的出來，嗔道：你這老頭兒還不走！又嚷的是什麼？張三道：求爺們替我回覆一聲。烏盆有門神攔住，不敢進見。該值的無奈，只得替他回稟。包公聞聽，提筆寫字一張，叫該值拿去門前焚化，仍將老頭子帶進來，再訊二次。張老抱著盆子，上了公堂，將盆子放在當地。他跪在一旁。包公問道：此次叫他可應了？張老說：是。包公分付左右，爾等聽著。兩旁人役應聲，洗耳靜聽。只見包公坐上問道：烏盆不見答應。包公不由動怒，將驚堂木一拍，我把你這狗才！本縣念你年老之人，方才不加責於你。如今還敢如此，本縣也是你愚弄的嗎？用手抽籤，吩咐打責了十板，以戒下次。兩旁不容分說，將張三打了十板。鬧的老頭兒呲牙咧嘴，一拐一拐的，挾了烏盆，拿了竹杖，出衙去了。轉過影壁，便將烏盆一扔，只聽得噯呀一聲，道：倭了我脚面了！張老道：奇怪！你爲何又不進去呢？烏盆道：因我赤身露體，難見星主。沒奈何，再求伯伯替我伸訴明白。張老道：我已然爲你挨了十大板。如今再去，我這兩條腿不用長著咧。烏盆又苦苦哀求。張老是個心軟的人，只得拿起盆子。他卻又不敢伸冤，只得從角門溜溜秋。

秋往裏便走，只見那邊來了一個廚子，一眼看見，便叫胡頭兒，胡頭兒，那老頭兒又來了。胡頭正在班房，談論此事說笑，忽聽老頭兒又來了，連忙跑出來要拉張老，却有主意，就勢坐在地下，叫起屈來了。包公那裏也聽見了，吩咐帶上來，問道：你這老頭兒爲何又來？難道不怕打麼？張老叩頭道：方才小人出去，又問烏盆，他道赤身露體，不敢見星主之面，懇求太爺賞件衣服遮蓋遮蓋，他纔敢進來。包公聽了，叫包興拿件衣服與他。包興連忙拿了一件袷，交與張老。張老拿著衣服出來，該值的說：跟着他，看他是拐子！只見他將盆子包好，拿起來，不放心，又叫道：烏盆，隨我進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我在這裏。張老聽見答應，這一回留上心了，便不住的叫著進來。到了公堂，仍將烏盆放在當中，自己在一傍跪倒。包公又分付兩邊仔細聽著，兩邊答應是。此所謂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有說老頭子有了病了的，有說太爺好性兒的，也有暗笑的。連包興在旁也不由的暗笑。老爺今日叫瘋子磨住了，只見包公坐上呼喚：烏盆！不想衣內答應道：有呀，星主。衆人無不詫異，只見張老聽見烏盆答應了，他便忽的跳將起來，恨不能要上公案桌子。兩傍衆人吆嚇，他纔復又跪下。包公細細問了張老，張老彷彿背書的一般，他姓甚名誰？家住那裏？他家有何人？作何生理？怎麼遇害？是誰害的？滔滔不絕說了

一回，清清楚楚。兩傍聽的無不嘆息。包公聽罷，吩咐包興取十兩銀子來，賞了張老，叫他回去聽傳。別古千恩萬謝的去了。包公立刻分付書吏辦文一角，行到蘇州，調取尸親前來結案，卽行出籤拿趙大夫婦，登時拿到，嚴刑訊問，並無口供。包公沈吟半晌，便分付趙大帶下去，不准見刁氏。卽傳刁氏上堂。包公道：你丈夫供你陷害劉世昌，全是你的主意。刁氏聞聽惱恨丈夫，便說出趙大用繩子勒死的，並言現有未用完的銀兩。卽行畫招，押了手印。立刻派人將贓銀起來，復又帶上趙大，叫他女人質對。誰知這廝好很，橫了心再也不招，言銀子是積蓄的。包公一時動怒，請了大刑，用夾棍套了兩腿。問時仍然不招。包公一聲斷喝，說了一個收字。不想趙大不禁夾，就嗚呼哀哉了。包公見趙大死，只得叫人抬下去。立刻辦詳，稟了本府，轉又行文上去，至京啟奏去了。此時屍親已到。包公將未用完的銀子，俱叫他婆媳領取訖，並將趙大家私奉官折變，以爲婆媳養贍。婆媳感念張老替他鳴冤之恩，就帶到蘇州養老。張老也因受了冤魂的囑託，亦願照着孀居孤兒，因此商量停妥，一同起身往蘇州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曉。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且說包公斷明了烏盆，雖然遠近聞名，這位老爺正直無私，斷事如神，未免犯了上司之嫉，又有趙大刑斃，故此文書到時，包公例應革職。包公接到文書，將一切事宜交代，署印之人，自己住廟。李保看此光景，竟將銀兩包袱收什收什，逃之夭夭了。包公臨行，百姓遮道哭送。包公勸勉了一番，方纔乘馬，帶着包興出了定遠縣，竟不知投奔何處纔好。包公在馬上自己嘆息，暗裏思量道：我包某命運如此淹蹇，自幼受了多少的顛險，好不容易蒙兄嫂憐愛，聘請恩師，教誨我一舉成名。不想妄動刑具，致斃人命，雖是他罪應如此，究竟是粗心浮躁，以致落了個革職，至死也無顏回家。無處投奔，莫若仍奔京師，再作計較。只顧馬上嗟嘆。包興跟隨，明知老爺爲難，又不敢問。信馬由韁，來至一座山下，雖不是峻嶺高峯，也覺得凶惡。正在觀看之際，只聽一棒鑼響，出來了無數的嘍兵，當中一個矮胖黑漢，赤着半邊身的骯髒，雄糾糾，氣昂昂，不容分說，將主僕二人拿下，捆了，送上山去。誰知山中尙有三箇大王，見縛了兩人前來，吩咐綁在兩邊柱子上，等四大王到來，再行發落。不一時，只見四大王慌慌張張，喘吁吁跑了來，嚷道：不好了！山下遇見一人好本領，強小弟十倍，纔一交手，我便倒了。幸虧跑得快，不然吃大虧了。那位哥哥出去會會他，只見大大王說：二弟待劣兄前往。二大王說：小弟奉陪。於是

二人下山，見一人氣昂昂在山坡站立。大大王近前一看，不覺哈哈大笑。原來是兄長，請到山中叙話。你道此山何名？名叫士龍崗，原是山賊窩居之所。原來張龍趙虎悞投龐府，見他是權奸之門，不肯逗留。偶過此山，將山賊殺走，他二人便作了寨主。後因王朝馬漢科考武場，亦被龐太師逐出，憤恨回家，路過此山。張趙二人即請到寨，結爲兄弟。王朝居長，馬漢第二，張龍第三，趙虎第四。王馬張趙四人已表明來歷。且說馬漢同定那人，來至山中，走上大廳，見兩傍柱上綁了二人，走近一看，不覺失聲道：「噯呀！縣尊爲何在此？」包公睜眼看時，說道：「莫不是恩公？」展義士麼？王朝聞聽，連忙上前解開，立刻讓至廳上，坐定了。展爺問及包公一一說了。大家俱各嘆息。展爺又叫王馬張趙給包公陪了罪，分賓主坐下。立時擺酒，彼此談心，甚是投機。包公問道：「我看四位俱是豪傑，爲何作這勾當？」王朝道：「我等皆爲功名未遂，亦不過暫借此安身，不得已而爲之。」展爺道：「我看衆弟兄皆是異性骨肉。今日恰逢包公在此，雖則目下革職，將來朝廷必要擢用。那時衆位弟兄何不棄暗投明，與國出力，豈不是好？」王朝道：「我等久有此心。老爺儻蒙朝廷擢用，我等俱願效犬馬之勞。」包公只得答應。豈敢，豈敢。大家飲至四更方散。至次日，包公與展爺告辭。四人款留不住，只得送下山來。王朝與展爺相好，又遠送幾



里包公與展爺戀戀不捨，無奈分別而去。單言包公主僕乘馬竟奔京師。一日來至大相國寺門前，包公頭暈眼花，竟從馬上栽將下來。包興一見，連忙下馬看時，只見包公二目雙合，牙關緊閉，人事不知。包興叫着不應，放聲大哭，驚動廟中方丈，乃得道高僧，俗家覆姓諸葛名遂，法號了然，學問淵深，以至醫卜星相無一不精，聞得廟外人聲，來到山門以外，近前診了脈息，說無妨，無妨。又問了方纔如何落馬的光景，包興告訴明白。了然便叫衆僧幫扶，擡到方丈東間，急忙開方抓藥。包興精心用意煎好，吃不多時，至二鼓天氣，只聽包公哎呀一聲，睜開二目，見燈光明亮，包興站在一傍，那邊椅子上坐着箇僧人。包公便問：此是何處？包興便將老爺昏過多時，虧這位師傅慈悲用藥救活的話，說了一回。包公剛要扎掙起來致謝，和尚過來按住，道：不可勞動，須靜靜安心養神。過了幾日，包公轉動如常，纔致謝和尚，以至飲食用藥調理，俱已知是和尙的心，中不勝感激了。然細看包公氣色，心下明白，便問了年命，細算有百日之難，過了日子就好了，自有機緣。便留包公在廟內居住。於是將包公改作道人打扮，每日裏與了然，不是下棋，便是吟詩，彼此愛慕。將過了三箇月，一日，了然求包公寫冬季嘯經祝國裕民八字，叫僧人在山門兩邊粘貼。包公無事，同了然出來，一傍觀看。只見那壁廂來了

一個廚子，手提菜筐，走至廟前，不住將包公上下打量，瞧了又瞧，看了又看，直瞧着包公進了廟，他纔飛也似的跑了。包公却不在意，回廟去了。你道此人是誰？他乃丞相府王芑的買辦廚子。只因王老大人面奉御旨，賜圖像一張，乃聖上夢中所見，醒來時宛然在目，御筆親畫了形像，特派王老大人暗暗密訪此人。丞相遵旨回府，又叫妙手丹青照樣畫了幾張，吩咐虞侯伴當執事人員各處留神，細細訪查。不想這日買辦從大相國寺經過，恰遇包公，急忙跑回相府，找着該值的虞侯，便將此事說了一遍。虞侯聞聽，不能深信，亦不敢就回，即同買辦廚子暗到廟中，閒遊的一般，各處瞻仰。後來看到方丈，果有一道人與老僧下棋，細看相貌，正是龍圖之人，心中不勝驚駭，急忙趕回相府，稟知相爺。王大人聞聽，立刻傳轎到大相國寺拈香。一是王大人奉旨所差之事不敢耽延，二是老大人爲國求賢一番苦心。不多時，來到廟內。小沙彌聞報，急忙跑至方丈室內，報與老和尚知道。只見了然與包公對奕，全然不理。倒是包公說道：「吾師也當迎接了。」了然道：「老僧不走權貴之門，迎他則甚？」包公道：「雖然如此，他乃是個忠臣，就是迎他，也不至於沾礙老師。」了然聞聽，方起身道：「他此來與我無沾礙，恐與足下有些瓜葛。說罷，迎出去了。」接至禪堂，分賓主坐了。獻茶已畢，便問了然：「此廟有多少僧衆？多少道

人老夫有一心願願施僧鞋僧襪每人各一雙須當面領去了然明白即吩咐僧道領取，一一看過並無此人。王大人問道：完了麼？你廟中還有人沒有了？然嘆道：有是還有一人只是他未必肯要大人這一雙鞋襪。如要見這人麼？大概還須大人以禮相見。王宰相聞聽忙道：就煩長老引見引見，何如？然答應領至方丈。包公隔窗一看也不能迴避了，只得上前一揖道：廢員參見了。王大人舉目細看形容與聖上御筆所畫的龍圖分毫不差，不覺大驚，連忙讓坐，問道：足下何人？包公便道：廢員包拯，曾任定遠縣。因斷烏盆革職的話說了一遍。王大人道：此案終屬妄誕，老夫實難憑信。包公不覺正色答道：雖則理之所無，却是事之必有。自古負屈含冤之魂，憑物伸訴者不可枚舉，難道都是妄誕麼？只要自己秉公斷理民情，焉肯以妄誕二字就置之不問。豈不使怨鬼含冤於泉下乎？何況廢員非攻乎異端之人，此事亦非攻乎異端之案。王大人見包公說話梗直，忠正嚴肅，不覺滿心歡喜，立刻備馬，請包公隨至相府。進了相府，大家看大人轎後一個道士，不知甚麼緣故，當下留在書房安歇。次日早朝，仍將包公換了縣令服色，先在朝房伺候。淨鞭三下，天子升殿。王芑出班奏明仁宗。天子大喜，立刻宣召見朕。包公步上金階跪倒，三呼已畢，天子閃龍目一看，果是夢中所見之人，滿心歡喜，便問

爲何罷職。包公便將斷烏盆將人犯刑斃身死情由，毫無遮飾，一一奏明。王芑在班中着急，恐聖上見怪。誰知天子不但不怪，反喜道：卿家既能斷烏盆負屈之冤魂，必能鎮

皇宮作祟之邪。今因玉宸宮內每夕有怨鬼哀啼，甚屬不淨，不知是何妖邪，特派卿前往鎮壓一番。卽着王芑在內閣聽候。欽派太監總管楊忠帶領包公，至玉宸宮鎮壓。這

楊忠素來好武，膽量甚好，因此人皆稱他爲楊大膽。奉旨賜他寶劍一口，每夜在內巡邏。今日領包公進內，他那裏瞧得起包公呢？先問了姓，後又問了名，一路稱爲黑老。又叫老包。來到昭德門，說道：進了此門，就是內廷了。想不到你七品前程如此造化！今日

對了聖心，派你入宮，將來回家到鄉裏說古去罷。是不是老黑呀！怎麼我合你說話，你怎麼紡絲吊面布裏兒呢？包公無奈，答道：公公說的是。楊忠又道：你別合我鬧這個整

臉兒。我是好頑好樂的。這就是你，別人還巴結不上呢。說着話，進了鳳右門，只見有多

少內侍垂手侍立。內中有一個頭領，上前執手道：老爺今日有何貴幹？楊忠說：辛苦，辛苦！咱家奉旨帶領此位包先兒前到玉宸宮鎮邪。此乃奉旨官差。我們完差之時，不定

三更五更回來，可就不照門了；省得又勞動你們。請罷，請罷！說罷，同定包公，竟奔玉宸宮。只見金碧交輝，光華爛熳，到了此地，不覺肅然起敬。連楊忠愛說愛笑，到了此地，也

就啞口無言了。來至殿門，楊忠止步，悄向包公道：「你是欽奉諭旨，理應進殿除邪。我就在這門檻上照應便了。」包公聞聽，輕移慢步，側身而入。來至殿內，見正中設立寶座，連忙朝上行了三跪九叩之禮。又見傍邊設立坐位，包公鞠躬入座。楊忠見了，心下暗自佩服道：「瞧不得小小官兒，竟自頗知國禮。」又見包公如對君父一般，秉正端坐，凝神養性，二目不住四下觀瞧，另有一番凜然難犯的神色。不覺的暗暗誇獎道：「怪道聖上見了他喜歡呢。」正在思想之際，不覺的譙樓上漏下矣。猛然間聽的呼呼風響，楊忠覺的毛髮皆豎，連忙起身，手掣寶劍，試舞一回。耍不了幾路，已然氣喘，只得歸入殿內，銳氣已消，順步坐在門檻之上。包公在坐上，不由的暗暗發笑。楊忠正自發怔，只見丹墀以下起了一個旋風，滴溜溜在竹叢裏團團亂轉，又隱隱的聽得風中帶着悲泣之聲。包公閃目觀瞧，只見燈光忽暗，楊忠在外撲倒，片刻工夫，見他復起，孃孃婷婷，走進殿來，萬福跪下。此時燈光復又明亮，包公以爲楊忠戲耍，便以假作真，開言問道：「你今此來，有何冤枉？」訴上來，只聽楊忠嬌滴滴聲音，哭訴道：「奴婢竊珠原是金華宮承御，只因救主遭屈含冤地府，於今廿載，專等星主來臨，完結此案。便將當初定計陷害的原委，哭訴了一遍。」因李娘娘不日難滿，故特來洩機由。星主細細搜查，以報前冤，千萬不可洩

漏包公聞聽，點頭道：「既有如此沉寃，包某必要搜查。但你必須隱形藏跡，恐驚主駕，獲罪不淺。」寃魂說道：「謹遵星主台命，叩頭站起，轉身出去，仍坐在門檻之上。不多時，只見楊忠張牙欠嘴，彷彿睡醒的一般，瞧見包公仍在那邊端坐，不由的悄悄的道：「老黑，你沒見甚麼動靜，咱家怎生回覆聖旨？」包公道：「鬼已審明，只是你貪睡不醒，叫我在此默等。」楊忠聞聽，詫異道：「甚麼鬼？」包公道：「女鬼。」楊忠道：「女鬼是誰？」包公道：「名叫寇珠。」楊忠聞聽，只嚇得驚異不止，暗自思道：「寇珠之事，算來將近二十年之久，他竟如何知道？」連忙陪笑道：「寇珠他爲什麼事在此作祟呢？」包公道：「你是奉旨，同我進宮除邪，誰知你貪睡。我已將鬼審明，只好明日見了聖上，我奏我的，你說你的便了。」楊忠聞聽，不由着急道：「噯呀！包包先生，包包老爺，我的親親的包包大哥，你這不把我毀透了嗎？可是你說的聖上命我同你進宮歸齊，我不知道，睡着了，這是甚麼差使眼兒呢？怎的了！可見你老人家就不疼人了。過後就真沒有用我們的地方了。瞧你老爺們這個勁兒，立刻給我個眼裏插棒槌，也要我們擱的住吓！好包包先生，你告訴我！我明日送你個小巴狗兒，這麼短的小嘴兒。」包公見他央求可憐，方告訴他道：「明日見了聖上，就說審明了女鬼，係金華宮承御寇珠含寃負屈，來求超度他的寃魂。臣等業已相許，以後再不作祟。」楊忠

聽畢記在心頭並謝了包公如敬神的一般他也不敢言語褻瀆了出了玉宸宮來至內閣見了丞相王芑將審明的情由細述明白少時聖上臨朝包公合楊忠一一奏明只說冤魂求超度却不提別的聖上大悅愈信烏盆之案卽升用開封府尹陰陽學士包公謝恩加封陰陽二字從此人傳包公善於審鬼白日斷陽夜間斷陰一時哄傳遍了包公先拜了丞相王芑愛慕非常後謝了了然乃至開封府上任每日查辦事件便差包興回家送信並具稟替竊老夫子請安又至隱逸村投遞書信一來報喜二來求婚畢姻包興奉命卽日起身先往包村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且說包興奉了包公之命寄信回家後又到隱逸村這日包興回來叩見包公呈上書信言太老爺太夫人甚是康健聽見老爺得了府尹歡喜非常賞了小人五十兩銀子小人又見大老爺大夫人歡喜自不必說也賞了小人三十兩銀子惟有大夫人給小人帶了個薄薄兒包袱囑咐小人好生收藏到京時交與老爺小人接在手中雖然有些分兩不知是何物件惟恐路上磕碰還是大夫人見小人爲難方纔說明此包內是一面古鏡原是老爺井中檢的因此鏡光芒生亮大夫人挂在屋內有一日二夫人使

喚的秋香走至大夫人門前滑了一交，頭已跌破，進屋內就在挂鏡處一照。誰知血滴鏡面，忽然雲翳開豁。秋香大叫一聲，回頭跑在二夫人屋內，冷不防按住二夫人將右眼挖出，從此瘋癲，至今鎖禁，猶如活鬼一般。二夫人死去兩三番，現在延醫調治，尙未痊癒。小人見二老爺，他無精打彩的，也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說著話，將包袱呈上。包公也不開看，分付好好收訖。包興又回道：小人又見寧老師爺看了書信十分歡喜，說叫老爺好好辦事盡忠報國，還教導了小人好些好話。小人在家住了一天，卽到隱逸村報喜投書。李大人大喜，滿口應承，隨後便送小姐前來就親。賞了小人一個元寶，兩疋尺頭，並回書一封。卽將信呈上。包公接書看畢，原來是張氏夫人同著小姐，於月內便可來京。立刻分付預備住處，仍然派人前去迎接。便叫包興暫且歇息，次日再商議辦喜事一節。不多幾日，果然張氏夫人帶領小姐俱各到了。一切定日迎娶事務，俱是包興盡心備辦妥當。到了吉期，也有多少官員前來賀喜，不必細表。包公自畢姻後，見李氏小姐幽嫺貞靜，體態端莊，誠不失大家模範，滿心歡喜。而且妝奩中有一寶物，名曰古今盆，上有陰陽二孔，堪稱希世奇珍。包公却並不介意。過了三朝滿月，張氏夫人別女回家。臨行又將自己得用的一個小廝名喚李才，留下伏侍包公，與包興同爲內小



廝心腹。一日，放告坐堂，見有個鄉民年紀約有五旬上下，口稱冤枉，立刻帶至堂上。包公問道：你姓甚名誰？有何冤枉？訴上來。那人向上叩頭道：小人姓張名致仁，在七里村居住。有一族弟名叫張有道，以貨郎爲生，相離小人不過數里之遙。有一天，小人到族弟家中探望，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問我小嬸劉氏，是何病症？爲何連信也不送呢？劉氏回答，是心疼病死的。因家中無人，故此未曾送信。小人因有道死的不明，在祥符縣申訴情由，情願開棺檢驗。縣太爺准了小人狀子。及至開棺相驗，誰知並無傷痕。劉氏就放起刁來，說了許多誣賴的話。縣太爺將小人責了二十大板，討保回家。越想此事，實實張有道死的不明，無奈何投到大老爺台前，求清天與小人作主。說罷，眼淚汪汪，匍匐在地。包公便問道：你兄弟素來有病麼？張致仁道：並無疾病。包公又問道：你幾時沒見張有道？致仁道：素來兄弟和睦，小人常到他家，他也常來小人家。五日前尚在小人家中，小人因他五六天沒來，因此小人找到他家，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包公聞聽，想到前五日尚在他家，他第六天去探望，又是三日前死的，其中相隔一兩天，必有緣故。包公想罷，准了狀詞，立刻出籤傳劉氏到案。暫且退了堂。來至書房，細看呈子，好生納悶。包興與李才傍邊侍立，忽聽外邊有脚步聲響，包興連忙迎出，却是外班，手持書

信一封，道：外面有一儒流求見。此書乃了然和尚的包興聞聽，接過書信，進內回明，呈上書信。包公是極敬了，然和尚的，急忙將書拆閱。原來是封薦函，言此人學問品行。包公看罷，卽命包興去請。包興出來看時，只見那人穿帶的衣冠，全是包公在廟時換下的衣服，又肥又長，勒里勒得的，並且帽子上面還捏著摺兒。包興看罷，知是當初老爺的衣服，必是了然和尚與他穿帶的，也不說明，便向那人說道：我家老爺有請。只見那人斯斯文文，隨著包興進來。到了書房，包興掀簾。只見包公立身起來，那人向前一揖，包公答了一揖，讓坐。包公便問：先生貴姓？那人答道：晚生複姓公孫名策，因久困場屋，屢落孫山，故流落在大相國寺。多承了然禪師優待，特具書信前來，望祈老公祖推情收錄。包公見他舉止端詳，言語明晰，又問了些書藉典故，見他對答如流，學問淵博，竟是個不得第的才子。包公大喜。正談之間，只見外班稟道：劉氏現已傳到。包公吩咐伺候，便叫李才陪侍公孫先生。自己帶了包興，立刻升堂。入了公座，便叫帶劉氏。應役之人接聲喊道：帶劉氏！帶劉氏！只見從外角門進來一個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面上也無懼色，口中尙自言自語，說道：好端端的人，死了叫他翻屍倒骨的，不知前生作了甚麼孽了！如今又把我傳到這裏來，難道還生出甚麼巧招兒來嗎？一邊說，一邊上堂，也

不東瞧西看，他便嬈嬈婷婷朝上跪倒，是一個久慣打官司的樣兒。包公便問道：你就是張劉氏麼？婦人答道：小婦人劉氏，嫁與貨郎張有道爲妻。包公又問道：你丈夫是甚麼病死的？劉氏道：那一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吃了晚飯，一更之後便睡了。到了二更多天，忽然說心裏怪疼的。小婦人嚇的了不得，急忙起身，便嚷疼的利害！誰知不多一會就死了。害的小婦人好不苦也！說罷，淚流滿面。包公把驚堂木一拍，喝道：你丈夫到底是什麼病死的？說來！站堂喝道：快講！劉氏向前跪爬半步，說道：老爺，我丈夫實是害心疼病死的。小婦人焉敢撒謊。包公喝道：既是害病死的，你爲何不給他哥哥張致仁送信？實對你說，現在張致仁在本府堂前已經首告，實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劉氏道：不給張致仁送信；一則小婦人煩不出人來，二則也不敢給他送信。包公聞聽道：這是爲何？劉氏道：因小婦人丈夫在日，他時常到小婦人家中，每每見無人，他言來語去，小婦人總不理他。就是前次他到小婦人家內，小婦人告訴他兄弟已死，不但不哭，反倒向小婦人胡說亂道，連小婦人如今直學不出口來。當時被小婦人連嚷帶罵，他才走了。誰知他羞惱成怒，在縣告了，說他兄弟死的不明，要開棺相驗。後來太爺到底檢驗了，並無傷痕，纔將他打了二十板。不想他不肯歇心，如今又告到老爺台前。可憐小婦人

丈夫死後，受如此罪孽，小婦人又擔如此醜名，實實冤枉！懇求老青天與小婦人作主啊！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了。包公見他口似懸河，牙如利劍，說的有情有理，暗自思道：此婦聽他言語，決非良善。若與張致仁質對，我看他那誠實的形景，必要輸與婦人口角之下。須得查訪實在情形，婦人方能服罪。想罷，向劉氏說道：如此說來，你竟是無故被人誣賴了。張致仁着實可惡，我自自有道理。你且下去，三日後聽傳罷了。劉氏叩頭下去，似有得色。包公更覺生疑。退堂之後，來到書房，便將口供呈詞與公孫策觀看。公孫策看畢，躬身說道：據晚生看此口供，張致仁疑的不錯。只是劉氏言語狡猾，必須採訪明白，方能折服婦人。不料包公心中所思，公孫策一言道破，不覺歡喜道：是此如之奈何？公孫策正欲作進見之禮，連忙立起身來，道：待我晚生改扮行裝，暗裏訪查。如有機緣，再來稟復。包公聽了道：如此說，有勞先生了。叫包興將先生盤川並要何物件，急忙預備，不可誤了。包興答應，跟隨公孫策來至書房。公孫策告訴明白，包興連忙辦理去了。不多時，俱各齊備。原來一個小小藥箱兒，一個招牌，還有道衣絲絛鞋襪等物。公孫策通身換了，背起藥箱，連忙從角門暗暗溜出，到七里村查訪。誰知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鬧了一天並無機緣可尋。看看天晚，又覺得腹中飢餓，只得急忙且回開封。

府再做道理。不料忙不擇路，原是往北，他却往東南岔下去了。多走數里之遙，好容易奔至鎮店，問時知是榆林鎮，找了興隆店投宿，又乏又餓。正要打算吃飯，只見來了一羣人，數匹馬，內中有一黑矮之人，高聲嚷道：「憑他是誰，快快與我騰出！若要惹惱了你老爺的性兒，連你這店俱各給你拆了。」傍有一人說道：「四弟不可。凡事有個先來後到，就是叫人家騰挪也要好說，不可如此的囉唆。」又向店主人道：「東人，你去說說看。皆因我們人多，兩下住着不便，奉託奉託！店東無奈，走到上房，向公孫策說道：『先生沒有甚麼說的，你老將就將就我們！說不得屈尊你老，在東間住居。把外間這兩間讓給我們罷！』說罷，深深一揖。」公孫策道：「來時原不要住上房，是你們小二再三說，我纔住此房內。如今來的客既是人多，我情願將三間滿讓，店東給我個單房，我住就是了。皆是行路，縱有大廈千間，不過占七尺眠，何必爲此吵鬧呢。」正說之間，只見進來了黑凜凜一條大漢，滿面笑容道：「使不得！使不得！老先生請自尊便罷。這外邊兩間承情讓與我等，足以夠了。我等從人俱叫他們下房居住，再不敢勞動了。」公孫策再三謙遜，那大漢只是不肯，只得挪在東間去了。那大漢叫從人搬下行李，揭下鞍轡，俱各安放妥協。又見上人却是四個，其餘五六個俱是從人，要淨面水，喚開水壺，吵嚷個不了。又見黑矮之人

先自呼酒要菜。店小二一陣好忙，開的公孫策竟喝了一壺空酒，菜總沒來，又不敢催。忽聽黑矮人說道：「我不怕別的，明日到了開封府，恐他記念前仇，不肯收錄，那却如何是好？」又聽黑臉大漢道：「四弟放心，我看包公決不是那樣之人。公孫策聽至此言，不由站起身來，出了東間，對四人舉手道：『四位原是上開封的小弟，不才願作引進之人。』四人聽了，連忙站起身來，仍是那大漢說道：『足下何人？請過來坐，方好講話。』公孫策謙遜再三，方纔坐下。各通姓名。原來這四人正是土龍崗的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四條好漢。聽說包公作了府尹，當初原有棄暗投明之話，故將山上嘍囉糧草金銀俱各分散，只帶了得用伴當五六人，前來開封府投効，以全信行。他們又問公孫策，公孫策答道：『小可現在開封府，因目下有件疑案，故此私行暗暗查訪，不想在此得遇四位，實實三生有幸了。彼此談論多時，真是文武各盡其妙。大家歡喜非常，惟有趙四爺粗俗，却是酒量頗豪。』王朝恐怕他酒後失言，叫外人聽之不雅，只得速速要飯。大家吃畢，閒談飲茶，天到二更以後，大家商議，今晚安歇後，明日可早早起來，還行路呢。這正是只因清正聲名遠，致使英雄跋踈來。未審明日王馬張趙投奔開封府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救義僕除兇鐵仙觀 訪疑案得線七里村

且說四爺趙虎因多貪了幾杯酒，大家閒談，他也連一句插不上，一傍前仰後合，不覺的磕睡起來。困因酒後，酒困因魔。後來索性放倒頭，酣睡如雷。因打呼，方把大家提醒。王朝說：只顧說話兒，天已三更多了。先生也乏了，請安歇罷。大家方纔睡下。誰知趙四爺心內惦着上開封府，睡的容易，醒的翦絕。外邊天氣不過四鼓之半，他便一咕嚕身爬起來，亂讓道：天亮了！快些起來趕路！又喊道：叫從人備馬捎行李，把大家吵醒。誰知公孫策心中有事，尚未睡着，也只得隨大家起來。這老先生算煙袋鋪鐵絲兒通了桿了。只見大爺將從人留下一個，騰出一匹馬，叫公孫策乘坐。叫那人將藥箱兒招牌，俟天亮時背至開封府，不可違誤。分付已畢，叫店小二開了門，大家乘馬，趁着月色，迤邐而行。天氣尚未五更。正走之間，過了一帶林子，却是一座廟宇。猛見牆角邊人影一幌。再細看時，却是一個女子，身穿紅衣，到了廟門，捱身而入。大家看的明白，口稱奇怪。張龍說：深夜之間，女子入廟，必非好事。天氣尚早，咱們何不到廟看看呢？馬漢說：半夜三更，無故敲打山門，見了僧人，怎麼說呢？王朝說道：不妨，就說貪趕路程口渴之甚，討杯茶喫，有何不可。公孫策道：既如此，就將馬匹行李，叫從人在樹林等候，省得僧人見了兵刃生疑。大家聞聽，齊說：有理，有理。於是大家下馬，叫從人在樹林看守。從人答應。五

位老爺邁步竟奔山門而來。到了廟門，趁着月光，看的明白，匾上大書鐵仙觀。公孫策道：那女子捱身而入，未聽見他插門，如何是關着呢？趙虎上前，掄起拳頭，在山門上就是噹噹的三拳，口中讓道：道爺開門來！口中嚷着，隨手又是三拳，險些兒把山門砸掉。只聽裏面道：是誰？是誰？半夜三更怎麼說！只聽嘩拉一聲，山門開處，見個道人。公孫策連忙上前施禮，道：道爺，多有驚動了。我們一行人貪趕路程，口渴舌乾，欲借寶刹歇息歇息，討杯茶吃，自有香資奉上，望祈方便。那道人聞聽，便道：等我稟明白了院長，再來相請。正說之間，只見走出一個濃眉大眼，膀闊腰粗，怪肉橫生的個道士來，說道：既是衆位要吃茶，何妨請進來。王朝等聞聽，一擁而入，來至大殿，只見燈燭輝煌。彼此遜坐。見道人凶惡非常，並且酒氣噴人，已知是不良之輩。張龍趙虎二人悄悄地出來，尋那女子。來至後面，並無踪跡。又到一後院，只見一口大鐘並無別物。行至鐘邊，只聽有人呻吟之聲。趙虎說：在這裏呢。張龍說：賢弟，你去掀鐘，我拉人。趙虎挽挽袖子，單手抓住鐘上鐵爪，用力向上一掀。張龍說：賢弟，喫住勁，不可鬆手！等我把我把住底口，往上一挺，就把鐘內之人露將出來。趙爺將手一鬆，仍將鐘扣在那邊。仔細看此人時，却不是女子，是個老者，綑做一堆，口內塞着棉花，急忙掏出，鬆了綑綁。那老者乾嘔做一團，定



了定神，方纔說：『噯！苦死我也！』張龍便問：『你是何人？因何被他們扣在鐘下？那老頭兒道：』小人名喚田忠，乃陳州人氏，只因龐太師之子安樂候龐昱奉旨前往賑濟，不想龐昱到了那里，並不放賑，在彼蓋造花園，搶掠民間女子。我主人田起元，主母金氏、玉仙因婆婆染病，割肉煎藥，老太太病好，主母上廟還願，不意被龐昱窺見，硬行搶去，又將我主人送縣監禁。老太太一聞此信時，生生唬死。是我將老主母埋葬已畢，想此事一家被害，非上京控告不可。因此貪趕路程，過了宿頭，於四更後投至此廟，原爲歇息。誰知道人見我行李沉重，欲害小人。正在動手之時，忽聽衆位爺們敲門，故將小人扣在鐘下，險些兒傷了性命。正在說話間，只見那邊有一道人探頭縮腦。趙四爺急忙趕上，兜的一腳，踢翻在地，將拳向面上一幌：『你嚷，我就是！』那賊道看見柳斗大的皮錘，那裏還有魂咧。趙四爺遂將他按住在鐘邊。不想這前邊凶道名喚蕭道智，在殿上張羅烹茶，不見了張趙二人，叫道：『人去請也不見回來，就知事有不妥，悄悄的退出殿來，到了自己屋內，將長衣脫去，手提一把明亮亮的撲刀，竟奔後院而來。恰入後門，就瞧見老者已放，趙虎按着道人，不由心頭火起，手舉撲刀撲了張龍。張爺手急眼快，斜刺裏就是一腿。道人將身躲過，一刀照定張龍面門削來。張龍手無寸鐵，全仗步法巧妙，』

身體靈便，一低頭將刀躲過，順手就是一掌。惡道惟恐是暗器，急待側身時，張爺下邊又是一掃堂腿。好惡道！金絲繞腕勢躲過，回手反背又是一刀。究竟有兵刃的氣壯，無傢伙的膽虛，張龍支持了幾個照面，看看不敵。正在危急之際，只見王朝馬漢二人見張龍受敵，王朝趕近前來，虛晃一掌，左腿飛起直奔脅下。惡道閃身時，馬漢後邊又是一拳打在背後。惡道往後一撲，急轉身，摔手就是一刀。虧得馬漢眼快歪身一閃，剛然躲過，惡道倒垂勢又奔了王朝而來。三個人赤着手，剛剛敵的住，就是防他的刀便了。王朝見惡道奔了自己，他便推月勢等刀臨切近，將身一撒。惡道把身使空，身往傍邊一閃，後面張龍照腰就是一腳。惡道覺得後面有人，趁着月影也不回頭，伏身將脚往後一登。張龍脚剛落地，恰被惡道在迎面骨上登了一腳，力大勢猛，身子站立不住，不由的鬧了個豆墩。趙虎在傍看見，連忙叫道：「三哥，你來擋住那個道人。」張龍連忙起來擋住道人。只見趙虎站起來，竟奔東角門前邊去了。張龍以爲四爺必是到樹林取兵刃去了。遲了不多時，却見趙虎從西角門進來。張龍想道：他取兵刃不能這麼快，他必是解了解手兒回來了，眼瞧着他，迎面撲了惡道，將左手一揚是個虛幌架式，右手對准面門一摔，口中說：「惡道，看我的法寶取你！」只見白撲撲一股稠雲打在惡道面上，登

時二目難睜，鼻口倒噎，連氣也喘不過來。馬漢又在小肚上儘力的一腳，惡道站立不住，咕咚栽倒在地，將刀扔在一邊。趙虎趕進步，一跪腿，用磕膝蓋按住胸膛，左手按膀背，將右袖從新向惡道臉上一路亂抖。原來趙虎繞到前殿，將香爐內香灰裝在袖內。俗語說的好，光棍眼內揉不下沙子去；何況是一爐香灰，惡道如何禁得起。四個人一齊動手，將兩個道人綑縛，預備送到祥符縣去。此係祥符地面之事，由縣解府，按劫掠殺命定案。四人復又搜尋，並無人烟。後又搜至傍院之中，却是菩薩殿三間，只見佛像身披紅袍。大家方明白，紅衣女子乃是菩薩現化；可見田忠有救，道人惡貫已滿，報應不爽。此時公孫策已將樹林內伴當叫來，拿獲道人，便派從人四名，將惡道交送至縣內。立刻祥符縣申報到府。大家帶了田忠，一同出廟，此時天已大亮，竟奔開封府而來。暫將四人寄在下處。公孫策進內參見包公，言訪查之事尚未確實。今有土龍崗王馬張趙四人投到，並鐵仙觀救了田忠，捉拿惡道交祥符縣，不日解到的話說了一遍。復又立起身來，說：「晚生還要訪查劉氏案去。」當下辭了包公，至茶房。此時藥箱招牌俱已送到。公孫策先生打扮停當，仍從角門去了。且說包公見公孫策去後，暗叫包興將田忠帶至書房，問他替主明冤一切情形，叫左右領至茶房居住，不可露面，恐走漏了風。

聲，龐府知道。又吩咐包興將四勇士暫在班房居住，俟有差聽用。且說公孫策離了衙門，復至七里村沿途暗訪。心下自思：我公孫策時乖運蹇，屢試不第，幸虧了然和尚一封書信薦至開封府，偏偏頭一天到來就遇見這一段公案，不知何日方能訪出。總是我的運氣不好，以致諸事不順。越思越想，心內越煩，不知不覺出了七里村。忽然想起，自己叫着自己說：公孫策，你好獸！你是作甚麼來了？就是這麼走着，有誰知你是醫生呢？既不知道你是醫生，你又焉能打聽出來事情呢！實實獸的可笑！原來公孫策只顧思索，忘了搖串鈴了。這時想起，連忙將鈴兒搖起，口中說道：有病早來治，莫要多延遲，養病如養虎，虎大傷人的，凡有疑難大症，管保手到病除。貧不計利，正在念誦，可巧那一邊一個老婆子喚道：先生，這裏來，這裏來。公孫策聞聽，向前問道：媽媽喚我麼？那婆子道：可不是。只因我媳婦身體有病，求先生醫治醫治。公孫策聞聽，說：既是如此，媽媽引路。那婆子引進柴扉，掀起了蒿子桿的簾子，將先生請進。看時，却是三間草房，一明兩暗。婆子又掀起西裏間單布簾子，請先生土坑上坐了。公孫策放了藥箱，倚了招牌，剛然坐下，只見婆子搬了個不帶背三條腿椅子在地下相陪。婆子便說道：我姓尤，丈夫早已去世。有個兒子名叫狗兒，在陳大戶陳應杰家做長工。只因我的兒媳婦得病，

有了半月了。他的精神短少，飲食懶進，還有點午後發燒；求先生看看脈，吃點藥兒。公孫策道：令媳現在那屋？婆子道：在東屋裏呢，待我告訴他。說着站起，往東屋裏去了。只說聽道：媳婦，我給你請個先生來，求他老看看，管保就好咧。只聽婦人道：母親不看也好。一來我沒有甚麼大病；二來家無錢鈔，何苦妄費錢文。婆子道：嚶啲！媳婦呵！你沒聽見先生說麼，貧不計利；再者養病如養虎，好孩子，請先生瞧瞧罷！你早些好了，也省得老娘懸心。我就是倚靠你了！我那兒子也不指望他了！說至此，婦人便道：母親請先生過來看看就是了。婆子聞聽，說還是我這孩子聽說好個孝順的媳婦！一邊說着，便來到西屋請公孫策。公孫策跟定婆子來至東間，與婦人診脈。原來醫生有望聞問切四條。但給右科看病，也不可一望，不過一目了然。又道：醫者易也，易者移也；故有移重就輕之法。假如給老年人看診脈息不好，必要安慰，說道：不要緊，立個方兒，喫與不喫均可。後至出來，方向本家說道：老人家脈息不好得很，趕緊預備後事罷。本家問道：先生，你爲何方纔不說？醫家道：我若不開導着說，上年紀的人聽說利害，痰向上一湧，那不登時交代了麼？此是移重就輕之法。閒言少敘。且說公孫策與婦人看病，雖是私訪，他素來原有實學，所有醫理，先生盡皆知曉。診完脈息，已知病源。站起身來，仍然來至西

間坐下，說道：我看令媳之脈，乃是雙脈。尤氏聞聽道：哎喲！何嘗不是他大約有四五個月沒見。公孫策又道：據我看來，病源因氣惱所致，鬱悶不舒，竟是個氣裏胎了。若不早治，恐入癆症，必須將病源說明，方好用藥。婆子聞聽，不由的吃驚。先生真是神仙！誰說不是氣惱上得的呢？待我細細告訴先生。只因我兒子在陳大戶家做長工，素日多虧大戶幫些銀錢。那一天，忽然我兒子拿了兩個元寶回來。說至此處，只聽東屋婦人道：此事不必說了。公孫策忙說道：用藥必須說明。我聽的確，下藥方能見效。婆子道：孩子，你養你的病。這怕甚麼？又說道：我見元寶，不免生疑，便問這元寶從何而來？我兒子說，只因大戶與七里村張有道之妻不大清楚。這一天，陳大戶到張家去了，可巧他男人撞見。因此大戶要害他男人，給我兒兩個元寶。說至此，東屋婦人又道：母親不消說了。此事如何說得！婆子道：兒呀！先生也不是外人，說明了好用藥。公孫策道：正是，正是。若不說明，藥斷不靈。婆子接說：交給我兒子兩個元寶，是叫他找甚麼東西的。原是我媳勸他不依，後來跪在地下央求。誰知我不肖的兒子，不但不聽，反將媳婦踢了幾腳，揣起元寶，賭氣走了未回。後來果然聽張有道死了。又聽見說接三的那日，晚上棺材裏連響了三陣，彷彿炸屍的一般，連和尚都嚇跑了。因此我媳婦更加憂悶。這便是

得病的原由。公孫策聽畢，提起筆來寫了一方，遞與婆子。婆子接來一看，道：「先生，我看別人方子有許多的字，怎麼先生的方兒只一行字呢？」公孫策答道：「藥用當而通神。我這方乃是獨門奇方。用紅棉一張，陰陽瓦焙了，無灰老酒沖服，最是安胎活血的。」婆子聞聽，記下。公孫策又道：「你兒子做成此事，難道大戶也無謝禮麼？」公孫策問及此層，他算定此案一明，尤狗兒必死，婆媳二人全無養贍，就勢要給他婆媳二人想出一個主意。這也是公孫策文人妙用。話已說明，且說婆子說道：「聽說他許給我兒子六畝地。先生道：這六畝地可有字樣麼？」婆子道：「那有字樣呢，還不定他給不給呢。」先生道：「這如何使得！給他辦此大事，若無字據，將來你如何養贍呢也罷，待我替你寫張字兒。儻若到官時，卽以此字和他要地。真是鄉裏人奸哄。當時婆子樂了個事不有餘，說多謝先生！只是沒有紙，可怎麼好呢？」公孫策道：「不妨，我這裏有紙。打開藥箱，拿出一大張紙來，立刻寫就。假畫了中保，押了個花押，交給婆子。婆子深深謝了。先生背起藥箱，拿了招牌，起身便走。婆子道：有勞先生！又無謝禮，連杯茶也沒吃，叫婆子好過意不去。」公孫策道：「好說，好說。出了柴扉，此時精神百倍，快樂非常。原是屢試不第，如今彷彿金榜標了名的似的。連乏帶餓全忘了，兩脚如飛，竟奔開封府而來。這正是心歡訪得稀奇事，意快聽

來確實音。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回 斷奇冤奏參封學士 造御刑查賬赴陳州

且說公孫策回到開封府，仍從角門悄悄而入，來至茶房，放下藥箱招牌，找着包興，回了包公。立刻請見公孫策，見禮已畢，便將密訪的情由，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細細述了一遍。包公聞聽歡喜，暗暗信此人果有才學，實在難爲他訪查此事。便叫包興與公孫策更衣，預備酒飯，請先生歇息。又叫李才將外班傳進，立刻出籤拿尤狗兒到案。外班答應去不多時，前來回說：尤狗兒帶到老爺點鼓升堂，叫帶尤狗兒上堂跪倒。包公問道：你就是尤狗兒麼？回道：老爺，小人叫驢子。包公一聲喝：哇！你明是狗兒，你爲何叫驢子呢？狗兒回道：老爺，小人原叫狗兒來着，只因他們說狗的個兒小，改叫驢子，豈不大些兒呢？因此就改了叫驢子。老爺若不愛叫驢子，還叫狗兒就是了。兩傍喝道：少說！少說！包公叫道：狗兒，應道：有。只因張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臺前，說你與陳大戶主僕定計，將他謀死。但此事皆是陳大戶要圖謀張有道的妻子劉氏，你不過是上人差遣，概不由己，雖然受了兩個元寶也是小事。你可要從實招來，自有本府與你作主，出脫你的罪名便了。你不必忙，慢慢的講來。狗兒聽見冤魂告狀，不由的心中害怕，後又見老



爺和顏悅色的說出脫他的罪名，與他作主，放了心。卽向上叩頭，道：老爺旣施天恩，與小人作主。小人只得實說。因小人當家的與張有道的女人有交情，可合張有道沒有交情。那一天被張有道撞見了，他跑回來就病了，總想念劉氏。他又不肯去。因此想出一個法子來，須得將張有道害了，他或上劉氏家去，或將劉氏娶到家裏來，方纔遂心。故此將小人叫到跟前。我託付你一宗事情。我說當家的，有甚麼事呢？他說：這宗事情不容易，你須用心搜尋纔有。我就問：找甚麼呢？他說：這宗東西出在那裏呢？他說：須在墳裏找。總要尸兒，尾巴上發亮，有蠖蟲大小。我就問：這宗東西出在那裏呢？他說：須在墳裏找。總要尸首肉多化了，獨有腦子未乾，纔有這蟲兒。小人一聽，就爲了難了，說：這可怎麼找法呢？他見小人爲難，他便給小人兩個元寶，叫小人且自拿著。事成之後，我給你六畝田。不論日子總要找了來。白日也不做活，養着精神，夜裏好找。可是老爺說的，上人差遣，概不由己；又說受人之託，當終人之事。因此小人每夜出去刨墳，刨到第十七個，好容易得了此蟲，曬成乾，研了末，或茶或飯灑上，必是心疼而死，並無傷痕。惟有眉攢中間有小小紅點，便是此毒。後來聽見張有道死了，大約就是這東西害的。求老爺與小人作主。包公聽罷此話，大約無甚麼虛假，書吏將供單呈上，包公看了，拿下去，叫狗兒畫了

招立刻出籤，將陳應杰拿來。老爺又吩咐狗兒道：少時陳大戶到案，你可要當面對質。老爺好與你作主。狗兒應允。包公點頭，吩咐帶下去。只見差人當堂跪倒，稟道：陳應杰拿到。包公又吩咐，傳劉氏並尤氏婆媳，先將陳大戶帶上堂來。當堂去了刑具。包公問道：陳應杰，爲何謀死張有道？從實招來。陳大戶聞聽，嚇得驚疑不止，連忙說道：並無此事呀！青天老爺！包公將驚堂木一拍，道：你這大胆的奴才！在本府堂前還敢支吾麼？左右帶狗兒，立刻將狗兒帶上堂來，與陳應杰當面對質。大戶只嚇得抖衣而戰，半晌，方說道：小人與劉氏通姦實情，並無謀死有道之事。這都是狗兒一片虛詞，老爺千萬莫信。包公大怒，吩咐看大刑伺候。左右一聲喊，將三木往堂上一擡，把陳大戶嚇的胆裂魂飛，連忙說道：願招，願招。便將狗兒找尋尸龜悄悄交與劉氏，叫或茶或飯灑上，立刻心疼而死，並無一點傷痕，連血跡也無有。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包公看了供單，叫他畫了招。只見差役稟道：劉氏與尤氏婆媳俱各傳到。包公吩咐先帶劉氏。只見劉氏仍是洋洋得意，上得堂來，一眼瞧見陳大戶，不覺朱顏更變，形色張皇，免不得向上跪倒。包公却不問他，便叫陳大戶與婦人當面對質。陳大戶對着劉氏哭道：你我幹此事，以爲機密，再也無人知道。誰知張有道冤魂告到老爺台前，事已敗露，不能不招。我已經畫

招你也畫了罷，免得皮肉受苦。婦人聞聽，罵了一聲冤家！想不到你今如此膿包，沒能爲你今既招承，我又如何推託呢？只得向上叩首道：謀死親夫張有道情實，再無別詞。就是張致仁調戲一節，也是誣賴他的。包公也叫畫了手印。又將尤氏婆媳帶上堂來。婆子哭訴前情，並言毫無養贍。只因陳大戶曾許過幾畝地，婆子恐他誣賴，託人寫了一張字兒說着話，從袖中將字兒拿出呈上。包公一看，認得是公孫策的筆跡，心中暗笑道：說不得這可要訛陳大戶了。便向陳大戶道：你許給他地畝，怎不撥給他呢？陳大戶無可奈何，並且當初原有此言，只得應許撥給幾畝田與尤氏婆媳。包公便飭發該縣辦理。包公又問陳大戶道：你這尸龜的方子，是如何知道的？陳大戶回道：是我家教書的先生說的。包公立刻將此先生傳來，問他如何知道的？爲何教他這法子？先生費士奇回道：小人素來學習些醫學，因知藥性，或於完了功課之時，或刮風下雨之日，不時合東人談談論論。因提及此藥不可亂用，其中有六脈八反，乃是最毒之物，纔提到尸龜，小人是無心閒談，誰知東家却是有心記憶，故此生出事來。求老爺詳察。包公點頭道：此語雖是你無心說來，只是不當對匪人言論此事，亦當薄瀆有罪，以爲妄談之戒。卽行辦理文書，將他遞解還鄉。劉氏定了凌遲，陳大戶定了斬立決，狗兒定了絞監。

候原告張致仁無事。包公退了堂，來至書房，卽打了摺底，叫公孫策、騰清、公孫策剛然寫完，包興進來，手中另持一紙，向公孫策道：「老爺說咧，叫把這個騰清夾在摺內，明早隨着摺子一同具奏。」先生接過一看，不覺目瞪口呆，半晌方說道：「就照此樣寫麼？」包興道：「老爺親自寫的，叫先生謄清，焉有不照樣寫的理呢？」公孫策點頭說：「放下，我寫就是了。」心中好不自在。原來這個夾片是爲陳州放糧，不該信用椒房寵信之人，直說聖上用人不當，一味頂撞言語。公孫策焉有不耽驚之理呢？寫只管寫了，明日若遞上去，恐怕是辭官表一道。總是我公孫策時運不順，偏偏遇的都是這些事，只好明日聽信兒再爲打算罷。至次日五鼓，包公上朝。此日正是老公公陳件件接摺子，遞上多時，就召見包公。原來聖上見了包公摺子，初時龍心甚爲不悅。後來轉又一想，此乃直言敢陳，正是忠心爲國，故而轉怒爲喜，立刻召見包公。奏對之下，明係陳州放賑恐有情弊，因此聖上加封包公爲龍圖閣大學士，仍兼開封府事務，前往陳州稽察放賑之事，並統理民情。包公並不謝恩，跪奏道：「臣無權柄，不能服衆，難以奉詔。」聖上因此又賞了御札三道。包公謝恩，領旨出朝。且說公孫策自包公入朝後，他便提心弔胆，坐立不安，滿心要打點行李起身，又恐謠言惑衆，只得忍耐。忽聽一片聲喊，以爲事體不妥。正在驚惶

之際，只見包興先自進來告訴，老爺聖上加封龍圖閣大學士，派往陳州查賑。公孫策聞聽，這一樂真是喜出望外。包興道：「特派我前來與先生商議，打發報喜人等，不准他們在此嘈雜。」公孫策歡歡喜喜，與包興斟酌妥協，賞了報喜的去後，不多時，包公下朝。大家叩喜。包公便對公孫策道：「聖上賜我御札三道，先生不可大意。你須替我仔細參詳，莫要辜負聖恩。」說罷，包公進內去了。這句話不把公孫策打了個悶葫蘆，回至自己屋內，千思萬想，猛然省悟，說是了！這是逐客之法。欲要不用我，又賴不過了。然的情面，故用這樣難題目，我何不如此如此鬼混一番？一來顯顯我胸中的抱負，二來也看看包公胆量。左右是散夥罷咧！於是研墨蘸筆，先度量了尺寸，注寫明白。後又寫了做法，並分上中下三品，龍虎狗的式樣，他用筆畫成三把鋤刀。故意訕以札字做鋤字，看包公有何話說。畫畢，來至書房。包興回明了包公，請進公孫策將畫單呈上，以爲包公必然大怒。彼此一拱手就完了；誰知包公不但不怒，將單一一看明，不由春風滿面，口中急急稱贊：「先生真天才也！立刻叫包興傳喚木匠，就煩先生指點，務必連夜盪出樣子來，明早還要恭呈御覽。」公孫策聽了此話，楞柯柯的連話也說不出來。此時就要說這是我畫着頑的，也改不過口來了。又見包公連催外班快傳匠役。公孫策見真要辦理

此事只得退出，從新將單子細細的搜求，又添上如何包銅葉子，如何釘金釘子，如何安鬼王頭，又添上許多樣色。不多時，匠役人等來到。公孫策先叫看了樣子，然後叫他做法。衆人不知有何用處，只得按着吩咐的樣子盪起。一個個手忙腳亂，正正鬧了一夜，方才盪得包公臨上朝時，俱各看了，吩咐用黃箱盛上，抬至朝中，預備御覽。包公坐轎來至朝中，三呼已畢，出班奏道：臣拯昨蒙聖恩賜臣御札三道，臣謹遵旨，擬得式樣，不敢擅用，謹呈御覽。說着話，黃箱已然抬到，擺在丹墀。聖上閃目觀瞧，原來是三口鋤刀的樣子，分龍虎狗三品。包公又奏：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級行法。聖上早已明白包公用意，是借札字之音改作鋤字，做成三口鋤刀，以爲鎮嚇外官之用，不覺龍顏大喜，稱羨包公奇才巧思，立刻准了所奏，不必定日請訓，俟御刑造成急速起身。包公謝恩，出朝上轎。剛到街市之上，見有父老十名一齊跪倒，手持呈詞。包公在轎內看的分明，將脚一踩轎底，這是暗號，登時轎夫止步打杵。包公連忙將轎簾微掀，將呈子遞進。不多時，包公吩咐掀起轎簾，包公連忙將轎簾掀起。只見包公嚙嚙將呈子撕了個粉碎，擲於地下，口中說道：這些刁民，焉有此事？叫地方將他們押出城外，惟恐在城內滋生是非。說罷，起轎竟自去了。這些父老哭哭啼啼，報報怨怨，說道：我們不辭辛苦，奔至京

師，指望伸冤報恨，誰知這位老爺也是怕權勢的，真是聞名不如見面，我等冤枉再也無處訴了。說罷，又大哭起來。旁邊地方催促道：「走罷，別叫我們受熱。」大小是個差使，哭也無益，何處沒有屈死的呢？衆人聞聽，只得跟隨地方出城。剛到城外，只見一騎馬飛奔前來，告訴地方道：「送他們出城，你就不必管了。回去罷！地方連忙答應，抽身便回去了。來人却是包興，跟定父老，至無人處，方告訴他們道：「老爺不是不准呈子，因市街上耳目過多，走漏風聲，反爲不美。老爺吩咐叫你們俱不可散去，且找幽僻之處藏身，暗暗打聽老爺多攢起身時，叫你們一同隨去。如今先叫兩個有年紀的，悄悄跟我進城，到衙門，有話問呢。衆人聞聽，俱各歡喜。其中單叫兩個父老，遠遠跟定包興，到了開封府。包興進去回明，方將兩個父老帶至書房。包公又細細問了一遍，原來是十三家，其中有收監的，有不能來的。包公吩咐他們在外不可聲張，俟我起身時一同隨行便了。二老者叩頭謝了，仍然出城去了。且說包公自奏明御刑之後，便吩咐公孫策督工監造，務要威嚴赫耀，務要純厚結實；便派王馬張趙四勇士服侍御刑，王朝掌刀，馬漢捲席，捆人，張龍趙虎抬人入鋤。公孫策每日除監造之外，便與四勇士服侍御刑，操演規矩，定了章程理法，不可紊亂。不數日光景，御刑打造已成。包公具摺請訓，便有無數官

員前來餞行。包公將御刑供奉堂上，只等衆官員到齊，同至公堂之上，驗看御刑。衆人以爲新奇，正要看看是何制度。不多時俱到公堂，只見三口御劍上面俱有黃龍袂套，四位勇士雄糾糾，氣昂昂，上前抖出黃套，露出刑外之刑，法外之法，真是光閃閃令人毛髮皆豎，冷颼颼使人心胆俱寒。正大君子看了，尚可支持，奸邪小人見了，魂魄應飛，真算從古至今未有之刑也！衆人看畢，也有稱讚的，也有說奇的，就是暗說過苛的，並有暗說多事的；紛紛議論不一。大家只得告別，包公送至儀門，回歸後面。所有內外執事人等忙忙亂亂，打點起身。包公又暗暗吩咐，叫田忠跟隨公孫策同行。到了起行之日，有許多同僚在十里長亭送別，亦不細表。沿途上叫告狀的父老也暗暗跟隨。這日包公走至三星鎮，見地面肅靜，暗暗想道：地方官制度有方。正自犯想，忽聽喊冤之聲，却不見人。包興早已下馬，順着音聲找去，原來在路旁空柳樹裏。及至露出身來，却又是個婦人，頭頂呈詞，雙膝跪倒。包興忙接過呈子，此時轎已打杵上前，將狀子遞入轎內。包公看畢，對那婦人道：「你這呈子上言家中無人，此呈却是何人所寫？」婦人答道：「從小熟讀詩書，父兄皆是舉貢，嫁得丈夫也是秀才，筆墨常不釋手。包公將轎內隨行紙墨筆硯，叫包興遞與婦人另寫一張，只見不加思索，援筆立就，呈上。」包公接過一看，連



連點頭道：那婦人，你且先行回去聽傳。待本閣到了公館，必與你審問此事。那婦人磕了一個頭，說：多謝青天大人！當下包公起轎，直投公館去了。未識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回 買猪首書生遭橫禍 扮花子勇士獲賊人

且說包公在三星鎮接了婦人的呈子。原來那婦人娘家姓文，嫁與韓門爲妻。自從丈夫去世，膝下只生一子，名喚瑞龍，年方一十六歲，在白家堡租房三間居住。韓文氏做些針指，訓教兒子讀書。子在東間讀書，母在西間做活。娘兒兩個將就度日，並無僕婦下人。一日晚間，韓瑞龍在燈下念書，猛回頭見西間簾子一動，有人進入西間，是蔥綠衣衿大紅朱履，連忙立起身趕入西間，見他母親正在燈下做活。見瑞龍進來，便問道：吾兒，晚上功課完了麼？瑞龍道：孩兒偶然想起個典故，一時忘懷，故此進來找書查看。查看一壁說着，奔了書箱。雖則找書，却暗暗留神，並不見有甚麼，只得拿一本書出來，好生納悶；又怕有賊藏在暗處，又不敢聲張，恐怕母親害怕，一夜也未合眼。到了次日晚間讀書，到了初更之後，一時恍惚，又見西間簾子一動，仍是見朱履綠衫之人進入屋內。韓生連忙趕至屋中，口叫母親。只這一聲，倒把個韓文氏嚇了一跳，說道：你不念書，爲何大驚小怪的？韓生見問，一時不能答對，只得實訴道：孩兒方才見有一人進來，

及至趕入屋內，却不見了。昨晚也是如此。韓文氏聞聽，不覺詫異。倘有歹人窩藏，這還了得！我兒持燈照看，照看便了。韓生接過燈來，在牀下一照，說：母親，這牀下土爲何高起許多呢？韓文氏連忙看時，果是浮土，便道：且把床挪開細看。娘兒兩個抬起牀來，將浮土略略扒開，卻露出一只箱子。不覺心中一動，連忙找了鐵器將箱蓋撬開。不看則可；只因一看，便是時衰鬼弄人了。韓生見裏面滿滿一箱子黃白之物，不由的滿心歡喜，說道：母親，原來是一箱子金銀，敢則是財來找人。文氏聞聽，喝道：胡說！焉有此事？總然是財，也是無義之財，不可混動。無奈韓生年幼之人，見了許多金銀，如何割捨得下；又因母子很窘，便對文氏道：母親，自古掘土得金的不可枚舉。況此物非是私行竊取的，又不是別人遺失檢了來的，何以謂之不義呢？這必是上天憐我母子孤苦，故而纔有此財發現。望乞母親詳察。文氏聽了，也覺有理，便道：既如此，明早買些三牲祭禮，謝過神明之後，再做道理。韓生聞聽母親應允，不勝歡喜，便將浮土仍然掩上，又將木牀暫且安好。母子各自安寢。韓生那裏睡得着，翻來覆去，胡思亂想，好容易心血來潮，入了夢鄉，總是惦念此事。猛然驚醒，見天發亮，急忙起來，稟明母親，前去買辦三牲祭禮。誰知出了門一看，只見月明如晝，天氣尙早，只得慢慢行走。來至鄭屠舖前，見裏面却

有燈光連忙敲門，要買豬頭，忽然燈光不見了，半晌毫無人應，只得轉身回來。剛走了幾步，只聽鄭屠門響，回頭看時，見燈光復亮，又聽鄭屠道：「誰買豬頭？」韓生應道：「是我。」賒個豬頭，鄭屠道：「原來是韓相公。」既要豬頭，爲何不拿個傢伙來？韓生道：「出門忙了，就忘了。」奈何？鄭屠道：「不妨，拿一塊墊布包了，明日再送來罷。」因此用布墊包好，交付韓生。韓生兩手捧定，走不多時，便覺乏了，暫且放下歇息，然後又走。迎面恰遇巡更人來，見韓生兩手捧定帶血布包，又累的氣喘吁吁，未免生疑，便問：「是何物件？」韓生答道：「是豬頭。」說話氣喘，字兒不真。巡更人更覺疑心。一人說話，一人灣腰，打開布包驗看，明月之下，又有燈光照的真切，只見裏面是一顆血淋淋髮髻蓬鬆女子人頭。韓生一見，只嚇的魂飛魄散。巡更人不容分說，即將韓生解至鄴縣，俟天亮稟報。縣官見是人命，立刻升堂，帶上韓生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便問道：「你叫何名？因何殺死人命？」韓生哭道：「小人叫韓瑞龍，到鄭屠鋪內買豬首，忘拿傢伙，是鄭屠用布包好遞與小人。後遇巡更之人追問，打開看時，不想是顆人頭，說罷，痛哭不止。縣官聞聽，立刻出籤拿鄭屠到案。誰知鄭屠拿不到，不但不應，他便說連買豬頭之事也是沒有的。又問他：「墊布不是你的麼？」他又說：「墊布是三日前韓生借去的，不想他包了人頭，移禍於小人。可憐年幼的書生如

何敵得過這很心屠戶。幸虧官府明白，見韓生不像行凶之輩，不肯加刑，連屠戶暫且收監，設法再問。不想韓文氏在三星鎮遞了呈詞。包公准狀，及至來到公館，縣尹已然迎接，在外伺候。包公略爲息歇，喫茶，便請縣尹相見，卽問韓瑞龍之案。縣官答道：此案尙在審訊，未能結案。包公吩咐，將此案人證俱各帶至公館聽審。少刻，帶到包公升堂入座。先帶韓瑞龍上堂，見他滿面淚痕，戰戰兢兢，跪倒堂下。包公叫道：韓瑞龍，因何謀殺人命，訴上來。韓生淚漣漣道：只因小人在鄭屠鋪內買豬頭，忘帶傢伙，是他用墊布包好遞給小人。不想鬧出這場官司。包公道：住了。你買豬頭，遇見巡更之人，是什麼時候？韓生道：天尙未亮。包公道：天未亮，你就去買豬頭，何用講！韓生到了此時，不能不說，便一五一十回明堂前，放聲大哭，求大人超生草命。包公暗暗點頭道：這小孩子家貧貪財心勝，看此光景，必無謀殺人命之事。吩咐帶下去，便對縣官道：貴縣可帶人役到韓瑞龍家相驗板箱，務要搜查明白。縣官答應，出了公館，乘馬帶了人役去了。這裏包公又將鄭屠提出，帶上堂來。見他凶眉惡眼，知是不良之輩，問他時與前供相同。包公大怒，打了他二十嘴巴，又責了三十木板。好惡賊，一言不發，真會挺刑。吩咐帶下去。只見縣官回來，上堂稟道：卑職奉命前去韓瑞龍家驗看板箱，打開看時裏面雖是金銀，

却是冥資紙錠，又往下搜尋，誰知有一無頭死屍，却是男子。包公問道：可驗明是何物之傷？一句是把個縣尹問了個怔，只得稟道：卑職見是無頭之屍，未及驗看，是何物所傷。包公嘆道：既去查驗，爲何不驗看明白？縣尹連忙道：卑職粗心，粗心。包公吩咐：下去！縣尹連忙退出，唬了一身冷汗，暗自說：好一位利害欽差大人，以後諸事小心便了。再說包公吩咐再將韓瑞龍帶上來，便問道：韓瑞龍，你住的房屋是祖積，還是自己蓋造的呢？韓生回道：俱不是，乃是租賃居住的，並且住了不久。包公又問：先前的何人居住？韓生道：小人不知。包公聽罷，叫將韓生並鄭屠寄監。老爺退堂，心中好生憂悶，叫人請公孫先生來，彼此參詳此事。一個女子頭，一個男子身，這便如何處治？公孫先生又要暗訪。包公搖頭道：得意不宜再往。待我細細思索便了。公孫退出，與王馬張趙大家參詳此事，俱各無有定見。公孫先生自回下處。四爺趙虎便對三位哥哥言道：你我投至開封府，並無寸進之功。如今遇了爲難之事，理應替老爺分憂，待小弟私訪一番。三人聽了，不覺大笑，說：四弟，此乃機密細事，豈是你粗魯之人幹得的？千萬莫要留個話柄！說罷，復又大笑。四爺臉上有些下不來，搭搭訕訕的回到自己屋內，沒好謗氣的，倒是跟四爺從人有機變，向前悄悄對四爺到耳邊說：小人倒有個主意。四爺說：你有甚麼

主意從人道：他們三位不是笑話你老嗎？你老倒要賭賭氣，偏去私訪，看是如何。然而必須巧粧打扮，叫人認不出來，那時若是訪着了，固然是你老的功勞，就是訪不着，悄悄兒回來，也無人知覺，也不至於丟人。你老想好不好？愣爺聞聽大喜，說道：好小子！好主意！你就替我辦理。從人連忙去了，半晌，回來道：四爺，爲你老這宗事，好不費事呢。好容易纔找了來了。花了十六兩五錢銀子。四爺說：什麼多少，只要辦的事情妥當就是了。從人說：管保妥當。咱們找個避靜的地方，小人就把你老打扮起來，好不好？四爺聞聽，滿心歡喜，跟著從人出了公館，來至靜處，打開包袱，叫四爺脫了衣衿，包袱內裏面却是鍋烟子，把四爺臉上一抹，身上手上俱各花花答答的抹了，然後拿出一頂半零不落的開花兒的帽子，與四爺戴上，又拿上一件滴零搭拉的破衣，與四爺穿上，又叫四爺脫了袴子鞋襪，又拿條少腰沒腿的破褲，又兒與四爺穿上，腿上給四爺貼了兩個膏藥，睡了幾口吐沫，抹了些花紅柳綠的，算是流的膿血，又有沒腳跟的樅板鞋，叫四爺拖拉上，餘外有個黃磁瓦罐，一根打狗棒，叫四爺拿定。登時把四爺打扮了個花鋪蓋相似。這一身行頭別說十六兩五錢銀子，連三十六個錢誰也不要。他只因四爺大秤分金，扒堆使銀子，那裏管他多少，況且又爲的是官差私訪，銀子上更不打算盤。

了。臨去時，從人說：小人於起更時，仍在此地等候你老。四爺答應，左手提罐，右手執棒，竟奔前村而去。走着走着，覺得腳指扎的生痛。來到小廟前石上坐下，將鞋拿起一看，原來是鞋底的釘子透了。掄起鞋來，在石上拍搭拍搭緊摔，好容易將釘子摔下去；不想驚動了廟內的和尚，只當有人敲門，及至開門一看，是個叫花子在那裏摔鞋。四爺抬頭一看，猛然問和尚：你可知女子之身，男子之頭，在於何處？和尚聞聽道：原來是瘋子。並不答言，關了山門進去了。四爺忽然省悟，自己笑道：我原來是私訪，爲何順口開河？好不是東西！快些走罷。自己又想到：既扮做花子，應當叫花纔是。這個我可沒有學過，說不得到那裏說那裏，胡亂叫兩聲便了。便道：可憐我一碗半碗，燒的黃的都好！先前還高興，以爲我私訪到後來，見無人理他，自想道：似此如何打聽得事出來；未免心中着急。又見日色西斜，看看天黑了。幸喜是月望之後，天氣雖然黑了，東方却早一輪明月。走至前村，也是事有湊巧，只見一家後牆有個人影往裏一跳。四爺心中一動，暗說：纔黑如何便有偷兒？不要管他，我也跟進去瞧瞧。那個要飯的有良心呢，非偷卽摸。若有良心，也不要飯了。想罷，放下瓦罐，丟了木棒，摔了破鞋，光着腳丫子，一伏身往上一蹠。蹠上牆頭，看牆頭有柴火垛一堆，就從柴垛順溜下去。留神一看，見有一人爬伏

在那裏。愣爺便上前伸手按住。只聽那人哎喲了一聲。四爺說：你嚷，我就捏死你。那人道：我不嚷！我不嚷！求爺饒命。四爺道：你叫什麼名字？偷的什麼包袱？放在那裏？快說！只聽那人道：我叫葉阡兒。家有八十歲的老母無養贍。我是頭次幹這營生呀！爺爺！四爺說：你真沒偷甚麼？一面問，一面搜查細看，只見地下露着白絹條兒。四爺一拉，土却是鬆的，越拉越長，猛力一抖，見是一雙小小金蓮；復又將腿攥住，儘力一掀，原來是一個無頭的女尸。四爺一見道：好呀！你殺了人，還對我鬧這個腔兒呢。實對你說，我非別個，乃開封府包大人閣下趙虎的便是。因爲此事，特來暗暗私訪。葉阡兒聞聽，只嚇得胆裂魂飛，口中哀告道：趙爺，趙爺！小人做賊情實，並沒有殺人。四爺道：誰管你！且網上再說。就拿白絹條子網上，又恐他嚷，又將白絹條子撕下一塊，將他口內塞滿，方才說：小子好好在這裏。老爺去去就來。四爺順着柴垛，跳出牆外，也不顧瓦罐木棒與那破鞋，光着脚奔走如飛，直向公館而來。此時天交初鼓，只見從人正在那裏等候，瞧着像四爺，却聽見腳底下呱呱咕咕的山響，連忙趕上去說：事體如何？四爺說：小子好興頭，得很！說着話，就往公館飛跑。從人看此光景，必是鬧出來了，一壁也就隨着跟來。誰知公館之內，因欽差在此各處俱有人把門，甚是嚴整。忽然見個花子從外面跑進，連忙



上前攔阻，說道：「你這人好生撒野，這是甚麼地方！話未說完，四爺將手向左右一分，一個個一溜歪斜，幾乎栽倒。四爺已然進去。衆人纔待再嚷，只見四爺從人進來，說道：「別嚷，那是我們四老爺。衆人聞聽，各皆發怔，不知甚麼緣故。這位四爺跑到裏面，恰遇包興，一伸手拉住，說來得甚好，把個包興嚇了一跳，連忙問道：「你是誰？後面從人趕到，說是我們四爺。」包興在黑暗中看不明白，只聽趙虎說：「你替我回稟回稟大人，就說趙虎求見。」包興方纔聽出聲音來，哎喲！我的四爺，你嚇殺我咧！一同來至燈下，一看四爺好模樣兒，真是難畫難描，不由好笑。四爺着急道：「你先別笑，快回老爺！你就說我有要緊事求見。」快着！快着！包興見他這般光景，必是有甚麼事，連忙帶著趙爺到了包公門首。包興進內回稟，包公立刻叫進來，見了趙虎這個樣子，也覺好笑。便問：「有什麼事？」趙虎便將如何私訪，如何遇著葉旡兒，如何見了無頭女屍之話，從頭至尾細述了一回。包公正因此事沒有頭緒，今聞此言，不覺滿心歡喜。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審葉旡兒包公斷案 遇楊婆子俠客揮金

且說包公聽趙虎拿住葉旡兒，立刻派差頭四名，着兩個看守尸首，派兩人急將葉旡兒押來。吩咐去後，方叫趙虎後面更衣，又極力誇說他一番。趙虎洋洋得意，退出門來。

從人將淨面水衣服等，俱各預備妥協。四爺進了門，就賞了從人十兩銀子，說好小子！虧得你的主意，老爺方能立此功勞。愣爺好生歡喜，慢慢的梳洗，安歇安歇。且言差頭去不多時，將葉仄兒帶到，仍是捆着。大人立刻升堂，帶上葉仄兒，當面鬆綁。包公問道：你叫何名？爲何無故殺人？講來。葉仄兒回道：小人名叫葉仄兒，家有老母，只因窮苦難當，方纔作賊。不想頭一次就被人拿住，望求老爺饒命。包公道：你作賊已屬不法，爲何又去殺人呢？葉仄兒道：小人作賊是實，並未殺人。包公將驚堂木一拍，好個刁惡奴才！束手問你，斷不肯招。左右，拉下去，打二十大板。只這二十下子，把個葉仄兒打了個橫迸，不由着急道：我葉仄兒怎麼這們時運不順，上次是那麼着，這次又這麼着，真是冤枉冤哉！包公聞聽話裏有話，便問道：上次是那麼着？快講。葉仄兒自知失言，便不言語。包公見他不語，吩咐掌嘴，着實的打。葉仄兒着急道：老爺不要動怒。我說！我說！只因白家堡有個白員外，名叫白熊。他的生日之時，小人便去張羅，爲的是討好兒。事完之後，得些賞錢，或得點子吃食。誰知他家管家白安比員外更加小氣刻薄，事完之後不但沒有賞錢，連雜會菜也沒給我一點。因此小人一氣，晚上就偷他去了。包公道：你方纔言道是頭次作賊，如今是第二次了。葉仄兒回道：偷白員外是頭一次。包公道：偷了怎

廡講葉阡兒道：他家道路是小人認得的，就從大門溜進去，竟奔東屋內隱藏。這東廂房便是員外的妾名玉蕊住的。小人知道他的箱櫃東西多呢。正在隱藏之時，只聽得有人彈榻扇響，只見玉蕊開門，進來一人，又把榻扇關上。小人在暗處一看，却是主管白安。見他二人笑嘻嘻的進了帳子。不多時，小人等他二人睡了，便悄悄的開了櫃子，一摸摸着木匣子，甚是沉重，便攜出，越牆回家。見上面有鎖，傍邊挂着鑰匙，小人樂的了不得。及至打開一看，罷咧！誰知裏面是個人頭。這次又遇着這個死尸。故此小人說，上次是那們着，這次是這們着，這不是小人時運不順麼？包公便問道：匣內人頭是男是女？講來。葉阡兒回道：是個男頭。包公道：你將此頭是埋了，還是報了官了呢？葉阡兒道：也沒有埋，也沒有報官。包公道：既沒埋，又沒報官，你將這人頭丟在何處了呢？講來。葉阡兒道：只因小人村內有個邱老頭子，名叫邱鳳，因小人偷他的倭瓜被他拿住。包公道：偷倭瓜，這是第三次了！葉阡兒道：偷倭瓜纔是頭一次呢。這邱老頭子恨急了，將井繩澆水，將小人打了個扁飽，纔把小人放了；因此懷恨在心，將人頭擲在他家了。包公便立刻出籤兩枝，差役四名，二人拿白安，二人拿邱鳳，俱於明日聽審。將葉阡兒擄下去寄監。至次日，包公正在梳洗，尙未升堂，只見看守女尸差人回來一名，稟道：小人

昨晚奉命看守女尸，至今早查看，誰知這院子正是鄭屠的後院，前門封鎖。故此轉來稟報。包公聞聽，心內明白，吩咐知道了。那人仍然回去。包公立刻升堂，先帶鄭屠問道：你這該死的奴才！自己殺害人命，還要脫累他人。你既不知女子之頭，如何你家後院埋着女子之屍。從實招來。講兩傍威喝，快說！快說！鄭屠以爲女子之尸，必是老爺派人到他鋪中搜出來的。一時驚的木塑相似，半晌說道：小人願招。只因那天五鼓起來，剛要宰豬，聽見有人叩門求救。小人連忙開門放入。又聽得外面有追趕之聲，口中說道：既然沒有，明早細細搜查。大約必是在那裏窩藏下了。說着話，仍歸舊路回去了。小人等人靜後，方纔點燈一看，却是個年幼女子。小人問他，因何夤夜逃出。他說名叫錦娘。只因身遭拐騙，賣入烟花，我是良家女子，不肯依從。後來有蔣太守之子，倚仗豪勢，多許金帛，要買我爲妾；我便假意殷勤，遞酒獻媚，將太守之子灌得大醉，得便逃脫出來。小人見他美貌，又是滿頭珠翠，不覺邪心頓起。誰知女子嚷叫不從。小人順手提刀，原是威嚇他，不想刀纔到脖子上，頭就掉了。小人見他已死，只得將外面衣服剝下，將屍埋在後院。回來正拔頭上簪環，忽聽有人叫門，買豬頭。小人連忙把燈吹滅了。後來一想，我何不將人頭包了，叫他替我拋了呢。總是小人糊塗惶恐，也是冤魂纏繞，不知不

覺就將人頭用墊布包好，從新點上燈，開開門，將買豬頭的叫回來，就是韓相公。可巧沒拿傢伙，因此將布包的人頭遞與他，他就走了。及至他走後，小人又後悔起來。此事如何叫人擲的呢？必要鬧出事來。復又一想，他若替我擲了，也就沒事。儻若鬧出事來，總給他個不應就是了。不想老爺明斷，竟把個屍首搜出來了。可憐小人殺了會子人，所有的衣服等物動也沒動，就犯了事了。小人冤枉包公，見他俱各招認，便叫他畫招。剛然帶下去，只見差人稟道：邱鳳拿到包公吩咐帶上來。問他何故私埋人頭？邱老兒不敢隱瞞，只得說：那夜聽見外面咕咚一響，怕是歹人偷盜，連忙出屋看時，見是個人頭，不由害怕，因叫長工劉三拿去掩埋。誰知劉三不肯，合小人要一百兩銀子。小人無奈，給了他五十兩銀子，他纔肯埋了。包公道：埋在何處？邱老說：問劉三便知分曉。包公又問：劉三在何處？邱老兒說：現在小人家內。包公立刻吩咐縣尹帶領差役，押着邱老，找着劉三，即將人頭刨來。剛然去後，又有差役回來稟道：白安拿到，立刻帶上堂來。見他身穿華服，美貌少年。包公問道：你就是白熊的主管白安麼？應道：小人是。我且問你，你主人待你如何？白安道：小人主人待小人如同骨肉，實在是恩同再造。包公將驚堂木一拍，好一個亂倫的狗才！既如此說，爲何與你主人侍妾通姦？講白安聞聽，不覺心

驚道：小人素日奉公守法，並無此事。吓。包公分付帶葉阡兒。葉阡兒來至堂上，見了白安，說：大叔不要分辨了。應了罷！我已經替你回明了。你那晚彈榻扇與玉蕊同進了帳子，我就在那屋裏來着。後來你們睡了，我開了櫃，拿出木匣，以爲發注財，誰知裏面是個人腦袋。沒甚麼說的，你們主僕做的事兒，你就從實招了罷。大約你不招，也是不行的一席話說的。白安張口結舌，面目變色。包公又在上催，說：那是誰的人頭？從實說來。白安無奈，爬半步道：小人招就是了。那人頭乃是小人家主的表弟，名叫李克明。因家主當初窮時，借過他紋銀五百兩，總未還他。那一天李克明到我們員外家，一來看望，二來討取舊債。我主人相待酒飯，誰知李克明酒後失言，說他在路上遇一瘋顛和尚，名叫陶然公，說他面上有晦氣，給他一個遊仙枕，叫他給與星主。他又不知星主是誰，問我主人。我主人也不知是誰，因此要借他遊仙枕觀看。他說裏面闌苑瓊樓，奇花異草，奧妙非常。我主人一來貪看遊仙枕，二來又省還他五百兩銀子，因此將他殺死，叫我將尸埋在堆貨屋子裏。我想我與玉蕊相好，儻被主人識破，如何是好？莫若將割下的人頭灌下水銀，收在玉蕊的櫃內，以爲將來主人識破的把柄。誰知被他偷去此頭，今日鬧出事來。說罷，往上叩頭。包公又問道：你埋屍首之屋，在於何處？白安道：自

埋之後，鬧起鬼來了；因此將這三間屋子另行打出，開了門，租與韓瑞龍居住。包公聽說，心內明白，叫白安畫了招，立刻出籤拿白熊到案。此時縣尹已回，上堂來稟道：卑職押解邱鳳，先找着劉三前去，刨頭却在井邊。劉三指地基時，裏面却是個男子之屍，驗過額角是鐵器所傷。因問劉三，劉三方說道：刨錯了。這邊纔是埋人頭的地方。因此又刨。果有人頭，係用水銀灌過的男子頭。卑職不敢自專，將劉三一千人證帶到聽審。包公聞聽縣尹之言，又見他一番謹慎，不似先前的荒唐，心中暗喜，便道：貴縣辛苦，且歇息歇息去。叫帶劉三上堂。包公問道：井邊男子之屍從何而來？講兩邊威嚇快說。劉三連忙叩頭，說：老爺不必動怒，小人說就是了。回老爺：那男子屍不是外人，是小人的叔伯兄弟劉四。只因小人得了當家的五十兩銀子，提了人頭剛要去埋，誰知劉四跟在後面。他說私埋人頭，應當何罪？小人許了他十兩銀子，他還不依；又許他對半平分，他還是不依。小人問他要多少呢？他說要四十五兩。小人一想，通共纔五十兩，小人纔餘五兩剩頭，氣他不過。小人於是假應，叫他幫着刨坑，要深深的小人見他毛腰撮土，小人就照着他的太陽土一鍬頭，就勢兒先把他埋了，然後又刨一坑，纔埋了人頭。不想今日陰錯陽差，說罷不住叩頭。包公叫他畫了招，且自帶下去。此時白熊業已傳到，所

供與白安相符，並將遊仙枕呈上。包公看了，交與包興收好，卽行斷案。鄭屠與女子抵命，白熊與李克明抵命，劉三與劉四抵命，俱各判斬。白安以小犯上定了絞監候。葉阡兒充軍，邱老兒私埋人頭，畏罪行賄，定了徒罪。玉蕊官賣，韓瑞龍不聽母訓，貪財生事，理當責處。姑念年幼無知，釋放回家。孝養孀母，上進攻書。韓文氏撫養課讀，見財思義，教子有方，着縣尹賞銀二十兩，以爲旌表。縣官理應奏參，念他勤勞辦事，尙肯用心，照舊供職。包公斷明此案，聲名遠振。歇息一天，再起身赴陳州便了。且言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南俠展昭，自從土龍崗與包公分手，獨自遨遊名山勝蹟，到處玩賞。一日歸家，見了老母甚好。多虧老家人展忠料理家務，井井有條，全不用主人操一點心，爲人耿直，往往展爺常被他們搶白幾句。展爺念他是個義僕，又是青年紀的人，也不計較。他惟有在老母跟前，晨昏定省，克盡孝道。一日，老母心內覺得不爽，展爺趕緊延醫調治，衣不解帶，晝夜侍奉。不想桑榆暮景，竟自一病不起，服藥無效，一命歸西去了。展爺呼天搶地，痛哭流血，所有喪儀一切，全是老僕展忠辦理，風風光光將老太太殯葬了。展爺在家守制遵禮。到了百日服滿，他仍是行俠作義，如何肯在家中一切事體俱交與展忠照管。他便隻身出門，到處遊山玩水，遇有不平之事，便與人分憂解難。有一日，遇一



羣逃難之人，攜男抱女，哭哭啼啼，好不傷心慘目。展爺便將鈔包銀兩分散衆人。又問他們從何處而來。衆人同聲回道：公子爺，再休提起。我等俱是陳州良民。只因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奉旨放賑，到陳州，原是爲救饑民，不想他倚仗太師之子，不但不放賑，他反將百姓中年輕力壯之人挑去蓋造花園，並且搶掠民間婦女，美貌的作爲姬妾，蠢笨者充當服役。這些窮民本就不能活，這一荼毒，豈不是活活要命麼？因此我等往他方逃難去，以延殘喘說罷，大哭去了。展爺聞聽，氣破英雄之膽，暗說道：我本無事，何妨往陳州走走。主意已定，直奔陳州大路而來。這日正走之間，看見一座墳塋，有個婦人在那裏啼哭，甚是悲痛。暗暗想道：偌大年紀，有何心事如此悲哀？必有古怪。欲待上前，又恐男女嫌疑。偶見那邊有一張燒紙，連忙揀起作爲因由，便上前道：老媽媽不要啼哭。這裏還有一張紙沒燒呢。那婆子止住悲聲，接過紙去，歸入堆中燒了。展爺便答訕着問道：媽媽貴姓？爲何一人在此啼哭？婆子流淚道：原是好好的人家，如今鬧的剩了我一個，焉有不哭！展爺道：難道媽媽家中，俱遭了不平了麼？婆子道：若都死了，也覺死心塌地了；惟有這不死不活的，更覺難受。說罷，又痛哭如梭。展爺見這婆子說話拉攏，不由心內着急，便道：媽媽有甚麼爲難之事，何不對我說說呢？婆子拭拭眼淚，又

瞧了展爺見是武生打扮，知道不是歹人，便說道：我婆子姓楊，乃是田忠之妻，便將主人田起元夫妻遇害之事，一行鼻涕兩行淚，說了一遍。又說：丈夫田忠上京控告，至今杳無音信。現在小主在監受罪，連飯俱不能送。展爺聞聽，這英雄又是悽惶，又是憤恨，便道：媽媽不必啼哭。田起元與我素日最相好，我因在外訪友，不知他遭了此事。今既饕餮不濟，我這裏有白銀十兩，暫且拿去使用。說罷，拋下銀兩，竟奔皇親花園而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展義士巧換藏春酒 龐奸侯設計軟紅堂

且說展爺來至皇親花園，只見一帶簇新的粉牆，雖然不能看見，露出樓閣重重。用步丈量了一番，就在就近處租房住了。到了二更時分，英雄換上夜行的衣靠，將燈吹滅，聽了片時，寓所已無動靜，悄悄開門，回手帶好，仍然放下軟簾，飛上房，離了廡所，來到花園。白晝間已然丈量過了，約略遠近，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繚來，用力往上一拋，這是練就的，便在牆頭之上，用脚尖登住磚牙，飛身而上。到了牆頭，將身爬伏。又在囊中取一塊石子輕輕拋下，側耳細聽。此名爲投石問路。下面或是有溝，或是有水，就是落在實地，再沒有聽不出來的。又將鋼抓轉過，手攬絲繚，順手而下。兩腳落在實地，脊背

貼牆，往前面與左右觀看一回，方將五爪絲縑往上一抖，收下來裝在百寶囊中。躡足潛踪，脚尖兒着地，真有鷺浮鶴行之能。來至一處，見有燈光，細細看時，却是一明兩暗，東間明亮，牕上透出人影，乃是一男一女，二人飲酒。展爺悄立牕下，只聽得男子說話，却是南方口音，說道：「此酒呀，娘子只管喫的，是無妨的。」外間案上那一瓶，斷斷動弗得哉！又聽婦人道：「那個酒叫甚麼名兒呢？」男子道：「叫作藏春酒。若是婦人吃了，慾火燒身，無不依從。」只因侯爺搶了金玉仙來，這婦人至死不從，侯爺急的沒法。是我在旁說道：「可以配藥造酒，管保隨心所欲。」侯爺聞聽，立刻叫我配酒。我說：「此酒大費周折，須用三百兩銀子。」那婦人便道：「甚麼酒費這許多銀子？」男子道：「娘子你弗曉得，侯爺他恨不能婦人一時到手，吾不趁此時賺他的銀兩，如何發財呢？」吾告訴你配這酒，不過高高花上十兩頭。這個財是發定了！說畢，哈哈大笑。又聽婦人道：「雖然發財，豈不損德呢？況且又是個貞烈之婦，你如何助紂爲虐呢？」男子說道：「吾是爲窮乏所使，不得已而爲之。」正在說話，只聽外面叫道：「臧先生，臧先生。」展爺回頭，見樹梢頭露出一點燈光，便閃身進入屋內，隱在軟簾之外。又聽男子道：「是那位？」一壁起身，一壁說：「娘子，你還是躲在西間去，不要拋頭露面的。」婦人往西間去了。臧先生走出門來，這時展爺進入屋內，將酒壺

提出見外面案上放著一個小小的玉瓶，又見那邊有個妃紅瓶，忙將壺中之酒倒在紅瓶之內，拿起玉瓶的藏春酒倒入壺中，又把紅瓶內的好酒傾入玉瓶之內。提起酒壺，仍然放在屋內，悄悄地出來，盤柱而上，貼住房檐，往下觀看。原來外面來的是跟侯爺的家丁龐福，奉了主人之命，一來取藏春酒，二來是合臧先生講帳。這先生名喚臧能，乃是個落第的窮儒，半路兒看了些醫書，記了些偏方，投在安樂侯處做幫襯。當下出來，見了龐福，問道：「主管到此何事？」龐福說：「侯爺叫我來取藏春酒，叫你親手拿，當面就兌銀子。可是先生，白花花的一百兩，難道你就獨吞嗎？我們辛辛苦苦，白跑不成，多少不拘，總要染染手兒呀。」先生說：「怎麼樣？臧能道：當得，當得，再也白弗得的。倘若銀子到手，必要請你喫酒的。」龐福道：「先生真是明白響快人好的！咱們倒要交交咧。」先生取酒去罷，臧能回身進屋，拿了玉瓶關上門，隨龐福去了，直奔軟紅堂。那知南俠見他二人去後，盤柱而下，暗暗的也就跟將下去了。這裏婦人從西間屋裏出來，到了東間，仍然坐在舊處，暗自思道：「丈夫如此傷害天理，作的都是不仁之事。越思越想，好不愁煩。不由的拿起壺來斟了一杯，慢慢的獨酌。誰知此酒入腹之後，藥性發作，按納不住。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只聽有人叫門，連忙將門開放，却是龐祿懷中抱定三百銀子送

來。婦人讓至屋內。龐祿將銀子交代明白，回身要走，倒是婦人留住，叫他坐下，便七長八短的說。正在說時，只聽外面咳嗽，却是臧能回來了。龐祿出來迎接著，張口結舌說道：「這三百兩銀子，我已交付大嫂子了。」說完，抽身就走。臧能見此光景，忙進屋內一看，只見他女人紅撲撲的臉，仍是坐在坑上發怔，心中好生不樂。吾呀！這是怎麼了？說罷，在對面坐了。這婦人因方纔也是一驚，一時心內清醒，便道：「你把別人的妻子設計陷害，自己老婆如此防範，你拍心思想，別人恨你不恨？」一句話，問的臧能閉口無言，便拿起壺來，斟上一杯，一飲而盡。不多時，坐立不安，心癢難抓，便道：「弗好哉！奇怪的很！」拿起壺來一聞，忙道：「弗得了！弗得了！快拿涼水來！」自己立起身來，急找涼水吃下，又叫婦人吃了一口，方問道：「你纔吃這酒來麼？」婦人道：「因你去後，我剛吃得一杯酒，將下句咽下去了。」又道：「不想龐祿送銀子來，纔進屋內，放下銀子，你就回來了。」臧能道：「還好！還好！佛天保佑！險些兒把個綠頭巾戴上。」只是這酒在小玉瓶內，爲何跑在這酒壺內來了？好生蹊蹺！婦人方明白，纔吃的是藏春酒，險些兒敗了名節，不由的流淚道：「全是你安心不善，用盡了機謀，害人不成，反害了自己；可見天理昭彰，報應不爽。」臧能道：「弗用說了。我竟是個混帳東西！看此地也弗是久居之地，如今有了這三百兩銀子，待明早托個

事故，回咱老家便了。再說展爺隨至軟紅堂，見龐昱叫使女掌燈，自己手執白玉瓶，前往麗芳樓而去。南俠到了軟紅堂，見堂中鼎內焚香，上前抓了一把香灰，又見花瓶內插著蠅刷，拿起來插在領後，穿香徑先至麗芳樓，隱在軟簾後面。只聽得那衆姬妾正在那裏勸慰金玉仙，說我們搶來，當初也是不從。到後來弄的不死不活的，無奈順從了。倒得好吃好喝的金玉仙不等說完，口中大罵：你這一羣無恥賤人！我金玉仙有死而已！說罷，放聲大哭。這些侍妾被他罵的閉口無言。正在發怔，只見丫鬟二名引著龐昱上得樓來，笑容滿面道：你等勸他，從也不從？他既然不從，我這裏有酒一杯，叫他吃了，便放他回去說罷。執杯上前。金玉仙惟恐惡賊近身，劈手奪過，擲於樓板之上。龐昱大怒，便要分付衆姬妾一齊下手。只聽樓梯山響，見使女杏花上樓，喘吁吁稟道：纔龐福叫回稟侯爺。太守蔣完有要緊的話回稟，立刻求見。現在軟紅堂恭候著呢。龐昱聞聽太守黑夜而來，必有要緊之事，回頭吩咐衆姬妾：你們再將這賤人開導開導，再要扭性，我回來定然不饒！說著話，站起身來，直奔樓梯。剛下到一層，只見毛哄哄一拂，腦後灰塵飛揚，腳底下覺得一絆，站立不穩，咕嚕嚕滾下樓去。後面兩個丫鬟也是如此。三個人滾到樓下，你拉我，我拉你，好容易纔立起身來，奔至樓門。龐昱說道：嚇殺我也！

嚇殺我也！甚麼東西毛哄哄的好怕人也！丫鬟執起燈一看，只見龐昱滿頭的香灰。龐昱見兩個丫鬟也是如此，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必是狐仙見了怪了。快走罷！兩個丫鬟那裏還有魂咧。三個人不管高底，深一步，淺一步，竟奔軟紅堂而來。迎頭遇見龐福，便問道：有甚麼事？龐福回道：太守蔣完說緊急之事，要立刻求見，在軟紅堂恭候。龐昱連忙揮去香灰，整理衣衿，大搖大擺，步入軟紅堂來。太守參見已畢，在下位坐了。龐昱問道：太守深夜至此，有何要事？太守回道：卑府今早接得文書，聖上特派龍圖閣大學士包公前來查賑，算來五日內必到。卑府一聞此言，不禁驚惶，特來稟知侯爺，早爲准備纔好。龐昱道：包黑子爲吾父門生，諒不敢不迴避我。蔣完道：侯爺休如此說。聞得包公秉正無私，不畏權勢，又有欽差御賜御劍三口，甚屬可畏。又往前湊了一湊道：侯爺所做之事，難道包公不知道麼？龐昱聽罷，雖有些發毛，便硬着嘴道：他知道，便把我怎麼樣麼？蔣完著急道：君子防未然。這事非同小可，除非是此時包公死了，萬事皆休。這一句話提醒了惡賊，便道：這有何難！現在我手下有一名勇士名喚項福，他會飛檐走壁之能，即可派他前往兩三站去路上行刺，豈不完了此事？太守道：如此甚好，必須以速爲妙。龐昱連忙叫龐福去喚項福立刻來至堂上。惡奴去不多時，把項福帶來，參過

龐昱，又見過太守。此時南俠早在窗外竊聽。一切定計話兒俱各聽的明白了。因不知項福是何等人物，便從窗外往裏偷看，見果然身體魁梧，品貌雄壯，真是一條好漢，可惜錯投門路。只聽龐昱說：你敢去行刺麼？項福道：小人受侯爺大恩，別說行刺，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南俠外邊聽了，不由罵道：瞧不得這麼一條大漢，原來是一個諂諛的狗才。可惜他辜負了好胎骨！正自暗想，又聽龐昱說：太守你將此人領去，應如何派往分付，務妥協機密爲妙。蔣完連連稱是，告辭退出。太守在前，項福在後，走不幾步，只聽項福說：太守慢行。我的帽子掉了。太守只得站住。只見項福走出好幾步，將帽子拾起。太守道：帽子如何落得這麼遠呢？項福道：想是樹枝一刮，碰出去的。說罷，又走幾步。只聽項福說：好奇怪！怎麼又掉了？回頭一看，又沒人。太守也覺奇怪。一同來至門首，太守坐轎，項福騎馬，一同回衙去了。你道項福的帽子連落二次，是何緣故？這是南俠試探項福學業何如。頭次從樹旁經過，即將帽子於項福頭上提了，拋去，隱在樹後，見他毫不介意；二次走至太湖石畔，又將帽子提了，拋去，隱在石後，項福只回頭觀看，並不搜查左右，可見粗心，學藝不精，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且回寓所歇息便了。未識如何，下回分解。



## 梁任公白話文鈔

全書一冊 定價七角

全書前半爲淺近之文言，後半爲純粹之白話，多民九以後之作品。排印精良，校勘審慎，最便閱者。

## 胡適之白話文鈔

全書一冊 定價七角

全書凡選文三十五首，除先母行述外，均屬白話體。胡氏爲文學革命之先鋒，其作品早有定評。本選尤其較純粹者，短篇居多，初學極易，法。

上海文海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簫 笛 新 譜

鄭 觀 文 編

全書洋裝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我國音樂向不  
講求凡調俗套  
鮮有良法是譜  
專講求簫笛之  
原理及練習之  
方法凡學簫笛  
者得此新譜自  
能宮商協奏運  
化入神並附曲  
調說明吹法誠  
簫笛聲中之良  
譜也

京 調 風 琴 譜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4311B



~~1621430~~